

1933

# 北 國

第一卷 第三期



◀◀ 錄目號刊創刊本 ▶▶

開場	評「西線無戰事」	皇后(小說)	另一種營業(小說)	跳躍着的一羣(小說)	愛與友情(翻譯小說)	沒有燈光的夜(戲劇)	詩三首	詩二首	歸鄉雜記	編後
.....	.....	.....	.....	.....	.....	.....	.....	.....	.....	.....
編者	德國狄克作 關數質譯	鐵森	澎島	廊暄	居易譯	蒼蕙	叔寒	紫揚	慈輝	編者

◀◀ 錄日期二第卷一第刊本 ▶▶

關於藝術作品底評價問題	蜈蚣船(小說)	灰色底顫動(小說)	愛與友情(翻譯小說)(續完)	愛底速率(戲劇)	北大營	一個幔天謊	黛玉悲秋	堤上	如今	牽牛花	歸鄉雜記(續)	編後
.....	.....	.....	.....	.....	.....	.....	.....	.....	.....	.....	.....	.....
王集叢譯	鐵森	澎島	居易譯	澎島	叔寒	叔寒	叔寒	紫揚	紫揚	紫揚	慈輝	編者

北平北國月刊社編

北國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請交換

北國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論 文

詩的藝術論……………(卜拉德賚著)……………王樹澤譯(四三)

創 作 小 說

碑……………鐵 森(一一)

破 產……………蒼 蕓(二一)

灰色底顫動……………澎 島(七八)

木匠克維斯基……………(波蘭 Adam Szymanski 著)……………居易譯(六三)

詩 墓 碑……………紫 揚(一四)

劇 戲

人與鬼

澎

島 (五三)

老恭失業

澎

島 (五八)

作家訪問記

苦雨齋話談記

病

高 (一〇三)

徐祖正先生訪問記

病

高 (一〇七)

文壇雜訊

沈鐘社復刊——北平大眾書店被封——于廣虞在河南辦詩刊——小劇院上演茶花女——天津  
 庸報「另外一頁」——日本美術同盟近況——日本文藝家協會除名普羅作家——日本刊行中  
 國文學——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週紀念——蘇俄建「高爾基飛機」——高爾基有聲脚本「罪  
 徒」將脫稿——蘇俄政府紀念屠格涅夫——蘇俄刊行普希金之未刊稿——蘇俄舉行戲劇季節  
 ——蘇俄舉行藝術展覽會——蘇俄舉行國外展覽會——高爾斯華綏得諾貝爾文學獎金——蕭  
 伯訥遊俄後的新著——法國巴比塞遊俄

編後

編者 (一一四)

## 本刊啟事

如有關於本刊的信件，請寄北平  
和平門外南新華街國立北平師範  
大學教理學院號房轉

# 碑

鐵森

河岸是那麼狹窄，他們肩挑着的簾細又是那麼笨重，只要稍不留神，就會跌到河裏去。他們嘴裏喘着粗重的氣息，頭上的汗水在秋天早晨的冷空氣中蒸發着熱氣，光着腳順了陡峻迂曲的河岸，非常艱苦地蹣跚着。

河水迂緩地在乳白色的晨霧中流動，幾隻帆船安靜地駛過，好像故意和岸上的行人的行列取着同一步調。緊逼着河岸步道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衰黃的蘆葦，蘆葦的纓穗，在曦微的太陽光下形成一片遼闊的淡紫色的蒼茫。屹立在對岸的是生滿了雜草和楊柳的隄岸，這隄岸是專為防護縣城和居住在城裏的尊貴的地主的沃腴的稻田的。自然，一般只配整天爬在濕霉的地上織席的窮苦的鄉下佬們是被摒棄在那雄偉的隄岸以外的，雖然那隄岸正是用他們自己

的手，挖掘了自己僅有的田地裏的泥土纔建築起來的。

自從這條隄岸建築起來以後，被摒棄在隄外的小民們的土地被三條平行的河流沖擊成養蝦蟆坑。每逢夏秋河水氾濫的時候，不用說莊稼，就是他們的房屋都被那洶湧的洪流沖擊倒塌。他們的土地除了養蝦蟆之外，當月白風清的秋夜，還可作城裏的騷人墨客們玩賞和吟咏的資料。

人力如果也能戰勝自然的話，在這一窮苦小民身上也可找到證據。他們經過了不知有多少年窮困的掙扎和奮鬥，纔漸漸在已經失掉了田地的効力的水坑裏栽種起葦草來。再用葦草織成的蓆換得他們的生活資料。這工作是艱苦的。在天氣正在炎熱的盛夏，必須踏了泥水鑽在蒸籠似的葦塘裏去「拿牢豆」。「牢豆」這種草是那麼樣堅牢的

纏繞在葦子上生長着，如果不把它除掉，葦就會被纏繞得不能生長。這工作完了之後，他們的手脚就會被水浸蝕得腐爛了。深秋已經來到，生在深水的葦又該割了。——如

果等河水封凍以後再割，葦的高度就會減短到不足織丈席的尺寸，——水是冰冷的，這工作連續不到一個鐘頭，兩條腿就會抽起筋來，甚至全身戰抖得連船都爬不上去。初冬，河水封凍得剛禁住人，生在淺水裡的葦就得收割。他們都是絕早就起身，冒了刺骨的寒冷和黑暗，在咯吱咯吱叫響的薄冰上操作着。踏碎冰面，墜到水裡是常事。這樣一來，兩條褲管就會凍結得比鐵桶還堅硬，動轉起來，比帶上腳鐐還艱難。至於冰冷的程度，在沒有那種經驗的人，就是描寫出來，也不會相信的。收割完了之後，還得修理，去葉，劈開，碾軟，浸溼，然後纔能編織。他們一家大小男女，只要織上幾天，兩隻手的皮膚就會被葦磨擦得脫落了。這樣的工作一直無晝無夜的繼續到五天，然後由家長肩挑了由他們的血汗變成的產品到集市上去出賣。出賣給闊人們去搭天棚以及其他的用途。

太陽高掛在天空的時候，他們已經來到北關的市稍。

把脚上的泥土在河水裡洗一洗，穿上僅有的鞋襪，重新把葦審慎地檢察一翻，看有沒有織得鬆懈的地方，然後纔挑進市去。

跨過北大橋，在橋頭和狹隘泥濘的街市兩旁的商店的廊下，照例擺滿了各色各樣的浮攤。河床下擠滿了大小船隻，瘦長的桅杆傲然矗立着。從橋頭一直到那個頹敗不堪的城門洞口，熙熙攘攘地擠滿了穿着破爛的藍色粗布短衫的鄉下佬。他們叫嚷着，爭持着物價。有時也會叫罵起來，相打起來。這時就會有幾個穿着整脚制服的，臭蟲似的警察出現。他們用他們自以為「文明」的城裡的口音發出足以嚇破鄉下佬的膽的威嚇：

「走！不要在這裏打人，到局子裡去打官司！」

自然，在鄉下佬們中間進行着的爭執被「打官司」鎮壓下去。可是，警察老爺們並不因為鎮壓下去就滿足，「到局子裡去打官司」仍然堅持着。這時就會有幾個「坐地虎」的穿長衫的人物出來調解。他們——「坐地虎」們先把兩造叫到僻靜地方，用對鄉下佬們非常親善的態度勸慰起來。結果由相爭的兩造每人出一部分錢交給警察，這和



解算成立了。

從橋頭向東去的大隄上就是蔴葦市。那裡舖滿了一疊一疊的蔴片，堆滿了一堆一堆的蔴細，蔴纒的毫芒飛舞在空中，佈滿在各人的身上。直射在他們頭上的是殘暴的太陽，震蕩在空中的是由他們大衆製造成的嘈雜。

猴兒馬子飲「地舖錢」來了。他把他瘦長得彷彿紙糊的身軀在你的蔴攤上一站，板着他那張青黑的猴臉，隨着滿陷在眼窩裡的兇惡的虎眼向你一看就必須趕快把錢交出。稍一遲延，他就會轉身就走，等他把各攤收完之後，再打總來和你算賬。

「地舖錢！」這是他照例的一句話。

「馬爺，早吃了嗎？」賣蔴的人們滿臉陪笑着都向他打招呼。

「地舖錢！」他的臉好像是專爲生下來收「地舖錢」的，絕不因爲你的陪笑的招呼稍微和緩一下。

「多少？」

「老數！」

「這回蔴少。」

「少到只一根蔴皮兒也是老數！」

他用他那好像掛在肩胛骨上的長胳膊從你手裏把錢攙取過去之後，又向第二個攤子去喊「地舖錢」去了。

第二個你應接的是立扒皮孫七。誰都知道他的正當的職業是偷蔴，每到集上他即收「打更錢」。據說他也是城裡的望族的後裔，然而却被瑪啡針把他的公子哥兒的身分給打掉了。「打更錢」如果不付給他，那比什麼都準確，你的蔴細不是被火燒掉就是保持不住原來的數目，只要在夜晚存放的話。

「打更錢！」

「向賣蔴的去要，蔴不在這裡存放。」

「蔴也是蔴織的！」

如果再不付，他也不再堅持。不過有一件事要小心，那就是你的錢，因爲他的副業是這集上的總扒手。

接續着來的是警察老爺。他們是來收警捐，公益捐，路政捐以及各種名目的捐。無論什麼捐，只要是警察老爺來收，你就得拿。如果不拿，就是違警，妨害公益，破壞路政以及其他種種罪名。等這罪名一經加在你頭上，跟着

來的是「帶局」，其次是「拘役」，最後是「罰款」。你如果還不服，那頂好到縣政府去打官司。這結果，大概還是「拘役」，如果免去「拘役」，恐怕仍舊免不了「罰款」。

這許多捐拿過之後，太陽已經打斜了。按以往的例，買賣最忙的時間已經到了。不知道爲了什麼，上唇上永久貼着塊黑油紙的三片嘴梁臭小還不領着買客兒來號籬。莫非他又和楊大爭那個騷娘們在一塊兒胡纏，把這事給忘了？不過這猜候是不大可靠，據過去的事實來推測，他絕不會如此馬虎的。他在每集必到的鄉下佬的眼裡。比鐘還準確，到開市的時候他一定出現。並且他又是住在城關的少有的好人。如果遇到籬一時賣不了，急於用錢買糧食，他們都拉着糧食的賣主來找他暫時應賬。如果求他應賬的人比他年歲大，大概都是用這種口吻：

「怎麼辦呢，大姪子？我這裏有點兒作難的事。」

「什麼事使你老人家這麼作難？」他會用手摸一下唇上的黑油紙，擠一擠他那兩隻肉眼，非常和悅地追問着：

「什麼事呢？你老只管拂。」他永久是把「說」字念成「拂」。

「這不是嗎？」求他應賬的人指一下糧食的賣主。『買了他幾斗糧食，一時籬賣不了，不能立時付錢，求你暫時給應一下賬，等籬賣了再付給他。』

「得！」他用力拍一下糧食賣主的肩：『你老先忙去，沒錯兒，一切都在我身上，散集的時候，他給不了你我給。底（彼）此都是每集必到的伏（熟）人……』

如果比他年青的，只要向他叫個「大哥」，什麼事都好辦。不過，當了他的面，有幾件事要特別小心：第一，你不能把「說」念成「拂」；第二，你不能摸上唇；第三，你不能問他唇上爲什麼貼黑紙。除此之外，你如果在求他什麼事之先，最好是先這樣稱讚他幾句：「嘿！你看我們梁大哥，（或是大姪子）有多大本事！光憑這一個人，能養活一家八口人！」這八口人包括有他的年歲都在七十以上的父母，四十歲的姐姐那個老處女，另外還有他的妻婦嫂嫂和她的三個孩子。他的哥哥七年前爲了爭籬經紀是被人打死的。那個打死他大哥的兇手，因爲和城裏的沈府裏是親戚，已經逍遙法外了。據說，在前清，這沈府不光是出過一個狀元的，並且還出過一個進士。而這進士直到

此刻還健在。

賣席的人們都有些焦燥起來。眼看散集的時候就到，每個攤上都還沒見一個錢。席賣不了就沒錢買糧食。買不到糧食一家子人就待挨餓。這對他們都是當前最急切的威脅。在他們之中，並不都是織自己地裡的葦。有的是零織零買，有的竟用每月三分甚至於四分利息直接從席田多的人家搬借來的。在極度焦燥之中，有一種流言在他們中間傳說起來。說是有人從天津辦下來了葦葦捐。捐的數目是百分之二十，由買客和賣主分頭擔負。據說捐局已經在城裡東街的關帝廟成立起來。

這消息一經傳佈開來，就好像一般強大的電流同時通過了整個葦葦市的羣衆，他們都非常激動地咆哮起來。

「不興！我們不承認這個捐！這簡直是要他媽的命！」

「黑更半夜的織他奶奶那辰的這麼幾領席，不是這個捐，就是那個稅，共總能賣幾個錢？到頭來還不夠他們那羣王八們的！」

「他們只顧他媽那個腿的捐，就不替人們想想怎麼活

着！我們能喝西北風活着嗎？」

這時忽然在大王廟的西牆下圍了一羣人。他們都張着嘴不知道在看些什麼。人們繼續不斷地跑到那裏去看。守了席攤的人們爭着向從那個圍着看的羣衆退回來的人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

「告示！收葦葦捐的告示！纔貼上的。」

一聽說已經出了告示，比宣佈了他們的死刑都使他們痛苦。在方纔流言傳播着的時候，雖然氣憤，那只是擔憂着惟恐怕真有其事。這其中，自然還包含着「沒有更好」的希望。現在彷彿一塊石頭不偏不倚，正正地落在他們的頭上，就連這一點希望也被打碎了。既是出了告示，顯而易見是官家已經承認了。官家都已經承認，就算是鑄定了他們非拿不可！

「撕了它！把他奶奶那辰的告示撕下來！」

這個粗暴的聲音就彷彿一個霹靂在圍看的羣衆中間暴發了。即刻，你推我撞地騷亂起來。那張纔貼上的告示也就在羣衆擁擠之中變成一塊塊的廢紙。

一片嘴梁臭小出現了。他的臉非常陰鬱的歪斜着，他

的不住的摸着鼻頭下的那塊黑紙的手，害着瘡疾般顫抖着，兩隻肉眼非常激動地直擠。他向兩旁熟習的蔗攤上看了看，好像向誰打招呼似的點了點頭想說什麼，話又隨了口永嚥下去。緊隨了他的是他的兩個二把手小三兒和綽號叫破勺子的何奎。另外還有一羣蔗經紀。尾隨在最後的是那個騷娘兒們楊大爭。她利用她那兩隻在平日靈活得就彷彿兩隻風輪似的大眼非常哀憐地注視梁臭小。這種柔媚的神情，在風颯得走起路都想打旋風腳的她身上，看來是那麼樣不諧調。

大家都爭着向他探問，彷彿他是唯一能拯救他們的救星。

「我那好大姪子，到底是怎麼回事阿？」

「真有那麼回事嗎！那個捐？」

羣衆從各方面集聚了來，把個三片嘴和他的二把手們包圍了。就彷彿一羣蜂，亂哄哄地向他投擲着焦灼的詢問。

「好鄉親們！」被擁擠在人叢裏的梁臭小頻繁地擠着眼大聲地喊叫着。「我們還是想死呢，還是想佛（活）呢？」

？」

「我們如果想死，」二把手小三兒好像個木偶人似的跳動起來。「就承認他丫頭養的那個捐！要是還想活着，我們就得和他拼個你死我活！」

「我們幹！」

一個雷鳴似的巨吼在整個兒的蔗市掀動了。

「這不是嗎？」三片嘴捏着兩個拳在空中非常激動地搖晃着：「事實在這裡擺着。沉塘已經在關帝廟裡成立了蔗葦特捐局。縣政府裏也出了告示。買客們今天就不再收貨。我們也不再想賣出一根葦提（皮）兒。想一想我們捐着什麼佛（活）着。」

沉塘就是沉府裏進士的叔叔，是有名的大賭棍。他曾經作過兩任縣知事，自從歇任以後回來，就終年在關帝廟裏公開的擺着賭局。最近一二年來，他的賭運不佳，調詞架訟又只可以賺幾個零錢，因此纔跑到天津去活動來了這種窮在姨太太懷裡就可發一筆橫財的蔗葦捐。

「鄉親爺們，」破勺子何奎說話永久好像嘴裡含着什麼東西，老是咕咕濃濃的。「就是幹，也不能空口說白

話，我們必須把真的拿出來！」

「丫頭養的纔不幹！」

小三兒一聳身跳到附近的草堆上，揮動着他那兩隻短小有力的胳膊，嘴裡噴着白沫狂叫着。

羣衆越聚越多。他們都已經被極度的憤怒支配得激動着，戰抖着。狂暴的呼喊從各方投擲了來。

「好鄉親們！」

這是一個尖銳的女音。這聲音是那樣的淒厲，激動，就彷彿從獾嘴裡發出的。人們都轉過身，看見楊大爭正在張着她那小嘴狂叫，珍珠似的牙閃閃發光。

「好鄉親們！我們誰也知道臭小一家八口人完全仗着他一個人活着。如果買客不買蓆，他還從那兒弄錢養家呢？求鄉親們幫助……」

「胡拂（說）！」三片嘴兇暴地把大爭推在一旁：「什麼事都有你這娘兒們去，給我滾到半邊子去！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鄉親們大眾的事！」

在大衆之下，公然給她這麼個大釘子，如果按她平日的性格和他們中間的關係推測起來，楊大爭至少得給梁

臭小兩個嘴巴。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她竟敗了下風，非常惹人愛憐的垂了頭，不聲不響地離開了羣衆走了。據說她之所以垂青於三片嘴的重要原因就在這裡。過往，和她有過來往的男人們都是一味奉承她，惟獨三片嘴用的章法不同。

「鄉親們，」臭小繼續狂叫着：「都把蓆細來收攤吧，今天是沒人買了！」

「收了灘把蓆寄存好了我們去找那個丫頭養的沈塘！」

小三兒已經從蓆堆上跳下，幫助着賣蓆的人們細起來。

整個的蓆葦市，被砰磅的擗搗蓆細的聲響和嘈雜的叫罵擾亂了。塵土在深秋午後的斜輝裡飛揚着。狂暴的秋風故意湊熱鬧，堤上的樹木在它的激蕩之下，落葉紛紛地在空中飛舞。

「蓆存放在那裡？」

「鄉親們只管放心！把蓆細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就放在這裡沒人敢動我們的。」

臭小指揮着蕭經紀們把大王廟的門開開。預備存放蕭細。

「誰給我們寫？」

「黃先生，來寫一寫蕭細。」

破勺子何奎提了號蕭用的墨斗。枯瘦得彷彿一匹乾菜葉子似的黃先生揮動着號蕭用的墨刷在各個蕭細上寫了起來。

經過一陣騷亂的匆忙之後，所有的蕭細都堆積在大王廟的圍牆裏。山門關鎖了之後，由大眾公舉出幾個人來看守。

由一羣蕭經紀領頭，從蕭葦市再折向南，經過北關的大街，一直到北城門，形成了一個人的洪流。他們都揮動着拳頭，喧囂着，叫罵着，前擁後擠地奔流到城裏去。市街兩旁站滿了看熱鬧的羣衆。有的住在城關裏的依靠織蕭維持生活的人家，也都先後隨了羣衆奔向南去。有幾家鋪子和錢號都關了門。婦女和年老的人都阻攔着他們的丈夫和兒孫不要加入羣衆。

「凡織蕭的人家都走呵！都去和沈塘算賬呵！」

「婊子養的沈塘打算統統把我們殺死，他自己活着！」

「臊沈塘的姥姥！」

「臊他的祖宗！」

這許多聲音，非常龐雜的形成了個山崩地裂般的巨吼。那個帶着一種毀滅姿態的城門，板着它那森嚴的面孔，張大着深黑的闊口，非常貪婪地把整個兒羣衆都吞嚥進去。

在城裏，那個龐大的烏壓壓的羣衆，從城門洞口，好像河隄決了口，豪放雄偉地奔流出來。糧食市的糧攤們都匆促地收了攤。住家的人家都閉了門，好像羣衆帶了毀滅全城的危險。風捲了狂潮似的喧囂在灰塵翻滾的空中吼鳴。慘淡的秋陽在污舊灰黑的瓦脊上顫抖。全城籠罩上一層緊張的恐怖。

在戲樓前面的廣場上，羣衆把關帝廟包圍了。這是一個雄偉的建築，參天的松柏高出圍牆，簷上的鐵馬在狂暴的風中煩燥的鳴叫着。火紅的廟門，正好像在羣衆想象中的關老爺的臉，非常森嚴的緊閉在那裏。和這古色蒼然的建築

極端不相調和的是高掛在門框上的那塊寫有「潯陽縣蕭華特捐局」幾個字的長牌。這牌，是五年前革命軍人從南國帶來的藍地白字，最上端還畫着一個週圍有一圈齒輪似的圓東西。

「砸門！砸開門把沈塘那狗東西拉出來揍死！」

羣衆極度憤怒地咆哮着。咚咚的敲打聲從那兩扇堅牢的門板上反嚮出來。

「小心了，不要把關老爺的門砸壞！」

年老點兒人們這樣制止羣衆。

「那裡還有什麼關老爺？如果關老爺還在，他早教周倉拿大刀把沈塘那個王八劈死了！」

青年人們這樣反駁着，咚咚的打門聲更加兇暴起來。

「先砸了他媽那辰的牌子！」

羣衆鳴的一聲擁上前去，爭先恐後地伸長着臂向牆上撲抓。那塊油漆還沒乾的藍牌噹啷一聲從牆上跌落下來，片刻就在羣衆的脚下吱吱噠噠地呻吟起來。

「走！到後門去吧！有幾個和尚從那裡出來。」

突然有人這樣叫起來。羣衆一羣蜂似的擁到後門，

果然看見有幾個和尚光着禿頭倉惶地向住在廟後的人家亂竄。

「捉住！把那幾個禿驢捉住！」

果然羣衆向那幾個鬼子似的亂跳的和尙追了去，用手捏了他們的耳朵捉到大衆的前面。他們的臉都蒼白得像一張白紙，全身好像篩糠似的顫抖着，其中有一個年老一點兒的竟從褲筒滲流出多量的尿水。「阿彌陀佛」不住在他們嘴裡喃喃着。

梁臭小從人羣裡鑽了出來。他捏住了那個灘軟在地上的老和尚的耳朵，聲音嘶啞地問他：

「你這禿驢快拂！沈塘在那裡？」

「阿彌陀，陀佛，佛……」

拍的一聲，三片嘴給了他一個清脆的耳光。這原因是老和尚竟當了他的面說「佛」。

「老爺，饒命吧！我，我不知道，道……」

老和尚竟哭起來。

「不說，揍他！」

羣衆你一拳他一脚地揍了幾個和尚打了一陣。

「停住！」三片嘴把羣衆制止住：「你這禿驢還不拂嗎？再不拂就沒有你們的命！」

「他們早，早就跑，跑了……」

其餘的幾個年青點兒的和尙用顫動的哭音這樣說

「跑到那裡去？」

「那，那可不知道……」

「他們的辦公處在那裡？」

「在後殿。」

「走！到後殿去砸他們的辦公處！」

羣衆一擁從後門擠了進去。到了後殿一看，除了幾張新油漆的桌椅之外，空洞洞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們的憤怒也只好向桌椅發洩了，於是嘖嘖拍拍地把幾個桌椅毀壞起來。突然，又聽到有人這樣叫嚷起來：

「走呵！到沈塘家裏去砸他的王八窩！」

這提議馬上被羣衆採納了，河水似地都從廟裡傾流出來，又擁向沈府。

所謂沈府，就座落在東大街路北，離關帝廟很近。從關帝廟前的戲樓後身，向南走不多遠就是東大街，再順着

大街向西走不到幾十步，路北有一連三個污舊崇高的大門，門上懸有金字匾地，寫着「太師太保」四個大字的匾額的就是沈府的前門。如果走後門，那更近，從戲樓向西，沿了一個深長狹隘的胡同走不多遠，就是沈府的頹敗荒廢的私園，從沈塘手裏纔建起的兩層的新式樓房，高聳在頹圯的圍牆裏。

「人分兩隊，一隊從前門，一隊從後門！」

小三兒發出來的號令。他帶了一大隊羣衆從戲樓後身一直奔向南去。留下了一部分，沿着戲樓西邊的小胡同，哪喊着，叫罵着奔向後門。

「沈塘，你如果還承認是你爹的骨血就出來！」

羣衆都高舉着拳頭，跳躍着，叫罵着砸起門來，有的用磚頭向嚴閉在那裏的樓窗擲去。

「嘖拍，嘖拍！」鎗聲從樓上悽厲的傳出。羣衆中有

一兩個人應了鎗聲跌倒。

「衝呵！向前衝呵！」

一片慘厲悲壯的哪喊在小胡同裏爆發了。嗚嗚一聲，那堵頹圯的圍牆在羣衆的暴力之下倒坍了。羣衆都像野獸



似的，非常狂暴地衝了進去。磚頭砲彈似地從羣衆中間射擊出。

「劈拍，劈拍，劈拍……」又是一串鎗聲從樓窗裏發了出來。又是幾個人倒在地上。

羣衆用游廊下的花盆，假山石塊，磚頭向樓窗擲去。玻璃碎片嘩啦啦地粉落下來。一部份人已經把游廊下的欄杆拆毀下來當作臨時的武器，各處亂竄着砲毀。

「燒他的樓呵!!!」

「把王八窩拆毀了!!!」

突然，從樓門裡衝出幾個衣服華美的壯漢來，盒子砲握在手裡，向牆的缺口衝去。

「捉住他們!!!」

臭小聳身向其中一個穿了青緞短衣的四十多歲的男子撲了去。那男子用鎗向臭小一伸，噹的一聲向他射擊了來。他跟踉地倒向後面的羣衆中間，血噴泉似的從胸膛裡湧出。其餘幾個一壁向缺口亂竄，一壁向羣衆射擊。羣衆兇猛地衝向他們撲去。最後，那幾個壯漢的鎗只是向羣衆伸出，却再沒有響聲了。羣衆用了超過生命以上的力向他們擁

了上去，好像一羣極度饑餓的野獸爭食，怒吼着，用極度刻毒的字眼罵着，用木棒，磚頭，拳脚把幾個壯漢生生地打死在那裡。

這時到前門去的羣衆也從穿堂裡衝了進來。他們手裡都握有桌腿啦，磚頭啦，木棒啦，門栓啦一類的東西，門窗，桌椅，床帳，古玩，無論什麼東西，凡遇到的統統砸毀了。

「點火燒他的王八窩!!!」

有人這樣狂叫着。

「不能！放火連累四隣的好人家!!!」

一部份人這樣阻止着。

「沈塘呢？他，他，他在那裡？」

在羣衆中間滾倒在殷紅的血泊裡的梁臭小，緊咬着牙齒，手握着胸膛的傷口，向大衆這樣問。

「都他媽的跑了個乾乾，淨淨，一個都沒見!!!」

羣衆這樣亂吼着。

「臭小呢，臭小在那裡？」

楊大爭瘋子似地從穿堂裡伸直着兩臂跑了來。她從羣

衆爲她閃開的過道中間向梁臭小撲了去，熱情地抱住了他，直着她那尖銳的喉嚨哭了起來。

「臭小，孩子，我那……」

她的喉嚨突然鎖結住，兩眼呆呆的向上翻動了兩下，四肢僵挺挺地倒在那裡。

羣衆非常忙亂地救治起她來，有的給她捶背，澆水，撫胸。最後，她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哭聲，是那樣的痛切，那樣的悽慘，一片狂潮似的喧囂，突然停止下來。整個兒的羣衆，連呼吸都忘掉了似的，呆呆地沈默了。有的竟呶呶咕咕地抹起眼淚來。全個沈府，好像一切生物都絕了跡似的寂靜下來。

「大爭，大爭，我，我對不過你。自從，自從我認識了你，一，一點好，好氣兒都，都沒給過，過你……」

梁臭小從胸膛上拿開了一隻滿沾了血的手，掙扎着伸向楊大爭抽搐的肚頭撫摸了一下，全身電掣般地經過一下抽搐，非常拙笨地倒在地上斷絕了最後的呼吸。

一片慘厲的哭聲又爆發了。羣衆手忙脚亂地把幾個受傷的人，和屍體安放在門板上。

「先把受傷的人送到北關的醫院去。」

小三兒這樣吩咐了幾個人之後，又哀憐地看了看幾個躺在門板上的屍體，聲音低沈地說：

「這我們怎麼辦？」

「我們抬到縣政府去請願！」

一個沙啞的聲音從人羣中發出。大衆都回過頭去看，那是毓齋的黃先生。他從穿堂門裏扯來了一條白布門帘，用他那枯瘦的手指蘸着地上的血寫了「請願團」三個大字，用麻繩細在竹竿上，高舉在手裏向大衆說：

「走，抬着我們的烈士們去請願！」

羣衆爭執着抬起了那五具直挺挺躺在門板上的屍體，由黃先生領頭，被一種沉重的悲壯支配着，經過到處呈現着一種毀滅的幽暗的沈府，別了另外騎在圍牆缺口處的幾具血肉模糊，軀幹粗壯的屍體，一直奔向縣政府去。

這時，天色已經完全黑暗下來了。

一個月過後，在灤陽縣城的北門的甕城裏，一個新的碑樓建築起來了。在那個亭子式的碑樓下，覆蓋着一方琢磨粗糙的碑。用蒼勁挺拔的筆鋒一排寫在碑的正中的銘文

是「梁臭小，胡大保，趙牛子，王四合，劉老虎諸烈士紀念碑」；左旁行是「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六日蘆業公會建」；右旁行頂底是「滄陽蘆業公會副會長黃新生敬書。」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上午一時在北平



# 墓碑

紫揚

## 序幕

霜風掀起了無邊的蘆花浪  
這邊是蘆花那邊是蘆花中間  
晶滢的橫塘是少女明媚的眼  
羣魚沈沒澄波上閃着金光

曾經綠滿的汀州是一片荒  
從蘆花到澄波從澄波到蘆花  
簇擁着崩榛灌莽和古樹橫斜  
衰草裡掩埋下一枝兒清香

她曾滿艷地開在大都底名園  
沒等到春歸風雨飄零刺心痛  
她悄悄地走了懷抱着奇創

也不會留下個標幟叫人提念  
塚上沒碑文她要靜不嫌孤伶  
永不再作人人間使她悽惶

## 野外

溫柔的東風揚溢在人間  
堤上底垂柳拖長了黃金線  
河塘裏戲水的鷓鴣是朶朶  
白雲在青天悠悠地舒捲

在那兒淺草生遍的地上  
飛掠着雙雙攬食的紫燕  
踏青的朋友在那兒會見  
一樹梅花落了個香雪亂

「不我得早走不然天晚了  
爸爸要問他底臉兒忒難看」  
她掠一掠額髮整了整裙子  
想要逃脫這濃重的香甜

他細直了臉凝視着一枝  
這枝還開着幾朵瘦的紅鮮  
「不天還早你知道不這時代  
只要愛不要爸爸底威嚴」

## 窗前

紅的曦光深深地抹上窗

窗帘上印着參差的樹影  
妝鏡旁邊的一枝兒新桃  
笑開了兩三朵嫩的羞紅

今天放晴了喜鵲在歡叫  
她擁着溫暖的被自嘆孤伶  
懶待梳頭怕見那害羞的臉  
慢嚼着唇舌回味那輕鬆

「不我不能不矜持他莽撞  
他堅強地逼迫然而不能  
我不能鎮靜我底心跳動  
天哪我愛他你給我光明」

「他來他這時要驀進臥房  
我給他要他盡情地放狂  
是這樣我才能得到安寧  
天哪我要他你給我光明

## 旅館

一個謊那是上帝的吩咐  
她們在白熱地戀情底燒燃  
離開了那片衆目灼灼的土  
來到這天外要享盡狂歡

櫻花開滿在海上底林園  
遠山是一抹青綠是近山  
真好是悶在屋裏厮守着  
遨遊名山水本不是心願

「不嫌煩只要你抱緊我  
吻我要吻把你底週身吻遍」  
她皺着眉峯伸開雙臂酥軟  
酥軟地纏繞在他底身邊

「你喊着我底名子等我死

死後入地獄我也甘心心肝」  
這三層樓上改作了九重天  
好夢醒來各個津着香汗

## 車上

窗外流展開一橫幅畫圖  
從關市到田園田園到山莊  
山莊的這邊奔騰着黃沙浪  
飛近地變換沒休沒盡頭

她在吊舖上朗頌着歌喉  
翹着大腿高跟鞋點着節奏  
捧着胸前起脩着青春血  
這兒是一股出山的急流

她流向東方的大海茫然  
沒邊兒地鬆寬耐人眷戀  
她望見和天擁抱底體貼

星月和藹地閃動着慧眼

「你來」她噙着嘴照見太陽

她嬌憨地圓睜着眼呼喚

不必猜想坦露着那心腸

她要火要那燎原的狂燄

緊靠着車窗凝望着原野

他計算着時日估量着路程

這點份外地担負使他心痛

肢體底疲乏使他心情劣

「等我想想」他早就不耐煩

皺蹙着眉頭「唉我來我底親

前站就到了起來收一收心」

吻了個輕吻忍不住厭嫌

## 歸來

又悄悄地歸來背着旁人

說這次旅行有同學與共

走過崎嶇的羊腸那山上

可見到日出風雲幻奇景

旅店風霜真是苦得夠受

起早還睡遲總沒個從容

好容易這才回來了今晚

頭髮吹得稀亂這一路風

自己底臥房可變了模樣

死沈沈的妝台映着床帳

冷落得怕人不像會睡過

那兒是不會安排過歡暢

燈也呈着奚落的臉昏黃

它像是挪揄它要她走別再

徬徨「是的我已得到自在

我面前鋪好了一路神光」

「我就走淨一淨手臉塗上  
燕支粉梳一梳散亂的頭髮  
我有我底宮殿不喜罕這秋  
又窄的舊瓦屋給人悽涼」

她懷着喜悅又上了新裝  
爸爸從小窗前沈重地踱過  
她醒轉來禁不住心旌瑟瑟  
這才解釋了自己底狂妄

### 相思

「我禁不住這喜悅底高揚  
它化作笑在我臉上飛翔  
我不想那酸溜溜的香甜  
想起來使我困倦得難當」

「心底沉重地有那麼一團  
一團線繫牽着他在那端

我底心會又緊又仄他要  
越走越遠沒見他這幾天」

麻雀在簷下啄着花瓣飛  
半陰的天色含着些兒雨意  
她懶懶地守候着心情轉換  
牆頭飄過來三五縷飛絮

「今天又沒信來等得人煩  
這煎熬爲底誰也沒個人管  
不會變心他說他能比磐石  
我忍耐地等」爲他底愛憐

### 北海

「來了他底信我跳我底心  
說是他病了這使我心疼



我一定得去那兒探探  
你好了害了我一場孤伶」

飛是飛在那花柳間携行  
淺草滿山坡蜿蜒着曲徑  
曲徑把行人帶進了仙境  
山崖底小樓一闌闌淨明

放下窗帘不看那一片海  
不去放船不羨慕那空縹緲  
盡情地抒泄一下胸中塊壘  
要細細地咀嚼一下愛戀

「不」這聲音隨着斜陽落下  
牆壁給燈影畫上一雙鳳鸞  
天上底星投在水波上跳動  
沈風捲着飄香撒遍遊船

## 變

嗚然地飄落下一葉霜紅  
時光也隨着花底凋謝衰老  
纔不聽杜鵑底泣血啼這就  
來了西風天氣也招人惱

「我壓根都不會這麼娟媚  
我怕看我底嘴我底眼和眉  
我臉上底這笑渦是兩朵花  
我感謝天你給我這寶貝」

「然而他他總也沒有消息  
這枝花兒給誰真叫我焦急  
焦急這小生命已經會轉動  
我怕見母親她也要生氣」

「嫂嫂抱着個歡跳的寶寶

不信老天就不許我生抱

嫂嫂是忍贖見我抽就走

都變作路人我這怎麼好」

### 歸結

「她們說打掉孩子是應該

我底嬰兒爲什麼要我殺死

我不能爲她們作殺人犯不

不信名節在殺人上培栽」

「我走我逃開她們底謀害

他已經爲了聲譽消聲匿跡

這才是真地孤伶這人間世

沒同情也沒輕微地惋惜」

淒風吹着疏雨淋漓寒枝

這深院底深夜給歸結了

兩個活潑的生命在燈影裏

銜着下唇吞咽一口心血

她飄然地去了不再回願

分認了人間這真切的地獄

一九三二，十月二十三日寫完。

北平，椿樹三條。

# 破產

蒼 荑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在保定的一個中學教書。一天下午，一位同村的舊同學劉君在電話裡告訴我劉勃然他們在南開開的糧局裏的掌櫃挾帶着四千圓逃跑了；劉勃然已經被捉到法院的看守所。看我能不能為他們想方法。

劉勃然也是我小時候的同學。他的小名叫得子。我們一同在家裏念書的時候，他是有名的笨孩子。他又黑又胖。我們那時候都叫他「煤球」。除了敢當面罵老師外，他還能放屁。全校誰也沒有他放得響。他的爹劉老月的綽號叫「破磅」。在我們村裏，他過得是有名的「火爆日子」。他們夫妻倆和他的獨生子得子，一共只有三口人，種着四十多畝上高地，二十多畝葦子，住着一家新磚房，養着一匹馬，一頭牛，雇着一個「做活的」。他放着好日子不過，竟想做買賣。據我所知道的，他開過石頭廠子，開過粉坊，賣過豆腐。後來又聽說因為販賣私鹽被人告發了罰了他一千多圓錢。

糧局的股東，除了劉勃然之外，還有龐章套，劉溫，劉有兒三個人。這三個人裏頭，大概說龐章套的日子不興。他頂多也種不了三四畝地。他的人很老實，能彈一手好絃子。不過他也並不是十分守本分的莊稼人，和「破磅」有同樣的毛病，好做買賣。他賣過鱸魚，開過雜貨店，還販賣過葦子。

劉溫的小名叫斗兒。他和他的哥哥升兒，不光是我們本村人人都知道，四圍十里村八里地的人們也都認識他們哥倆

，因為他們都是高蹠會裡的重要角色。升兒拌演老和尚。斗兒拌演漁婆子。他家的土地好像也不多，因為他們織蓆。

劉有兒的大號我忘了叫劉老什麼了。我們村裏的人都叫他「狗有兒」。在四個股東裏頭，他的日子最好過，連葦地恐怕有八九十畝，房是一連兩套院。我知道他最清楚，因為和他的大兒淘氣兒是同學。——在十多年前，淘氣兒害虎列拉死了——他的二兒叫黑子，現在在村裡已經是出色的人物了。

除了龐章套，他們都加入了農民協會。劉溫好像是村裡校款委員會的委員。

自從農民協會成立以後，也照例鬧了一陣打倒。第一個被打倒的是北頭三先生，因為他是村裡的舊校董，他的長兄又在外邊當過「幫審」，在村裏又是首富。在被打倒之列的，除了我小的時候的老師家以外，就是我的那個五年不回去的家，因為我們兩家在村裡是次富。在大哥的信裡，知道我們三家無形中好像也有一種聯合，和農民協會對抗。這樣一來，凡是加入農民協會的都成了我們三家的公共敵人。在不久以前，農民協會的全體會員還各拿棍棒鎗刀一類的武器對三先生家來了一次大示威。結果是在縣裏打了一場官司。在打官司的中間，三先生的五弟還來保定找過我，因為在我們村裡都傳說我和我們縣裡的縣長是盟兄弟。不過，這傳說不久也就證實了，因為三先生家的官司並沒打贏。

這麼一來，村裡的一切政權都被農民協會奪過去。執了政權的一班新興階級的青年人自然活躍起來。他們再也不肯辛辛苦苦地在地理耕種了，每天開會，跑區公所，跑教育局，縣政府。衣帽也改變起來，粗布短衫都脫掉，另換上洋布長衫，照例也都帶上一頂高泥帽，走路「下步跨」自然是差一點兒，於是就添買起腳踏車來。說話也往往用幾個新名詞，什麼「議決」，「打倒」，「問題」之類，無論在那句話裏總要引用上。譬如遇到有什麼事問人的時候，絕不再用「我問問你」，總得用「我問問題你」纔表示不生氣。有人告訴過我一個笑話：傻大眼是村裏的人們見了必罵的人們中的一個。因為從小如此，他就對挨罵習慣了，絕不生氣。惟獨他，村裡的人並不因為加入了農民協會態度有所改變，見了照常要罵的。一天一個人見了他就問：「傻大眼，臊你媽成問題不？」傻大眼隨口答說：「當然不成問題了！」

光成天騎着腳踏車跑，一家人的生活怎麼維持呢？仍舊種莊稼自然是嫌辛苦，同時又不能立時致富。於是紛紛合股做起買賣來。先是村副李瑞棠和套鳳他們「包葦」，其次是大餅兒家戴脚，本錢最大的買賣就是劉勃然他們的糧局。他們每家是五百元。錢都是用每月三分利息使來的。

二

第二天一早兒，漁婆子劉溫和三絃手龐章套就來找我。他們似乎都老了許多，眼皮浮腫起來，好像是曾經哭過，眼裏呈現着害過失眠的淤血的紅色，焦燥的愁慘在臉上瀰佈着。

「×先生知道了吧？……」

章套仰着他那油黃的圓臉，用兩隻死魚的眼睛似的眼看了我。他那種求乞的哀憐神情，使我深感到不安。我不知道用什麼話安慰他們。

「唉！想起來真沒法子呀！……」

劉溫比章套年幼，破產給他的打擊也比給章套的較輕。他用他那仍舊保持了幼年的稚氣的眼看了看我，就張望起學校會客室的陳設和窗外的校舍的建築來。在他那微紅的長圓臉上，仍然表現着適於扮演漁婆子的溫和。

「是，我已經知道了一點兒。昨天××在電話裏告訴了我。詳細情形我還不知道。」

大家坐定之後，我這樣說了幾句，想探聽一下事情的究竟。不過在兩個親切的同鄉面前，我很慚愧。我自己從昨天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已經估量出沒有能滿足他們在我身上所抱定的希望的能力。他們或者以為我是唯一能從破產的失望中挽救出他們來的救星，不然，絕不肯找我這一個從曾經和他們作過對的家庭出生的人。在保定，我雖然曾經住過四年，並沒有朋友；所認識的就是有一位舊老師，他也不過和我一樣，仍舊在教書。一個中學教員，在鄉下人的眼裡也許是了不起的人物。事實上，除了麻醉青年之外，什麼事也幹不了。尤其對於打官司一類的事，他們還不如一個目不識丁的

土棍。

「別提了！」龐章套用愁慘的眼看了看我，用一個誠樸的莊稼人無論什麼事都從根底說起來的口吻說：「唉！是去年三月十五呵——就是咱們村裡劉爺廟起會的那天——我的一個表大舅子上咱們村裡找了我，說是買麻。他叫王鴻升，是青麻營的人，是我們家裡的表兄，就在這兒南關永順糧局當掌櫃。……」

「這就是騙咱們錢的那個沒有人心的東西呵！」劉溫打斷了他的敘述，從中插了這麼一句。

「那時候，」龐章套繼續說：「我和勃然，劉溫，有兒叔他們存下了兩千塊錢的麻，正愁賣不了……」

「我們買麻的錢，都是每月三分利使的人家的錢哪！」劉溫又插了一句。

章套對於劉溫屢次打斷他的話彷彿有點兒不願意，陰沈着臉向漁婆子看了一眼，又慢慢地繼續下去：

「那時候正趕得麻賣不出去，行市又跌。我和勃然他們商量了一下就算了個本兒賣給王鴻升。×先生是不知道呵，像咱們這個日子，老是抗着五六百塊錢的饑荒那兒行？……」

他說王鴻升當時連麻是答應得一月後付錢，但是，他們一連向他要了半年，却只一個錢也沒見。一直到那年的九月裡，王鴻升才對說錢實在一時償還不了，讓他們把他欠的麻價加入他的糧局，在永順糧局裡算有他們每個人五百塊錢的股本金。就這樣，他們纔從麻商一變而成糧局的股東。

他又說自從他們加入以後永順糧局的生意怎樣興隆，王鴻升事前怎樣請糧客高耀宗吃飯，高耀宗怎樣把一千七百元錢的麥子賣給糧局，糧局怎樣賣給麵粉分司，王鴻升怎樣到麵粉公司取款，怎樣一去不見他再回來，高耀宗和舊債權人怎樣向他們要賬，劉勃然怎樣和高耀宗打架，勃然怎樣被警察捉到法院，高耀宗和舊債權人怎樣在法院告他們，他們家裡的人聽到了這消息之後怎樣害怕。最後，他結束他的話說：

「怎麼辦呢，×先生？求你多費心就是了！唉！這一下子，一家就得要了飯吃……」

他的聲音已經嘶啞了，血紅的眼裡盤旋着淚水。

「唉！真是作難！昨天黑子從家裏來說家裏的人都快瘋了，大小人都狠號鬼哭，彷彿誰死了似的。不論怎樣，求先生多多的費心吧！……」

漁婆子的臉上也有些黯然起來。如果不是當了我，他們倆或許抱頭大哭一場也說不定。

### 三

當天下午，在教員休息室，我會見了我的那位舊老師。由他介紹給我一個律師。經他一說，推究起來，這位律師我也稍微認識一點。我任中學的時候，他好像也在中學裏教過書。他的令侄，在中學和我是同班。下了課，我拿了那位舊老師的名片就到城裏南街的一個店裏去拜訪他。

這店，在幾年前我好像也會到過，記得那時一位同學在那裡住着，破舊得已經不像樣，門窗都不大完整，一股劣等的煙草氣味混合了溼霉的污土腥臭使人出不來氣。我去拜訪的那位律師的事務所就設在北上房的東間。門是鎖着。我問店裡的伙計。他說有什麼事總得到他家裏去請。我問誰能去請。伙計說他就可以。我問伙計能否開開門放我進去等他。他說可以，隨即開了門就去請律師。隨我走進律師事務所的是另外一位年老的店伙。不用說，他的任務是監視我。

一間不很大的房間，牆上糊得紙已經污舊得不堪，頂棚上被溼漏的雨水塗成了灰黃的大小圈環，好像一張污舊的地圖，有的地方的紙，已經疲倦地垂下。迎門的牆上，掛着一張我的那位舊老師畫的花鳥的條幅，兩邊懸了出自一個人的手筆的對聯。條幅的下端緊連着一張方桌，上面安放了粗俗的茶具。方桌兩旁照例有兩張座椅。南窗下是一個長條桌，上面紊亂地堆了新刑條律一類的書籍和文具。那該是律師辦公的地方吧。全個房間，被隔了北牆一條大炕佔去了一半，上面鋪設着污舊的被褥。在炕的一端，放有幾個精雅的楠木的書匣，匣面用石綠塗成的隸書是前漢書，後漢書等字樣。那該是前四史了。

那位年老的店伙好像對於他的任務感到厭煩起來，想出去又對我這個不認識的人不信任，這樣一來，在他微有黃鬚，滿是皺紋的臉上就形成了一個令人不敢正視的嘴臉。不用說，那嘴臉是擺出來給我這個不通世故的年青的傢伙看的了。爲了緩和和他的態度，想和他交換幾句話。然而，却怎麼也想不出說什麼。幸而律師先生打破了這僵局，他已經被請來。他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美好紳士，清癯的長方臉，尖下頷，稍尖的鼻頭下好像用淡墨染了一抹淡青的鬚鬚，兩隻稍向下斜的長眼吐露出一種容易被人親近的和善的光，一件玄色的袖夾衫風雅的穿在他那中等以上的仍然保持有青年的翩翩的文弱的身上。在中學時，聽老班的同學們說這位律師先生年青的時候曾經串演過中國的舊戲，想來那時候一定是一位翩翩的美少年了。

把那位舊老師的名片交給他以後，通報了我的姓名，把我拜訪的目的也竭力用客氣的態度和言詞陳述出來。爲了減輕我的那幾位同鄉的訴訟費的負擔，在這位律師面前降低了我的輩數，把他的令侄和我的關係也說出了。

「那很好，那很好，先請坐，請坐……」

他殷勤地招待着我，自己背了窗坐在書桌前的凳子上。經過了幾句客氣的問答之後，談話就落在事務上。我把事情的梗概敘述了以後，又把我的那幾位同鄉的身世和境况描寫了一翻。這描寫，特別在度境的困難一方面用了一翻力。在點頭和皺眉中間聽完了我的敘述以後，用在友誼和事務之間的和適的口吻問我：

「那很好，那很好。他們是委託完全代理呢，還是光寫呈文呢？」

「有什麼分別嗎？」

對於這一類事，我還是第一次經驗，其中的手續一點都不明白。在一個事務家面前，我把書呆子的愚蠢完全暴露出來。

「如果光寫呈文，那很簡單，他們從法院買了呈文紙來交給我寫一寫遞上就算完了。完全代理，責任就重了，我還



得每次出廳替他們辯護。」

他把「光寫呈文」和「完全代理」解釋完了以後又這樣加了一句：

「按你說得這種情形看，他們的官司很難說打好。」

「難辦自然是難辦。他們都是鄉下人，什麼都不懂，話都說不清。不過是請先生多多費心就是了。」

「最難的是辯駁他們不是股東。既不是股東，當然不負責還債務的義務了。」

「錢呢，他們加入糧局的本錢呢？」

「本錢，」他笑了一個不屑置答的笑。「那還能提嗎？如果一提，那就是股東。既是股東，當然所有糧局裏的欠債都歸還。最要緊的關鍵，現在完全在管賬的身上。不知道他們對管賬的怎麼樣，千萬可不要得罪他。」

我對他說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

「他們真傻！事情發生了之後，他們就應當以跑了之。跑了他們還找誰去？」

我對他說他們大概是不肯白白地喪失了兩千塊錢纔沒跑。這會兒就是再想跑也不能了，原因是劉勃然已經被捉到看守所去。

「從這地方看，糧販子是個有經驗的傢伙。說不定還是糧販子，掌櫃的，麵粉公司大家串通好了合謀騙的他們。你趕快回去告訴他們先把管賬的看守起來，把賬都好好保存着。」

我從店裡出來，就在附近的一家澡堂裡打給了他們個電話。

#### 四

我領了那幾位股東和律師談了一次話，這交易算成立了。我的那位舊老師的名片和律師的令任同我的關係竟發生了意外的效力，一共三千多元錢的債務官司，只要了他們三十元錢的代理費。

五天之後的一個下午，第一審開始了。

我同了幾位同事去旁聽。進了一個被兩個法警荷鎗把守住的莊嚴的大門，是一個廣大的空場。空場正中是一座兩層樓房的建築。兩旁各有一排矮小的新式房屋。右面的是刑事原告候審室，左面的是民事的。我們被引入正中的樓房建築。經過穿堂門，向左轉，沿了走廊，走進樓下的一個講室一類的房間。我們就了後面的旁聽席。

這時廳上正在進行着一個關於地畝一類的審判。原告席上站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被告席上沒入，只有一個年輕的法警在木柵欄旁邊孤獨地立着。在高高的好像當舖裏的木櫃檯後面，坐着一位穿着前清的禮服似的黑衣帽的四十歲上下的白胖子，他大概就是法官。在他的右手是一位和他同樣裝束的三十歲上下的黃臉男子在寫着什麼。原被告的律師席都空着。

對於法官和原告所交換着的什麼四隣，寬長，文契一類的話，我們都聽不出原委來。好在這審判不久就結束了。法官從他背後牆上開着的小門走出去以後，原告也從左邊的門走了出去。仍然坐在檯後寫着什麼東西的黃臉男子交給在檯下柵欄前立着的法警一張字條之後，也從法官方纔走入的門出去了。法警拿着那紙條在院裏高聲念起原告高耀宗和被告我的那幾位同鄉的名字來。

這時原告的律師也穿戴了和法官穿戴得差不多的黑衣帽，挾了皮包走進來。他是一個又高大又白胖的三十多歲的雄偉男子，兩個黑眼球比白眼球多的雞蛋似的大眼閃耀着兇惡的光，走起路來大搖大擺，就好像三家村裡的學究。

被告的律師也進來了。出乎意料之外的竟不是我原來接洽的律師，而是另外一個萎縮的三十歲上下的男子。我立刻捏了一把冷汗，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不知道為什麼我接洽的那位律師竟打發怎麼個氣貌不揚的傢伙來替代他。

法官也就位了，她是一位五十歲上下的瘦男子，在那身廣大到足以容納兩個像他那樣的枯瘦身體的法官服包圍之下，遠遠看來，他好像是紙糊的，瘦長的臉上留有兩簇稀疏鼠鬚，兩隻深陷在眼窩裏的眼被一架小的可憐的眼鏡罩住。眼

着法官出來的又是那位黃臉男子。

「高耀宗。」

在法警的這樣呼喚之下原告高耀宗出現了。他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短小男子，頭上戴頂黑布的瓜皮帽，穿了一件藍布衫，那一張枯瘦的臉，並沒有我理想中的那種商人風的狡猾，焦慮的愁慘在他那風塵撲撲的臉上籠罩住。

法官問了他的籍貫，年歲，職業之後，問他爲什麼告劉勃然他們。於是他用嘶啞的聲音說：

「大老爺你是聖明的……」

「不要叫「大老爺」！」

法警嚴厲地高聲叱責他。

「叫什麼呢？」

高耀宗茫然地問。

「叫「推事」！」

法警和原告的律師一齊這樣喊。

「是，是。」原告急忙改口說：「推事，推事。推事大人你是聖明的。他們，劉勃然，劉溫，龐章套，劉有兒他們買了我一千七百塊錢的糧食，不給我錢，還打我……」

「不要提「打」，「打」是刑事，這裏是民事廳！」

法警這樣糾正原告。

「他們打你，你沒在刑事廳告他們嗎？」

法官用湖北腔這樣問。與其說是問，還不如說是說給自己聽，因爲自從他坐定之後，根本還不曾向檯下看過一眼，

老是死盯在檯上的文件。

「告咧，告咧。劉溫還在看守所裏押着呢。他打的我。劉溫打的我。把我身上都打青了。」

原告說着，用手摸了摸大腿和身上其他的部分，好像直到此刻還在痛楚。從這動作上我發現出他全身都是虛偽甚至於他臉上的誠樸。我這種觀察，或者也許是帶有偏見。不過，我敢担保，至少在他那裝痛作癢的動作上是故意爲了取得法官的信任纔假裝出來的，

「你賣給他們的是什麼糧食？」

「麥子。」

「在什麼時候賣給他們的？」

「三月二十五。」

法官這會兒抬起頭來從眼鏡下向原告看了看沈思起來。他又看了看兩個正在埋頭看了文件的律師和旁聽席上的我們。隨後轉頭不知道和坐在他右手的正在記錄着的黃臉男子說了幾句什麼。黃臉男子不知道又向檯下的法警說了幾句什麼。於是，法警又走向門高聲叫了起來！

「劉勃然，劉溫，龐章套，劉有兒。」

在幾個「是」字的應聲之下，劉溫，龐章套，劉有兒三個人走了進來。他們又恢復了未入農民協會以前的服裝，長衫已經脫去了，另換上了破舊的粗布短衫，甚至於他們的臉，也都改換了另一種我未曾看到過的神情。在這裡，對於我們的民族的表演天才，我深深的佩服了。

「誰是劉勃然？」

法官向被告們巡視。

「他喇？」龐章套的聲音也改變了。他在摩做我們村裡的傻五牛的聲音。「他不是押在看守所裡了嗎？……」一個想笑的慾望強有力的捉住我。我竭力抑制住它。看，龐章套摩做傻五牛的聲音和神氣有多麼像呵。

法官又不知道和黃臉男子說了幾句什麼。黃臉男子寫了個字條交給法警。法警走了出去。在這中間，使我深深感到不安的是幾個被告老是回過頭來看我。這樣一來，原告，原告律師，甚至於法官也都向我們幾個旁聽的人注視起來。

「是劉溫？」

「我。」

漁婆子的羞答答地態度又在這裡出現了。我們村裡的人都叫他「豆包」。無論是在抽象或是具體的形容上，這兩個字加在他身上非常恰當，好像專為他，纔創造得這兩個字。誰說莊稼人沒於描寫的天才？

法官問了他的年齡，籍貫以後又特別用他那深躲在玻璃片後面的眼注視着：

「你就是永順糧局的股東嗎？」

「什麼叫「咕咚」？」

漁婆子故意茫然地看了法官的臉。

「股東就是拿出錢來作買賣的。」

法官這樣忍耐地解釋着。

「那個呀？」劉溫故意苦笑着搖了搖頭。「不是。我不是股東，是賣力氣的……」

「是呵，」龐章套傻聲傻氣地插嘴說。「我們那裏有錢作買賣呢？看我們這個樣兒也不像呵。」

「不要你說！」法警剛剛進來就這樣叱責龐章套。「這會兒沒問你。問你再說！」

等法官問到劉有兒是不是股東，他更表演的過火，他向法官以及全屋裏人作了一個否認的嘴臉，兩手把兩個褲管一

提提到膝蓋骨，索興蹲在地上說：

「噢！那不是瞎吉八說嗎？我那兒配當股東呢？」

「起來！」法警用力踢他的屁股。「不要胡說！」

「幹吉八什麼呢呀？」

劉有兒兩手搔了屁股一聳聳了起來，幾乎撞在檯前的木柵欄上。一陣嘩然的大笑從我們旁聽席上爆發了，我們趕緊跑了出來，索興大笑一陣。

那個法警也笑着出來干涉我們：

「請先生們不要再笑。」

「××哥！」

我的那位小時候的同學小名叫得子的劉勃然彷彿突然從地裏鑽出來似的出現在我面前把我的抑制不住的笑嚇回去。他叫的是那幾位同事所不知道的我的小名，他把他的輩數也提高了一輩，按鄉親論，他應當向我叫表叔。自然，這一切在當時我都沒有理會，因為他那個兇像幾乎嚇昏了我。他那油黃得足以照見人的臉非常可怕的浮腫着，兩隻血紅的眼鬼惡地直看着我。眼角都積有玉米粒大小的眼屎，臂上纏着一條線繩，繩的那端被牽在一個法警的手裡。他的兩腮的肉抽搐着，好像有什麼話想對我說。

我呆呆地注視着他在陰森的走廊下和他相持了一個相當的時間，怎麼也一時想不起有什麼話對他說。

這時牽了他的法警催促他來：

「走！不許和閒人說話！」

他被牽入廳裡去，臨進門還回過頭來哀憐地看我。我的眼和鼻腔突然酸楚起來，好像我的那位小時候的遊伴要進毅

場似的。

在法院門外，我又找到了同事們，他們仍然在摩挲着我的那位被法警踢屈股的同鄉的聲調和神氣大笑。我再也沒有心情同他們說笑，因為我的笑已經被我的那位遊伴帶到廳裏去。

同事的們離開了我。

我又在法院門外等了有二十分鐘，劉有兒和龐章套纜頹喪地垂了頭走出來。

我問他們怎麼不見勃然和劉溫。

「押起來了……」

他們的眼裏好像都含了淚水。

## 五

第二審，我接洽得那位律師出廳了。第一審他沒有出廳是因為病。這該是真實，因為病後的衰弱還在他那清癯的臉上描畫着。

法院又傳到了兩個證人，一個是糧局的房東，一個是管賬的。房東是一位駝背老人。他已經向我的那幾位同鄉鄰居他只就他所知道的說，絕不偏袒任何一造。這沒一來，被告又傻了。管賬的，已經被原告收買過去，賬簿也偷走了。

法官又把對原被告在第一審的審問重復了一次以後，就問房東，被告是不是永順糧局的股東。

「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說。」那位駝背的老人向法官和原被告看了看。「我這房是民國十五年賃給了永順糧局，到今年是整五年。糧局的掌櫃是王鴻升。這是我的房摺，（他把一個污舊的房摺交給法官）大人可以看看。」

法官隨意審察了一下房摺，又指了四個被告問房東：

「他們幾個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在早先，」房東搖了搖頭：「我沒有見過他們幾位。從去年九月裏我去收房租纔見過他們。」

「他們在永順糧局都是幹那一類的事呢？」

「什麼都幹：裝卸糧食，掃地，做飯……」

「推事請注意！」被告律師突然立起來：「既是拿出錢來開買賣，字號是不能不改的。王鴻升在五年前開永順糧局，到去年九月如果加了新股東，爲什麼叫「永順糧局」，新股東也不改字號呢？這是第一點！既是拿出錢來當股東，誰還肯做飯，掃地，裝卸糧食等等的勞苦事呢？這是第二點。買賣既是另換了東家，警察區的商戶捐冊上一定註明，請法院派人到區裡去查，看有沒有註明被告是永順糧局的股東？這最後的一點，是最重要的證據！如果商戶捐冊上沒有註明。那麼，由以上三點看，王鴻升個人是永順糧局的代東的掌櫃，因爲積欠太多，負債潛逃，和幾個被告毫無關係。」

「好！拍拍拍……」狂熱的喝采和鼓掌聲從旁聽席上爆發了。因爲第一審經過那幾位同事一宣傳，說我的被告同鄉們怎樣滑稽，來看的人更增多了。其中，還有幾位學生。

「第一點，」原告律師搖擺着他那公牛似的高大身軀。用他那洪亮得幾乎把窗上的玻璃都振碎的聲音大嚷起來：「按我們中國開買賣的習慣，如果前一個商店生意好，接續着做下去的新股東情願用很多的錢去買那原來的「字號」。第一點，勤勞，是鄉下人的普通的習慣，並不因爲自己當了股東就像城裡人一樣什麼事都不作。……」

「第三點呢？」被告律師又突然立起來：「如果商戶捐冊上沒有註明又當如何解釋呢？」

「那，那……」被告律師直瞪着他那鷄蛋似的大眼：「那是警察們一時的疏忽。」

「疏忽？」被告律師輕蔑地：「如果有人殺了人，只用疏忽兩字就能卸脫法律上的責任嗎？而且，警察是國家直接執行法律的人，他們絕不像那普通一般不懂法律爲何物的人會有絲毫疏忽的！」

原告律師的臉紅了，他窘迫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



「好！通！」倒好又從旁聽席上暴發了。原被告也忘了他們自己是當事人，都回過頭來張着嘴看熱鬧。

「請推事維持秩序！」

原告律師的耳根都漲紅了，狼狽得幾乎想哭。

法官仰着臉向後面的旁聽席看着，用手指剝剝碌碌地敲起檯面來。屋裏的哄亂沉靜下去之後，他又問管賬的那個萎縮得像一匹臭蟲的男人說：

「既是他們都是股東，有萬金賬沒有呢？」

「我不知道。」

「你既是管賬的，爲什麼不知道呢？店裏的賬你都帶來沒有？」

法官的臉比較嚴肅起來。

「帶來了。」

他把一包伏賬都遞到檯上。法官審慎地一本本地翻起那一堆污舊的賬來。最後，他拿起一本嶄新的賬本研究起來。過了一會兒，忽然抬起頭出乎意料之外地問管賬的：

「這本存錢賬也是你寫的吗？」

「不是。」

「你不是今年舊歷正月初六纔到的永順糧局嗎？」

「是。」

法官在管賬的答應了「是」之後，輕輕地搖了搖頭又繼續研究起賬本來。

這時，被告律師要求看賬。法官讓法警搬給他。他非常審慎地研究了很長的時間，把那一堆賬簿分成兩部份，立起

身從容地陳述起來：

「看吧，這裏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管賬的先生既然是今年廢曆正月初六纔到的永順糧局，這一部份正月初六以前的賬，不成問題的是從前的舊管賬的寫的了。那麼，這一部份今年廢曆正月初六以後的呢，自然是現在的這位管賬先生手筆了。」

他突然把話停止，看了看那位垂頭靜聽的管賬先生，看了看原告律師，又看了看法官，輕蔑地聳了聳肩，拿起了那本法官也曾注意研究過的嶄新的賬本翻了翻，繼續着他那從容不迫的陳述：

「但是，這本在民國十八年廢曆八月十九日寫着被告每人存入股本洋五百元的賬竟和從民國十九年廢曆正月初六纔來到永順糧局的管賬先生的筆跡分毫不差。這不是耐人尋味嗎？並且，為什麼在這一一切的賬裡頭，比這本在先的也有，在後的也有，惟獨這一本這麼新呢？如果說是因為保存的好，那麼，為什麼字跡的墨色還這麼浮浮的漂在紙上呢？這頂早也不過是昨天晚上纔寫的。這裏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這許多賬本，除了流水賬以外，都有「元豐紙店製」的字樣，為什麼獨獨這一本是印的「文泰堂」的字樣呢？請求法院派人會同本代理人去查文泰堂紙店的賬，看在民國十九年廢曆八月十九以前，有沒有賣給永順糧局這樣一本賬的記載。如果沒有，我們再查前幾天的。——總結以上各點，證明這本賬絲毫沒有拿到法院來證明被告是每人在永順糧局入過五百元錢的股本金的價值。如果這就叫作偽，那位作偽的先生也可算是天下最笨的笨伯了！……」

「好！拍拍拍……」又是一陣鼓掌聲。

隨了鼓掌，噁哩咕嚕的耳語又在旁聽席裏流蕩起來。原告很急切地回頭注視他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律師，彷彿在催促他說：「你為什麼不起來也替我來一套有力的辯護呢？」被告却完全忘了他們是被告，竟都笑嘻嘻地回過頭來在全屋裡尋視，好像不讓每一件什物從他們眼裏放過。最後，法官問原告還有什麼意見，原告也就毫不遲疑地說他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向被告要錢。

「錢誰不想要呢？」

被告律師這樣加了一句，惹得全屋人大笑起來。

原告律師也要求看賬。「施施」的吹噓聲又從旁聽席裡吹出了。法警也就在「施施」的吹噓中把一堆賬從被告律師的桌上又搬給原告律師。他，原告律師恨不得一口把那一大堆賬吞下去，餓犬似地翻弄起來。他拿起這一本翻一翻，又拿起那一本翻一翻，最後抓住了一本用他那又粗又大的嗓子咆哮起來：

「看！這不是，二月十四日劉勃然支錢五毛。嚇！這裡，十一月二十日龐章套支錢兩元。他們既不是股事，為什麼支錢呢？」

他彷彿把天下的證據都抓住了，瞪着他那雞蛋眼看法官。法官也說不出被告既不是股東，為什麼也竟支錢，於是看被告。被告們也一時說不出，也就只好看他們的律師了。

「那因為被告是糧局裡賣苦力的伙計！伙計也是人。人想活着就要吃飯穿衣吃飯穿衣又沒人白給，必須用錢買！」被告律師替他們解答了這問題。

「他們既是伙計，掌櫃的為什麼不一次把工錢發給他們，讓他們零碎支呢？」原告律師。

「那頂好去問挾款潛逃的王鴻升。」被告律師。

他們是股東，不是伙計！王三兒，李小順，侯發財他們纔是伙計呢！」管賬的。

「天下的伙計並不是王三兒他們幾個包辦了，龐章套他們也許當！」被告律師。

「王鴻升既是代東的掌櫃，為什麼還挾款潛逃呢？」原告律師。

「那個嗎？」被告律師激動得發抖：「那是現在一般的小本經營普遍的現象：賠得多，賺得少，賣良心，想騙人！」

其餘的原因也許還有，不過頂好這時候能一把抓住王鴻升問他說「喂，王鴻升，你爲什麼挾款潛逃？」如果捉不住……」

洪笑把被告律師的話尾壓了下去，因爲他的「喂，王鴻升，你爲什麼挾款潛逃呢？」一句是摸做原告律師的神氣和聲音說的，洪笑沉寂以後，他又繼續着：

「現在天氣一天比一天熱起來，在人道上講，或是在法律上講，在民事訴訟上，不應當老是押着人。請求法院把第一審收押起的兩個被告劉勃然和劉溫讓他們取保出去。」

原告律師在法官臨退廳的時候竟這樣大聲嚷起來：

「高耀宗，你的官司打不好可不怨我。我已經替你盡了力！」

鼓掌聲和「施施」聲又同時並起。一場辯論也在這紊亂的嘈雜中停止了。

我買了一張保狀，添寫了。差更跟着我到學校蓋章。

## 六

祖父來了。他又老了許多，鬚髮完全白了。生之辛苦使他老人家臉上的皺紋更加深刻。他是步行來的。跋涉了五十里路的疲勞在他那風塵撲撲的老態上描畫着。

一見他老人家，強有力的酸楚抓住了我，熱淚開始在眼裏盤旋。我已經傷過他老人家的。在我們中間橫陳着的時代作成了我的大逆不道。整整五年我沒有回家，甚至連封信都沒寫。我無法使他老人家滿意，和他老人家無法使我滿意一樣。處在這個時代，像祖父這樣晚景淒涼的老人不只他老人家一個吧？

「看門的不讓我進門。」他拍了拍身上的塵土，自己打量了一下那一件質樸的粗布夾衫。「他大概是看不起我這一身披掛。他盤問了我半天，問我是你的什麼人。我說是你的祖父。猜不着他怎麼問我：「你是X先生的親祖父嗎？」我

就對他說：「你問一問×先生看他說是不是？」真逗樂……」

見到了五年不見的愛孫，就是怎樣使他傷過心，也不能減殺他老人的喜悅。這是老人們對於兒孫們慈愛的偉大。

「你管着狗有兒他們的事嗎？」

坐定之後，直接就談到他老人家這次來的主要任務。

「沒有。我幹什麼管他們的事呢？」

不忍使他老人家大遠的來了傷心，只好說謊。

「沒有？」他老人家又恢復了平日的嚴肅。「村裏的人們都嚷動了說你把得子和斗兒保了出來。並且得子他爹老月和斗兒他爹小海他們昨天還到咱家去說好話。氣得你爹和你大爹都不得了，想立刻來找你！本來，他們農民協會老早就給咱們三家作對，新近又和三先生家打了一場官司，難道你都不知道嗎？現在他們出了這個事，全村人誰不稱頌，誰不解恨？你竟替他們打官司？！你這不是帮着外人和自己家裏作對嗎？看一看你都是作了些什麼吧？」

「我那裏又替他們打官司呢？只不過是給他們介紹了個律師。」

「律師都不該替他們介紹！我花銀子花錢的把你供給出來不是容易的！你不給家裡出力，反倒帮着外人反對家裡！哼！」

我只好沈默。如果再說什麼，一定又得吵起來。

「你就不替我想，」他老人家激動得全身戰慄起來：「我還有什麼臉見三先生和你的老師呢？昨天三先生他五兄弟到咱家去說的那話就教我臉上真不好過。他一進門就說：「表叔，拿出你那好茶葉來咱們喝點。」我當時不知道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又說「你的孫子替人家打官司，人家還不給你老人家送茶葉嗎？」你說這教我怎末受？」

正再這時候，門房進來說是一位姓李的來找我。

「那就是五先生，看看去吧。他同我一塊來的，在城裡就誤住了，見了他把話說柔和點兒。」

臨我出門，祖父這樣囑咐我。

我接出他去。他的面色很不好看，彷彿害了一場重病。比上次來瘦多了。他見了我，又把祖父的意思向我申述了一次，所差的，就是態度上來得和婉一點兒。不過，就是怎樣和婉也不能掩飾的是在他那陰鬱的臉上表現着的對我不滿意的神色。這給得我的壓迫更令人難以忍受。

本來，我從小就在他家的家塾裏讀書。如果按他的尺度來衡量我，這事情似乎有點兒所謂忘恩負義。

「你的老師也要來哩！」他的面色絲毫沒有表情的：「是我把他攔下。本來，誰又不生氣呢？我們已經教人家欺騙得出不來氣兒，你還來幫助人家！……」

我只好又沈默。

「最不該把他們保出來喇！把他們捐在獄裡，從此，在村裡也少作點兒惡呀？」

最後，他又這樣加了一句。

我提議領他們到城裡去吃飯。五先生堅持說不去。他的這堅持，自然是故意對我表示反感。後來由祖父極力勸說，他纔算賞了光。

這一個不愉快的宴會完了之後，我又領了他們到市場走了個圈，買了買東西，就雇了個車，把祖父送走。五先生說他還有點兒事，必須在城裡多留住幾天。

三天之後，我到店裏去看幾個被告，到了那裏，我被領到一間昏暗的小屋裡。除了四個被告，另外還有三個人；一個是劉溫的爹小海，一個是劉勃然的爹老月，另外是劉有兒的次子黑子。他們有的躺在炕上，有的坐在條凳上，嚴重的陰鬱，在他們的臉上鎖結住。我問他們事情有什麼變化沒有。

「唉！壞了！」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這樣歎息。

「前半天不是，」龐章套慢吞吞地說：「我們到律師那兒去了一趟，他教咱們頂好把家裡的產業變賣一下。我們問他得到了什麼消息。他也不說。咱們的官司，看前幾堂，不是過的很好嗎？誰知道又出了什麼漏子呢？」

我問他們律師另外還說了些什麼。

「沒有。」劉溫仰了頭似乎在回想什麼：「他就是說老是不判決，恐怕出了什麼不利於咱們的變化。」

「×先生頂好再辛苦一趟到他裡去問一下。」

劉老月短着舌頭這樣加了一句。

我離開他們，到南街店裡去訪律師。他不在。我又到他家裡去看。又不在。他家裡的人告訴我說他大概在飯館裡吃飯。我按照他家的人告訴我的那個飯館去找他。果然，在那裡發現了他。他正在同了幾個人吃飯。我被他邀到一個空房問。

「事情恐怕不大好。」

他客氣地讓我坐定之後，不等我問就皺了眉峯這樣說。

我問他得到了什麼消息。

「據說有人向法院告了密。」

我忽然想起那位五先生先來了。他的為人，我是深知道的。我問律師從那裡得到的這消息。

「這我不便說。不過，當律師的，在未判決以前，官司的結果如何，總可以推測出來的。別的消息，也有方法可以偵察。」

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判決。

「頂多也過不了三天。」他立起身從另外一張桌上拿了根牙籤提着牙。「大概後天下午就開庭。通知書過一會也許就送來。頂好告訴他們打發個人回去把產業先變賣一下。」

我離開了他，匆匆跑到東街一個小胡同裡去訪五先生。據他的親戚說，他在今天早晨就回家了。

果然，三天之後，開庭了。宣判的結果，被告完全敗訴。所有永順糧局的欠債，都由被告負責償還。過了上訴期一月以後，被告不把欠債償清，產業由法院查封拍賣。

一個月過去之後，據說村裡又起了官司。這次的管轄區從保定法院移到縣政府。原告是全村的公民。領銜的是前校董三先生和我的那位家裡的老師。被告是農民協會。漁婆子和三弦手他們自然也在內。這結果，被告完全敗訴。村裡的政權，據說又移到舊人手裡去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 詩的藝術論

卜拉德賽著

王澍瀑譯

## 譯者小引

這一篇散文自牛津大學詩學講演集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裡的卜拉德賽 (A. C. Bradley) 所著的一篇傑作，在英國散文選 (English Prose) 裡也曾轉載此篇。這篇原來的題目是爲詩藝而作詩 (Poetry for Poetry's Sake)，我把牠改譯爲詩的藝術論，至于是否恰當，我是負責任的。譯此書的法則，大概是以直譯爲標準，不過因爲中英兩種語言文句的構造不同，正句與負句次序的顛倒是時常有的，而間或因爲原來的句子是省略的或含義的，則採取意譯的法子。篇中的各類私名詞悉本諸現在通行的標準譯音，並且把原來英文名子附上以備參考。篇中有幾句詩是把原文臚上，並未譯出來，因爲牠們的音調節奏關係，是無法可譯的。至若作者思想的奇特，不惟在吾國書冊上所罕見，也未聞今之講詩學者有這樣論調，在多方面說來，大有介紹這篇著作給我國研究文藝者的必要；諸君要想明瞭這篇創作的獨到點，諸君閱覽後，即可得其詳情，譯者不在此處特加介紹。譯者對照原文曾二次脫稿，然錯解處亦在所難免，望海內雅士多加訂正，則譯者不勝感激。

王澍瀑。一九三一，四，三〇，中山。

因着「爲詩藝而作詩」這幾個字，就聯想到最著名的「爲藝術而藝術」這句短話。我的目的與這句短話被考察所得到底各種可能底意義及牠所涉及的問題比較起來，可就離的太遠了。現在把我對於「爲詩藝而作詩」所了然的東西略略陳述一番，但是爲防止這個定例的一二誤解起見，先切實的講說一個同牠有關係底簡單問題。我必須舉出一些確實的解說來，但不是要想來證明牠們。我們講說詩藝，是取其精華，要撇去那在大多數詩學裏與詩藝並存的弊病。我們在詩學的意義上，是包含有音律的形式，不是說這只是偶然成的東西，或者說是惟一的媒介物。詩藝是對詩而言，我們決定要想到詩篇，因爲牠是真實的存在；我們在此處不是注意在完密周全，可以說真實的詩篇，是對於詩藝底經驗的連續——聲調，印像，思想，感情——我們要經過這些東西，當我們盡力的照着詩藝去誦讀的工夫。自然這想像力的經驗——假設我們可以這樣簡單的說起——隨各讀者而差異，隨讀的時間而不同；一篇篇是存在那難推測的物量上。但這不能超越的事情是在那事物上的特出情形，現在是無關於我們。

「爲詩藝而作詩」這個定例，關於這詩藝的經驗上，曾告訴給我們什麼東西呢？牠所告訴的事情，就我個人所知的略述於下。第一，這種經驗在牠本身是一種標準值得有在牠自己方面的記述，有一種本來的價值。第二，牠那詩藝的價值就是這種單獨本來的價值。詩藝也可以說有一種最末的價值，如爲宣傳文化，宗教的一種方法；因爲牠能傳達教化、調和感情，撒播主義；又因爲牠能贈與詩人名譽，財利，或安適底情感。最好咧，牠因爲這些原因纔使着被重視。但牠這最末的價格不是，也不能直接判斷牠那詩藝的價值如同一種能滿足想像力的經驗；這種價值是完全從牠的內部可以判斷的。對以上兩項情形說來，這定例還可加上第三種說法——雖說是不甚必要。說到牠那最末底目的，就詩家作詩而言，或就讀者讀後所得到的經驗而言，可就降低了詩藝的價值。推其所以至此之故，因爲這種說法，就出乎詩學的領域之外，把詩藝的本質全都改變了。詩藝的本質，不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也不是真實世界的描寫（我們概皆明白這句話），牠自有牠自己底宇宙，是獨立的，完備的，自主的；要想得其奧秘，你們必須深入牠那一個世界，依順牠那定律

；沒要過問那在真實世界裏的時間，信條，目的，及屬於你們那種種特殊的情況。

對於這極大誤解所惹起來的言論，我要提舉一二。這許多錯誤底結果，常由於「爲藝術而藝術」這個定例所引起來的，對於這定例的解說，不說藝術在其本身是一種目的，却說藝術是人生的最高尚底惟一底目的。這立腳點可就大錯誤了。末後一個說法對我似乎是矛盾的，在各方面說起來與前一種說法也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牠底結果也就出乎我底題目以外了。「詩藝在其本身是一種目的」的定例，若涉及道德一方面來評判的各種問題，可就沒有東西可說了，這種問題是由於說詩藝在多方面生活中有牠底地位所興起來地。若說詩藝是爲別的東西而產生，則詩藝的原來價值可以說是如此其小的，牠那最後的結果是如此其討厭的，最好牠就別存在了。這定例只是訴諸我們說：我們沒要將詩藝與人的美善相提並論，因爲詩藝只是涉及人類美善的一種；我們絕對不能拿其他那事物的直接說法來判斷詩藝的原來價值。假若是我們如此做去，我們可就是擁護我們所不希望的事情。假若是說詩藝的價值是與奮人的宗教情感，導入光明路（Lead Kindly Light）就好不過聖詩中那許多乾枯無味的詩節了；若是說爲鼓勵愛國主義，在蘇格蘭的詩上，呼哈（Wha hae）還高過我們不願去打仗（We dont want to fight）這一篇嗎？若是說在減少情慾，那沒薩福的短詩（Odes of Sappho）將來只得很少的讚揚；若是說在教誨一方面，那沒保護健康的藝術論（Art of preserving Faith）應當得到很高的價值嗎？

我們的定例由於斷絕詩藝同人生的關係要被反對。因此反對引起來了一個很大底問題，我必須用一些時間依條理的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詩藝與人生有極多量的連係，但是牠們的連係是潛伏不甚明顯的。此二者可以說是一樣東西，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有（在普通的意義上）實質，但很少底能全然滿意想像力；反而言之，其他一種是能呈獻一些能滿兩想像力的東西，但沒有全然底實質。牠們是一齊底發展，無地方可以相遇地；或者，假設我可以泛說一句將來要做效話，牠們是相似的東西。於是我們由於那一個底幫助，纔可以明白這一個，至於在意義上，因爲那一個，纔可以注意到這

一個；但詩不是人生，嚴苛的說起，也不是來描寫人生。牠們的差別不只因為「是有體積，一是有極完善的模樣，最主要的是因為牠們有不同類底存在。一個接觸於人恰若有形物之要佔領空間或時間的一定位置，因為那位置纔有感覺，慾望，目的等等；牠能發生想像力及許多以外底東西。在詩藝裡，我們摸不着空間及時間的位置，或者假定說牠有處此的一個位置，可是也不能完成那屬於牠的工作；所以牠不能做直接的發生情感，慾望，及目的等等，但能講求那沉思的像力

——想像力是空虛的種種變化或不動情緒的，想像力是充滿着真實經驗的結果，但仍然要加上深思而成地。如此說來，詩藝有牠底價值的惟一理由，是在牠自己底方法上來呈獻給我們一些東西，這也是我們能在自然界裡或生活上底別一種樣子感觸到地；是以爲我們來考驗詩藝的價值，只在牠能滿足我們底想像力的問題；我們那其他的東西，例如知識，或良心，及至於牠們在我們底想像力裡經過變化後再重現出來，纔能判斷詩藝。所以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學識及他道德的洞察，彌爾敦 (Milton) 底靈魂的偉大，雪萊 (Shelley) 底「恨之恨」和「愛之愛」與那一切幫助人或使看人快樂的慾望，這些可以影響一個詩家當他沉思的時候，——但是牠們都沒有詩藝的價值；牠們所有的價值，只在經過詩人的所有底化合性，牠們如想像力的產物重新反映出來底色相；這誠然在詩藝宇宙間是最偉大底能力。

現在我要說第三種誤解，因此也就說到我的主要題目。說起來，這個定例是傾仆詩藝的真意義；牠確是爲形式的形式主意。「詩人無論說什麼東西是無重大關係的，及至他所說的東西說地巧妙而後可。這「什麼」(What) 是詩的不關緊要的問題，這「怎麼樣」(How) 纔是詩的品評。實事，題目，內容實質是不能判斷東西的；沒有題目是詩藝不能涉及的。凡物都有一種形式，佈置。進一層來說，實事不獨不關重要，且用形式的法子來掩避實事是藝術的詭秘——像這一類的說法在通行的文學及別種藝術的批評上處處可以看見。這都是一些作者出售品，此類作者的學識也不過略過於常人。然而我們曾找出這些東西也被我們必須敬仰的那些作家嚴肅底引用，無論他們在著作上用的時候是匿名的或署名的；例如類此的東西也曾被塞因司伯銳教授 (Professor Samsbury)，近世的司蒂芬孫 (R. A. M. Stevenson)，勒爾 (

Schille)，哥德(Coethe)，引用過；牠們在一個美學發達底國家裡曾是一個學校中的標語。就常例來說，他們的所自來是由於一些人在藝術底許多法則上感覺興趣的，因為他們或是練習一種藝術或是研究一種藝術纔有這樣興趣。然普通讀者——是如此其普通的，甚至於我可以說我是希望於他底事情——是被這些人凌辱地。他覺得他在藝術工作上所注意者均被他們剝奪而去。他說：『你們邀我看德勒斯登，馬利亞(Dresden Madonna)的像，牠恍若那波斯的粗毛氈似的。你們告訴我那漢姆列德(Hamlet)的詩藝的價值全在牠的風格及讀法，我底趣味在這個人(指Hamlet)及他的運命。只是一種學識及道德的趣味。你們曾伸明過，假若我要享受穿過欄杆(Crossing the Bar)這篇詩的滋味，我一定不介意丁尼生(Tennyson)在那處所說的東西，惟求他底說牠的方法而已。但是在那樣情況下，我注意一篇詩，還比不上我注意一團胡說底韻文；我決不相信那莫得可德和穿過欄杆的作者看待他們的詩篇是如此的。』

詩底領域內是含有對立的兩大類東西：題目，實事，實質為一類，形式，佈置，筆法為一類；經過牠的領域，我特別底願欲在這篇講演裡指明一條道路。詩的領域即是這戰爭的範圍；這戰爭被挑撥起來非為那層小底原因；然戰士的呼聲是特別底模糊，這叫做重形式者所說底話語中每一句的意思都含着五六種不同底事情。若取一義而言，牠們對我說似乎是很真實；然而要像那普通讀者順着自然地來解釋牠們底意思，牠們對我說似是舛離的，或可惡的。要冒然而云，我們在幾分鐘內解決一種爭論，那常然是矛盾底說法；這種爭論是關於藝術的原有底本質或者涉及尚未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最低底限度能劃出一些極清楚底條例來，這些條例在這爭論中常常是混亂的。

第一步，我們要在一個特別底意思上來討論題目；當我們看見這未讀過底詩的題目的時候，就說這詩人曾挑選這個或那個做他底題目，因此我看見以後就能了然牠的意義。如此說來，這題目，就個人所發現的，概皆是實在的或想像的一種東西，恍若牠是常存在那極有學識的人底腦海裡。失樂園(Paradise Lost)這個題目是述說法耳(Fall)的故事，恰若那讀過聖經的人們底普通想像力所印着底故事。雪萊的詩節裡咏雀(To a Skylark)這個題目的意義，有學

識的人，當他未讀以前，若聞聽雲雀（Skylark）的字音，就可得而知道了。假設一首詩的題目對我們表現不出一些東西來，這題目的意思或由考查字典，或這一類底其他書籍的目錄所蒐集來的材料纔可以知道，或由他人讀過此詩來給一點提示纔能明白，例如某人曾說過：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這個題目是一個水手的故事，他曾殺過一隻海鵝，因此他的事業就遭了難。

現在，這題目只限於這一個意義，（我盼望用這個名詞時勿有別的意思）不是詩的內部，是屬於外部的。這篇雲雀詩的內容的意思，不是像那一班人們因「雲雀」的字義所提示出來的。牠的意思只屬雪萊一人，恰若他那文辭所表現出來地。所以題目絕對不是詩的實質；牠的對像也不是詩的形式，而是整個底詩篇。題目是一件東西；詩——實質和形式合為同體的——是別一件東西。如此說來，這詩的價值不在題目，惟全在其對像，詩，這是十分明顯的。在一個相同底題目上，那許多作品的價值，有優劣懸殊很甚底等級；且說那微賤的東西如小麻雀做題目，也能有極佳妙底作品，在那可驚奇底題目像天神（Dionysus）的無處不在，那如此可敬仰底馬可梨（Macaulay）居然也產出那幾乎無價值底詩篇，如是這題目將怎樣子來判斷詩的價值呢？「重形式者」在這個地方是很對的。他不拘泥這不關痛癢底東西。然而他是攻擊我們把藝術工作當做專事描寫或追憶那已竟印着在我們腦海中的東西的趨向，或者把藝術工作當做一種可能底稍異於尋常底意念的提示的傾向。譬諸散步於圖書陳列所的觀覽者來說，這幅肖像酷似他的堂兄，或說那幅風景畫恰似他的生地；當他看見關於以利亞（Elijah）的一幅圖畫頗有娛快底意思，於是他欣然一一按着次序流覽題目，除題目外，其他的東西是全然沒有被他看見——除非叫他是這樣趨向底極好的例子外，還可說他是什麼呢？但這種趨向是損害我們底批評的大部分，和關於莎士比亞的很多批評；現在要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一派同着牠那精巧和他那偏倚的理論仍然要表明出這批評家是永不能將自己底腦力深入在莎士比亞的心神中；還可以追述這派批評家如特出之士哥爾利治（Coleridge）當他遏止關於漢姆列特的偉大爭論時，也不免要深入在他自己那慘淡底弱點的印像中。嘿茲力特（Hazlitt）也無法逃出

牠底勢力以外。惟此三人團裡的第三人拉穆 (Lamb) 大概是永遠足以推闡作者的概念。

我們預先底不能判斷什麼題目是適合於藝術，或舉出那一個題目是不可能底被寫出好詩來，這是可以確言的。我們要將題目分成兩組：一是美妙的或完善的，一是醜陋的或惡劣的，評判詩的工夫也要按着牠們底題目屬這一組，或那一組，可就陷入同一阱坑裏，可就與我們先前預定詩人的真義相混亂了。評判一個詩人要按着他那詩裡所有的東西，並不是按着那些未經過詩人的造化以前底東西；我怎麼樣子敢冒然預先底來說詩家對於我們覺着只是誘惑的或乏味的或逆情的東西不能作出一首真實底詩來呢？即有如此的問題，詩人可以置之不理，應當將自己底作品出版；詩家底作品裏的東西仍然是與那不足稱的清教徒或可惡底縱慾者在他那腦海裡所印着底東西相混雜，這樣問題不能接觸我們底論點；牠是一種極遠底問題，是道德底問題，不是藝術底問題。那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普通底也是愛慕那激昂底行為，避免犧牲那衆人以爲完美底或堅強底事情，要較諸那軟弱的，或醜惡的而言，這是無疑義的；但是他們底格言是無方法來附着牠台這種見解相貼切。洛塞諦 (Rossetti) 隱匿他那十四行詩裡的最美底那一首，並且那一首是爲了尼生所羨慕的，而丁氏也是極易爲詩藝的道德觀念所感動的一人；洛氏隱匿牠的理由，我相信是因爲牠專講肉慾的。凡人斥責洛氏這種見解者，同時並敬仰他底謹重。無論在那方面說，洛氏是在公民的責任上來批判作品，不是在藝術家的責任來做批評事業。

「重形式考」的議論是很對的。但是假若他主張題目是無關緊要的，各種題目對於詩藝是一樣的，我相信他就昌行底很遠了。由於他底觀察說，在針尖的題目上可以寫好詩，在人之墜落的題目上可以有壞底作品，因此他就不能證明他底論點。考諸至理，題目不能解決作品，但不是不能衡量作品。人之墜落較筆尖是一個有趣味的題目。可以說人之墜落這個題目，在詩底旨趣上的機會一邊講，有可深入性的構思。這事實上可以說是如此的一個題目，在詩人接觸牠以前，就有美學的價值，因牠在普通底想像力裏是存在的。你們可以叫牠是不完成底詩篇，或詩篇底碎屑。牠不是抽象的觀

念，或亦露的，孤獨的事情，但是一種已經能激動想像力的譬喻，景緻，動作，事情等等的一個集合體；牠在某一種程序上已經被組織或將要完成的。雖說如此，在這個題目上，一個拙劣底詩人仍是做出壞的詩來；於是我們說他是不配做此題目的。假設在針尖這題目上寫一首壞詩，我就不應當如此說了。反言之，在針尖這題目上的一首美詩大概較諸換做在人之墜落這題目上的一篇佳作爲高的。總一句話來說，題目可以完全改變的，我們應當認清「題目可以是針尖，但詩的實質不可照此枯窘底做下去」。

因爲以上方纔說過底事情，把我們又拉到別一件不同底對立的東西。那些譬喻，景緻，事情是做成人之墜落這题目的成分，並不是失樂園的實質；但是失樂園所有底譬喻，景緻，事情大致和那些差不多。這許多相同的東西可以當做詩的實質被描寫出來，但在詩的可品量底辭句上可以互相比較，這辭句將來就被叫做形式。題目不是形式的對像，但是全詩的對像。實質是詩的內部，牠的對像，形式，也是屬於詩的內部。現在我不是來批評這一件對立的東西，但牠顯然是和其他一件對立的名詞不同。牠是在舊式底關於史詩的和戲劇的批評所慣用底區別點，牠是從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所流傳下來底那不純潔底學理，例如愛狄生 (Addison) 在考究失樂園這篇作品時曾按照次序底講說譬喻，人物，情感；這些都屬實質；愛氏所說的辭句——風格及其他種種；這個是形式。在這相似底樣式上，一首抒情詩的實質或意思可以合形式區別出來。

現在我相信我們所論及的一大部分底爭辯是起自實質和形式的一種區別和題目與詩的一種區別的混亂將要被尋找出來。這極端重形式者把他全體的重量放在形式上，因爲他想牠的對像是惟一底題目。普通讀者憤怒此說，但是他却做咸這同樣底錯誤，把恰好屬於實質的那種稱贊妄歸諸題目。我將要讀一個例子來表示我底意見。我能切實底解釋一個有名底批評家所說的這一段話，我推測他也有一個時期曾墜入這糾紛底漩渦內：「所有詩藝的惟一要質——即是人們的本性，思想，感覺的種種表現——是不變的，所有底詩人與詩人的差別全靠著個人對於這不變底要質來運用辭句，音節，韻



脚，聲調，和其他種種底樣子；詩藝也是這樣的。」那沒，失樂園的實質——故事，景色，人物，感情，因為牠們是在於詩裏——在此地要變成什麼東西呢？牠們曾消滅地乾淨去了。沒有東西是被遺留着，除去這形式和其他的，不惟題目，還有一種被推想着不礙底實質，即人們底天性，思想，感覺的表現。若這樣說來，那整個底價值在形式上纔可以找出來的這件事情是驚訝底嗎？

我們如此的來假定實質和外形的對立是確實的，並且牠永遠只有這一個意義。實際底說起來，牠有幾個意思，不過在牠底現在情形，我們將要撇開牠來說牠那有重要底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被逼迫着來釀成地，我們所討論的兩個爭論，一個是主張詩藝的價值完全或大概放在實質上，一個是主張完全或大概放在形式上。這些爭論是錯謬的或真實的要在最低底程度被表白清楚；但我相信我們將發覺出牠們兩個都是錯誤的，或者兩個都是胡說的；假設牠們涉及詩以外底任何物質，當然是錯謬的，假若牠們只顧及到詩的一部分東西，當然是胡說的。牠們顯然的包含什麼東西呢？牠們底意旨在一首詩裡有兩部分，兩個主部，或兩種成分，就是實質和形式；你們要清晰的，分開的來想牠們，所以當你們提及這一個的時候，就沒要說那一個。要不是這個樣子，你們將怎麼來過問這個問題說詩藝的價值在那一部分呢？牠實在是在一篇詩上；要撇開那爭論，也無所謂這個主部，也無所謂那種成分，所以要問詩藝的價值放在那一部分的話，那就是極端底胡說。反而言之，假設那所論及底實質和形式不是在詩裏，則兩派爭論全是錯謬的，因為詩藝的價值全放在牠自己底本身上。

我所說的道理不是新奇的，也不是神秘的；我相信牠對任何人是清楚的，只要他照詩藝的來讀詩，和切實底來考察他的關於詩藝的經驗。當你們正讀一首詩的工夫，我要問——沒要分析牠，稍批評牠，但要經過你們那清新底想像力的努力，順着牠底程序來做一個完全底印像——你們會理會或享受一些意思或實質如同一件東西，和一些悅耳的聲調如同別一件東西，或者你們無論如何會參合起這兩件東西來嗎？你們確是未曾如此的，你們所領略到的物質不是分離的，例

如見某人微笑時，額上許多細紋是表示情緒，可是情緒也是被許多細紋所表示出來的。許多底細紋和牠們底意思對你們說是一件東西，並不是兩件事情；所以在詩藝裡，意思和聲調也是一件事情；有聲調的意思（假設可以如此的說）也可以叫做有意思的聲調。我們若讀這行詩「太陽溫暖，蒼天清秀。」（“The sun is warm, the sky is clear.”）你們沒要將暖日清天的印像爲一件事，那呆笨底韻腳的聲音爲一件事；但是你們在那一件裡邊纔可以經驗出這一件來。在這相同底情況，當你們讀漢姆列德的時候，這動作和人物不是你們料想那完全與字句分開底東西；你們可以在字句裡一點一點底明白牠們，那字句專是爲表現牠們的。當你們離開了詩藝的經驗是不能明瞭這詩篇；只是記憶牠底字句的時候，你們由於分析可就破壞牠那統一的美妙了，所注意的只是那大概孤立底實質或大概孤立底形式。但這些是在你們那有分析性底頭腦裡的東西，不是在詩裡那詩藝的經驗所含有底東西。假設你們要想澈底地明瞭一首詩，是不能用破壞詩的兩種產物來探求牠；你們只可走到詩藝的經驗場中纔可求得到的。於是你們所發現出來的東西不是主要成分的堆積物，就是全篇的統一，在統一裡這實質和形式的不可分開就像活血和生命的不可須臾分離；這統一有多樣底：「情況」，或「方面」，但牠們不是主部或部分；你們要詳細考研這一部分，你們也覺着牠又是那一部分。你們可以隨自己底願欲叫做牠實質和形式，但是牠們可不是那兩派爭論者所說底互相對抗的實質和形式。牠們不能「合一」因爲牠們是不能分開的，牠們是一件事情，不過有不同底觀察罷了，牠們是同體的。你們將來可以說這內容和形式的同體不是一件奇事；牠有詩藝的真髓，就可叫做詩藝，如同那含有藝術的精華就可叫做藝術。譬諸音樂，不是說音調是一件事，意思是一件事，只可說有意思底音調；假設你們問什麼是音樂的意思，你們只能指着音調來做回答；譬諸繪畫，不是一種意思加上色彩，但是一種意思蘊藏在色澤裏，這可叫做有意思底色澤；無有人能在旁底方法上表示意思比在色澤上更爲顯明的。所以在一篇詩裡，其實底內容和真實底形式是不能存的，也不能被分開底來想。假設有人問你們，說詩藝的價值是在破壞詩篇的或由沈思所分析出來的內容或形式嗎？你們可以回答說：「詩藝的價值不在此，也不在彼，並且也不在二者以外所有底東西，只是在牠們不能存在的詩裡」。

# 人與鬼

澎島

景——黑暗

地——無定

人——人

鬼

人「悄悄走。脚步声踏破了黑暗中

極度的沉寂」……

鬼「驚懼。小聲」誰？

人「細微中表示肯定」我。

鬼「你是誰？

人。人。

鬼「人？

人。人。

鬼「呼了口氣」我以為是誰？原來

是人。

人「你是誰？

鬼「我嗎？

人「哼。

鬼「你最好不要知道。那與你是沒有

什末好處的。

人「爲什末？

鬼「蔑視地」爲什末？哈哈……

人「是。

鬼「你若聽我底勸告，最好怎末來的

，你還怎末回去；也不必知道我

是誰。這不是你所需要的。懂

嗎？

人「不。

鬼「假意地驚疑」不？不懂我底意

思嗎？這是我底好意的勸告。

人「也許。但我還是不懂，不懂你爲

什末不告訴我你是誰。這是不大

禮貌的，知道了對方，自己不肯

坦白地以自己是誰見示。至少，

離你之所謂「好意的勸告」還稍

微差點兒。

鬼「高傲地」這就足以證明你們人

類這種東西是不知道有所謂「好意的」。你們差不多都是「牽着不走，打着走」的傢伙。

人 「敵意地」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也不過是僅僅想知道你是誰這點兒正當的要求，因為你已經知道了我是誰。這絕證明不出像你妄加在我們這一類人身上的「牽着不走打着走」的弱點。這是一個侮辱！

鬼 我底意思是：如果想保存體面，聽我底勸告，你就這樣離開這裡；等到我告訴你我是誰的時候再逃跑，那就把體面完全喪失了。

人 「輕笑」哈哈，聽你這話說得夠多紳士氣啊！彷彿自己具有多大威嚴似的。即便……

鬼 威嚴雖然不大，至少可以嚇走你的，當你知道我是誰的時候。

人 那為什麼不現示一下看呢？一個權威者是很願讓人知道他底權威。

鬼 「突然轉怒」那末，就準備着吧，準備着逃吧！

人 「挑釁地」已經準備好，很願意領教！

鬼 「轉作玩笑的口吻」鬼。不怕嗎？哈哈……

人 「暫時沈默」……

鬼 怎末不說話了呢，走了嗎？悄悄地走了吧？……

人 「輕笑地」我以為是誰，原來是鬼。哈哈……

鬼 「絕大的驚疑」怎末？你還不會離開這裡嗎？你？……

人 「安閒地」拍什末？

鬼 我。

人 在早先，我的確有點兒怕你。

鬼 現在呢？

人 不怕了……

鬼 「焦急」為什麼？這是不合理的，一個人不怕鬼。

人 是，在早先，我也以為不合理，一個人誰不怕鬼呢？

鬼 是啊，誰又不怕我呢？

人 現在，人不怕鬼這件事已經由不合理變成不可動搖的真理了，但不怕鬼，他還要征服鬼！

鬼 誰？

人 人。人要征服鬼！

鬼 什末？！

人 征服鬼。直接點兒，就是征服你，一併連你底黑暗！

鬼 從我底手裡把黑暗奪走嗎？你說的很動聽哩！你大概是作夢吧？

人 是。是要從你手裡奪出你底「黑

暗」。並且，一定能成功，因為科學已經給了充分的證明。同時，歷史已經演進到了這種地步。

就是事實也絕不容許再有黑暗存在了。

鬼 我還不知道人現在也變得這樣狡猾了。看你什末科學，什末歷史的這一大套，不是很文縷縷的嗎？「突然轉怒」我也不管你什末歷史，什末科學，現在只有一件事我讓你做！

人 那是什末？

鬼 那是你離開這裡，即刻！你不是說事實絕不容許黑暗存在嗎？我說我絕不容許人在黑暗中存在！

人 如果不離開呢？

鬼 「攘臂聲」我就拿最厲害的對待你！

人 「緩和地」現在該我給你的確是善意的勸告了。你先不要生那末大氣。這裡有幾個問題你能答覆嗎？

鬼 哼！

人 那末，你就是允許了。好，現在我先問你：現在地球上還有人底一片光明嗎？

鬼 自然沒有！

人 是誰使光明變成黑暗？

鬼 「倔強地」我！

人 你從那裡來得這樣大的力量呢？

鬼 從我底科學！

人 只是科學嗎？科學是觀念的選擇底綜合。科學自己是不能發生效

力的，它必須藉一種外動力。我問你，這種外動力是從那裏發出來的？

鬼 這個嗎？……

人 並不會問你別的。

鬼 從你這人身上發出的。

人 這就等於你承認你底這黑暗，完全建築在我這人底血汗上。這也

就是說；我這人是「作繭自縛」，人拿自己底血汗把自己底光明，改變成不適於自己生存的黑暗，主有這黑暗的是你這鬼，現在，我要從你手裡奪出這黑暗，再用我自己底力量改變成適於我生存的光明。「堅決地」我一定要這樣做！這是不可變更的真理，真理是誰也不能違抗的。所以，我這還是勸你好好地歸還我吧。

鬼 哼！看你說的有多容易！我不管

什末真理不真理，我先問你：你

做這種非分的要求，發這種連一

匹蒼蠅都嚇不走的豪語惹了什末

？

人 憑了什末？憑了我底力量。

鬼 「嘲弄地」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那

付算像？看看你那枯骸架子吧。

看看你那枯樹根似的貴手吧，你

還有力量？

人 「憤怒」是的，我的確不如你肥

胖。你所以胖得像一匹吃飽了的

臭蟲，完全是吸吮得我底血，你

說我枯瘦得沒有力量，同時，你

底力量又在那裡？我敢相信，就

只你那彷彿扣了一口鍋的大肚子

，已經夠你挾帶的了。你說我底

樣子不好瞧嗎？看一看你自己那

付尊容吧。你粗笨得有如一隻懷

孕的母猪，我敢相信，至少已有

半個世紀，你自己看不見你自己

底貴腳了。哈哈……

鬼 「大怒」閉上你底嘴！你若不好

好地離開這裏，我再說一次，我

將要拿最厲害的對待你！

人 「鎮靜地」你底最厲害的也不過

是吸吮我底血，侵佔我底光明，

這都是我早已領教過的。現在，

你底工作已經完了。你已經把我

底血吸乾。我身上再也沒有一滴

血供你吸吮了。你已經把我底光

明侵佔盡。全世界再也沒有一片

光明來滿足都你底侵佔慾了。你

底最厲害的，最毒辣的還有什末

呢？現在，你底末路已經到了！

鬼 「激怒」你不要說廢話，我再說

第三次，你若不即刻離開這裡，

離開我底黑暗，我將置你於死地

。這就是我底最厲害的！

人 「嚴重地」你這比墳墓裡的石都

冷酷，比公牛都玩強，比死都固

執的鬼東西是一點兒道理都不懂

！這就可以證明你底腦筋已經變

成一塊木頭了！直對你講了這大

半天你都不明白！

鬼 「惡毒地」明白什末？！

人 明白；是你自己把我引了來的！

鬼 你這話怎末講？什末時候接到我

底請帖？！

人 你把全地球都變成黑暗，還讓我

到那裡去？你還能趕我到地球上

去嗎？！

鬼 我讓你消滅！「向人捕打」

人 「應戰」不定是誰？！我們倆中總

有一個消滅的！

「人與鬼的厮打聲，咬噬聲，喘息聲，叫罵聲在黑暗中混作一團。經過了個相當的時間，忽然一個沈重的巨響發出，一片紅光應聲出現，驅逐了黑暗。一個枯瘦的人拚命地按住肥胖的鬼的軀體踢打。鬼底突出的肚皮已經被人底髒髒的枯骨刺破，鮮紅的血湧出。」

人

「停止了擊打，喘息地」光明，光明！光明出現了！「看鬼屍」這鬼東西死了，死了！……看，那血那鮮紅的血是我底，是這死鬼從我身上吸吮來的。我必須收回我底血，收回我底血！「他瘋狂地伏在地上吞飲從鬼屍身內流出的血，這時一輪火紅的朝日從

遠方顫動升起，大地照滿了旭光：人從地爬起，血塗在他底口上」好了，好了，我底血又吞到我底肚裡，我底力量又回到我底身上。「舉頭向日」太陽又出來了，太陽又出來了，世界上再沒有一片黑暗了。太陽又出來了！那是我們底太陽，那是我們底光明！

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夜深

寫完。

# 老恭失業

彭島

人：老恭 大學宿舍校役

高先生 管理齋務的職員

莫友士 大學生

步妖蓮 女學生

大學生甲，乙，丙，丁……

景：宿舍前，一排幾間結構

相同的房間，門上掛了黑

底白字的號牌。

老恭 (焦慮地踱步) 這怎末辦？

這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這是什末時候了還不起來

，還不起來。已經八點多鐘

了，八點多鐘了。齋務課先

生們快來查號了！還不起來

，還不起來！我，我真受不

了，受不了！……

學生甲 (高興地唱) 妹妹我愛你。

我愛你底眼睛明又亮，明又

亮……老恭，老恭！

老恭 (沒有聽到，仍舊焦慮地踱

步) 這怎末辦，這怎末辦？

(他走近五號底門，想敲門

，又不敢) 我真受不了，我

真受不了！……

學生甲 (怒) 老恭！你聾了嗎？

老恭 呵！什末？呵呵！甲先生，

您哪有什末事？……我受不

了……

學生甲 你這東西！叫你怎末聽不見

！去把這封信發了去！(遞

給老恭一個粉紅色的信封)

不要弄髒了！看你底手有多

髒呵，彷彿狗爪子！郵票錢

先給我墊上。

老恭 (乞求) 甲先生，我，我墊

不起了！學堂裏三個月沒有



發給我們一個錢！甲先生已經欠下了四十多吊也不給我，我那裏還墊得起？……

學生甲

（怒）混蛋！欠你那末幾個子兒老陰道！還騙了你了嗎？去，快把信發了去！

老恭

（無奈何）是。真沒有辦法，真沒辦法！我真受不了，受不了！（回頭看五號底門，欲下）

學生甲

老恭，你回來！什末事你沒有辦法？教你先墊上一分郵票你這混蛋就受不了嗎？……

老恭

（陪情）甲先生，你不必生那末大氣。我並不是說甲先生，並不是說甲先生。

學生甲

那末，你是說誰呢，這裡又沒有第二個人？

老恭（看五號）我，我是說五號

……

學生甲 五號有什末事？

老恭

（走近甲，小聲）昨天五號底黃先回了家，只剩了莫先生一個人。真受不了！莫先生昨夜留下了一位女先生過夜。這時候還沒有起床。一會兒齋務課來查號若是查出來，我擔不起，我擔不起！

學生甲

（狂喜）什末？留下女學生睡覺？好，好，在宿舍裡留下女人睡覺！來喇！出來喇！都出來看吧，留下了女人睡覺！

老恭

（焦急）甲先生，甲先生，請您哪不要嚷，不要嚷。

學生乙

（跑上）老甲，什末事？

學生甲 看來吧，看來吧，留下女人

睡覺！

學生乙

那號？

學生甲

（指了指五號）看去吧，看他們怎樣睡着。……

學生丙

（跑上）什末事，發生了什末事老乙？

學生乙

來，老丙，我們看來吧，五號留下女人睡覺！

（他們都用舌舐破錢窗向裡看。一時聚來了許多人都好奇地圍了五號看。他們叫罵着，歡呼着）

老恭

（如同鍋底裡底螞蟻）這怎末辦，這怎末管？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學生丁

老甲，這不成！我們也得佔點便宜，一個人舒服了不

成

學生乙 不成！利益均沾，利益均

沾！

學生甲 不成，不成，在宿舍裡留下

女子睡覺這是侮辱我們底學

校！不成，我非去報告齋務

課不成！（學生甲憤慨地下

）

學生丙

（歡呼）啊啊！看見了，看

見了！穿衣服哩。那不是？

看，她穿褲子裡！哈哈

老恭 我看見了，看見了！

學生乙 我受不了，受不了！

（拉丙）老丙，你離開點兒

！

你遮得我一會兒都不見

（大家圍攏了五號，野獸似

地咆哮着狂呼着）

學生丁 看她，看那女的，真不要臉！

她還害羞哩！夜裡就顧不得

害羞了吧？！不要臉，不要臉

大衆 看啦！哭了！那女的哭了！

哭什麼？夜裏也哭來嗎？

學生丙 不見得，不見得夜裡也哭！

大衆 出來，出來讓我們看看！

學生乙 那女的還不錯哩。老丙，你

說怎樣？她不是很美嗎？

學生丙 哈哈，老乙，你也愛上了她

嗎？你也想和她來一夜嗎？

學生乙 不。我不受這個罪。有了受

這個罪還不如到八埕裏去。

老恭 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齋務課職員同學生甲上）

學生甲 高先生，你看，就是那

個號。

大衆 出來吧，高先生來了！

學生丁 不出來把他們拉出來！走，

去拉他們！

（大衆底一部分擁進五號）

高先生 閃開點兒，閃開點兒讓我看

是怎麼回事？

老恭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真

受不了，受不了！（他把甲

給他的信揉成一團）

大衆拉出莫友士和步妖蓮。

她垂頭啜泣，他不啜泣只垂

頭）

高先生 （指揮羣衆）閃開點兒，閃

開點兒！

學生甲 就是他（指了莫友士）留下

她（指了步妖蓮）在宿舍裡

過夜。

高先生 （見了妖蓮，目瞪口呆）蓮

妹，是，是你？……

步妖蓮

(見了高先生，忘情地走近他) 表哥……

老 恭

(在一旁自言自語地) 受不了，受不了！……

高先生

你爲什末不到齋務課去報告？

高先生

(苦痛之極) 蓮妹，你……你不要忘了我們底婚約呵！

老 恭

(步妖蓮垂了頭悄然走下。大衆見她走了都失掉了興趣，也都漸漸地離開了那裏)

老 恭

我，我不敢。你怕什末？

學生甲

(看了大衆，莫明其妙) 這是怎末回事？

莫友士

(向了高先生) 我同妖蓮底婚事怎末辦呢？

高先生

宿舍裡規矩不許留外人住宿。有人犯了規聽差就得到齋務課去報告。你不去報告是

大 衆

(莫明其妙) 這是怎末回事？

高先生

你和她什末時候訂的婚？

高先生

你不盡你底職務。不盡職務就革差。那末，你就可以離開這裏了！

莫友士

(猛抬頭) 什末？你，妖蓮，和高先生也訂了婚嗎？

莫友士

昨天晚上。

高先生

她並不是外人哪？那位女先生不是高先生底表妹嗎？

高先生

(嚴厲地) 你說的「也訂了婚」是什末意思？

莫友士

(頹然) 唉！我算沒有事了！……(下)

老 恭

她並不是外人哪？那位女先生不是高先生底表妹嗎？

莫友士

她已經允許了和我結婚！

高先生

(似乎想起了什末，嚴厲地左右顧盼) 這裡的聽差是誰？

高先生

混蛋！

高先生

(苦痛地) 蓮妹，你該離開這裏了，還不夠受嗎？……

老 恭

(胆怯地) 是，是。高先生，是我。

老 恭

(乞求) 高先生開恩吧！我家裏五六個小孩，還有一個病了的老婆完全靠我養活。

我若是把這裡的事丟了，他們都得餓死！

高先生

（憤然離開）廢話少說！我管不到你那些！你馬上就離開這裡！（下）

老恭

（失望）這怎末辦，這怎末辦！我受不了，受不了！……

學生甲

（怒）老恭？我那封信發了嗎？

老恭

（忽然想起了手裡底信。它已團作一團）嚇！我忘了，我忘了！把甲先生底信也弄壞了，我受不了，受不了！

老恭

（嘆息）唉！完了，完了！了！我受不了，真受不了！

——幕下——

學生甲

（從老恭手裏奪出信看）你這混蛋！還緊囑咐你不要弄壞了呢！看這還怎末寄？

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寫完在北平

老恭

（似乎沒有聽到甲底話）這

# 木匠克維斯基

波蘭 Adam Szymanski 著

居 易 譯

我同他的結識是偶然的；機會的產生，是由於雅庫春日奇怪的情形。讀者對於雅庫的春天，或許僅只有很不充分的知識罷。

從四月中旬以後，雅庫次克的太陽，開始有了些兒力量；五月裏，太陽離開水平綫還不到幾點鐘，就同火烤着一般的熱了；然而只要利那河沒有脫掉了冬日的桎梏，而且沒有溶化的大堆的雪，還僵臥在臺加森林裡，春的痕跡是看不見的。雪並沒有被這凍到幾呎深厚的堅固的地殼溫暖，而且這塊冰殼還抵禦有生命的日光堅決的攻擊，然而只要時日久了，太陽使臺加森林的深處和雅庫水神又恢復了新生命的堅忍的勞働，也便成了。「利那老娘」，是雅庫人對這大河的稱呼。

五月最後的幾天，富於生氣的和暖和最嚴冬的餘威的鬥爭，快完結的時候，新來的歐洲人，目擊在西方無論那裡都沒有能夠和這些相比的風景。每一種聲音，無論遠近，都似回音，而且對於來在空地上的人們，有奇特的力量；孩子們同老人們，男人們同女人們，突然固定在一處，轉向東方對着河水，伸長了頸頸，似乎聽些什麼。

如果奇怪的聲音停止了，或是証明了是偶爾發生的，無論誰都會默然的走回家去。然而如果聲音繼續不停，並且增高，那就像空氣裡充滿了大鎗的開聲，或是雷鳴聲，伴隨着巨風捲來一般的地中海的奔騰聲，如此這些安靜的人們就變作出乎尋常的活躍了。

各方面都聽到快活的呼喊，「冰裂了，河開了，你聽

見了嗎？」人們熱心的而且嚷鬧着奔向四方，把這消息帶到最遠的村莊裡。無論誰凡是經過的門，他便敲，是他的朋友們也好，是不認識的人們的也好；並且喊出不可思議的話，「利那河開了！」這些話像電閃一般從許多人的嘴裏傳佈了出來，穿過很遠的房子，穿過草舍，和雅庫人的住處，無論誰只要能動，帶上毛圍巾就跑到利那河岸上來。

無縫可入的一羣人擁擠在河岸上，在迷魂的狀態裏守望着西伯利亞最美麗的一個天然奇蹟。

龐大的水塊，被寬廣的河流有力的波濤衝下，堆積得像房屋一般高——山一般大；它們擊碎了，它們瓦解了；用無數的冰針遮蔽了，它們似乎是浮游於日光裡，顯出稀有的豐富的顏色。

然而要明瞭究竟是什麼把這一個人羣趕到河岸上來的，至少要在這裡住一個冬天。那並不是自然界美麗的炫耀把他們吸引了來的。

人們在和冬日常久的奮鬥裏，已經神疲力竭；他們已經渴望的，不能忍耐的等待了給與生氣的和暖很多的日月

了，現在他們匆促的到這裡來，親自看看太陽對殘酷冬天的勝利。

過度的，幾乎像小孩是的愉快描畫在雅庫人們黃色的面孔上，他們寬的嘴唇露出和善的微笑，這使它們顯得更寬了，他們黑小的眼睛就像石炭一樣。整個的一群就像吃了酒搖來搖去。「讚美上帝！讚美上帝！」他們彼此招呼着，轉向高大的，現在已經為有友誼的元素毀壞了的山，叫喊而且慶祝殘酷敵人的敗北——為鐵面無情的波浪驅逐，搗碎而且消滅了。

利那河的積水化完了，地也溶解開了，雖說只有二呎深。然而自然界使這三個月十分和暖。在比較很短的時間內，無論什麼都生長而且展開來了。

雅庫次克偉大的平原現出艷麗的風景；肥沃的土地上各處的莊稼已經長起來了。赤楊，小湖，叢木和青翠的田地把整個的村野改變，而且使這村野看來就像由於利那河的銀帶構成了很大的一個公園。圍繞着臺加森林的悽慘，使這村野的自然美更美麗了。有喜色的平原展在曠野裡，令人想起沙漠裡的一片良田。

雅庫人從很久以前就是西伯利亞種族中最能幹的一族；他拿着富於生命的太陽賜給的禮物十分珍貴，而且充分的享用他們。當他從他的狹仄，惡臭，冬季的草舍裏逃脫了出來，他以生命和動作填滿了他的至今還是荒蕪的鄉村；他的力量倍增，他的生動的脈搏有更大的力量而且緊張。當春寒過了之後，民衆們生動的性情一點都沒有減少。「強烈的乳酒」，雅庫神仙們的飲料，在木製的器具裏並沒有流乾，因為有茂盛的草蓋了地面，而且牛馬給與豐富的乳汁。

美麗平原的名勝和快愉人們的夏日的歡樂也使我復活了。這是在雅庫次克的第一個夏天，我在我整個的身子和它酬詐。我每天到那裡散步，觀賞四圍的美麗，每天浴日光浴。

我的散步常常把我引到某一雅庫人的草舍；草舍相離很遠，孤獨而且散處於全村野。無論往那一個方向都能找到他們。

冷乳同乳酒，在這些草舍裡都能找到。自然也有惡臭氣味，來在世界這一部的旅客們呼作「雅庫味」；但是在

很長的冬日裡，除了雅庫草舍，無處可以尋到牛乳的時候，我對於這種特別氣味，已經習慣了，所以現在它只能使我反胃了。

某一草舍佔據了我的幻想，因為它極美妙的坐落在湖水伸出處，高起的湖岸的一角，逼近森林。是一位年長的雅庫人的草舍，「Ohonior」榮耀的稱呼於他是十分相配，這一種稱呼是給與全雅庫長者們的。

老人住在那裡同着他的同年的妻子和一位年青的小伙——他的一位遠親。兩頭牝牛和一頭小牛，幾匹牝馬和一匹馬駒是他所有的財產。

雅庫人全愛探聽事而且愛饒舌。但是我的朋友，豪俠的「Ohonior」，對於這些藝能特別擅長，並且因為他能說不純粹的俄語，所以我常常乘機走進去談一小回兒話。

最重要的他要知道我是誰，我從那裡來並且我來這裡有什麼事。對於俄國人們，或是新來的或是西伯利亞的土著，雅庫人們常常是保護他們而且過度的自卑。每位俄國人，穿的無論是怎樣破爛，常常是主人「Tolan」。他方面他們對於波蘭人們很親愛。沒有一位雅庫人曾經捉過我

不是俄人，僅只很不在乎的說是一位「Bilak」波蘭人。

「Bilak?—Bilok? 高尚的兄長！」在他們裡面最可愛說話的人都這樣叫喊。

所以「Ohonior」同我不久就成了朋友，而且當他知道了我還精於書法，可以雇給民衆當一位秘書而且能作請願書呈給偉大的長官——我的聲價大大的增加了，而且這一種尊敬是太大，我不敢承受。因為這一個緣故，我常常享受最好的牛乳同最好的乳酒，並且在老婦人拿給我一個帶鼻的杯時，她很謹慎的先用她的手指擦拭，或是用她的舌把每一片灰塵的痕跡都移去。

一天在我走進來喝乳酒的時候，我發覺「Ohonior」出乎尋常的興奮；他不但是愛說話，而且精神也很足。他的舌有些硬，雖然他沒有年高的表現。不久證明了我可尊敬的主任纔從一個鎮店轉來，他爲了溫暖他衰弱的軀體在那裏放量的喝了麥酒。

「波蘭人們很好，全都很好」，他口吃的說，同時他用烟葉塞滿了他的烟管，每位波蘭人是一位店員，至少也是一個醫生，或者是一位工匠，像雅庫人一樣的能幹。

你也是一位好男子，並且你們一定是一位好店員；我們都愛波蘭人，一個雅庫人永遠不要忘了，波蘭人是他的兄弟。但是你相信這件事嗎，老哥，因爲這事並不久。我個人怕波蘭人們就怕魔鬼一樣，直到十五年前的光景，然而我已經是這樣大的年歲了，小牛們在我的面前已經把青草吃去了七十次了。當我看見一位波蘭人，我便像兔子一樣的跑，無論那裡只要我的脚能帶我去——到森林裡或是叢木裏，不管是什麼地方，我能够避開他多久便多久。

不但是我，無論那一個都怕波蘭人，因爲，你知道，人們互相告訴些關於他們的可怕的事情，說他們有角而且說是無論誰他們都要殺害，等等的事情。」

我告訴他說，這些神話在這鎮上自然有它們的起源，因爲老人的易信所以才侮辱他，但是他立刻很驕傲的舉起頭來。

「噫呀！你以爲我們只憑了傳聞就完全相信了嗎？關於別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同我的鄰人們都相信，因爲我們的祖先們都的確知道波蘭人是可怕的而且是危險的。」

老人拿起壺來喝了一口，又繼續說：



「你知道，事情是這樣。我父親還沒有降生的時候，我祖父還是一個小伙子，人們仍舊爲他預備娶太太的財禮，這是來了一位波蘭人，藍眼睛，長鬚長髮；他住在此地，不是住在山谷裏而是住在臺加森林山裏的那一邊。那並非你現在看見的臺加森林，是很稠密的荒林，沒有動過斧子。在這裡波蘭人發現了一個空的草舍，他就住在裡面了。

「然而當他住在那裏的時候，圍着這草舍十俄里以內，馬上就不能通行。波蘭人手裡拿着槍徘徊，當他看見了任何人，他便帶上他的槍，而且一定要向他放的，除非是那個人逃走了——他並非開玩笑，也不管他打的是誰，如果是一位哥薩克人也是一樣。他靠了什麼生活？臺加森林的神們曉得！別人沒有知道的。凡有生命的東西，避他就同避瘟疫一般。當他像魔鬼似的徘徊的時候，在森林裡看見他的人們說，最初他穿着像俄國紳士們穿的衣服，他也知道怎樣寫作，但是以後他便穿上了他自己製熟的皮子。人們說他變的更可怕而且更野蠻了。他的鬚長到胸際，他的臉色更蒼白並且他的眼睛燃燒得像火焰一樣。有幾年過去了。某一冬天，正是嚴寒的時候，刮來了一陣陰慘慘的鬼

風，這時是已經有幾天沒有人見着他了。大概那人是離着很遠看見的，所以人們到鎮裏發出通告，要無論誰都出來，考究考究他是曾遇見了什麼事情。

「他們走來而且很謹慎的圍住了草舍。波蘭人穿了皮衣躺在牀上，完全被雪遮蓋了，並且在他的手裡拿着一個十字。波蘭人已經死去；或許是飢餓把他殺死的，也或許是嚴寒，也或者是魔鬼把他攆走了。你告訴我，我們怕波蘭人是沒有理由的嗎？只有單獨的一個人就把所有的鄰人們趕跑了，並且現在突然的你們來了這末多的人？嘻！嘻！嘻！你懂得怎樣寫作，老哥，你仍舊很年幼！你想人們害怕是沒有理由的嗎？罷了，你知道，你錯了。一個雅庫人比他的外貌是聰明些。」

這一個不能忍耐着觀察人類的波蘭人的傳奇，——我以後還常常聽見的一個傳奇——給我一個很深的印像。現在我在這裡散步的這些森林和田地，或者就是那不幸的人常到的地方，爲過度的憂愁弄瘋而且野蠻了，是他的困難他不能擔當，或是他受不了看見人的邪惡和人的苦楚？或者那是由於他同他的家鄉和愛他的人們的離別毀滅了

他？

我完全被這些思想統治了，在我回鎮的路上，我對於周圍的事物全沒有留意。我走的很快，幾乎是跑，當一個拖長的叫聲從不遠的地方傳到我的耳殼裡：

「Kallarra—Kallarra—」

最初我不明白叫的什麼，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但是經過幾次的重復我明白了，叫聲是從我前面不遠的叢樹裏來的，而且意思是雅庫人說的「來這裏，來這裡，老哥！」當我走近的時候，我甚至於是預先知道，正在喊叫的人是什麼態度。不是雅庫人，不是俄國人，如果是一位土著或是一位移民，能够這樣厲害的錯讀了雅庫字；那一定是「Kelere—」

只有和我同國的人們，馬組爾人們，這樣蹂躪雅庫語。我在雅庫次克久居的期間，不曾遇見過馬組爾的農人讀作「Kallarra」，

的確他是在橋那面叢木的後面，窪地，或者是利那河乾了的河枝在那裏回旋——一個人穿了充軍的罪人們應穿的衣服；他兇兇的振搖他的臂，並且繼續他的叫喊「

Kallarra」——

這是招呼一個雅庫人，他走的已經可以看得見，就在小叢木林的邊上，然而那是徒然的，因為謹慎的雅庫人已經沒有走近些的意思。叫的人已經也覺察了，因為當他到了橋上，他又叫了「次「Kallarra你這狗！」然後他停止了，僅只對他自己發誓：「祝你讓火燒焦了罷！祝你膨脹了罷！狗子！」

當他注意到我的時候，他站定了。我走到他那裏，用波蘭語問候他，「被讚美的耶穌基督！」

農人遏止不住他的驚奇。「啊耶穌！先生，你從那裏來的？」他叫喊。

我們不久就成了朋友。他住居在雅庫人的草舍的所在，他到鎮上去，要給金礦上傭工；他已經得到了工作而且立刻就要起行，趕了一羣牛向他的新住處走。當我遇見他的時候，他正放出它們來吃草，因為有幾個走迷了，他一人不能把它們完全趕過橋來，他正等待着任何那一位從此地走，幫忙他。我很高興幫他的忙，並且當這一羣牛趕過了橋走的很安靜的時候，我們開始談起話來。我問他同誰

住在一起，

「同克維斯基住在一起，」他說。

在雅庫次克住的波蘭人我全知道，但是我沒有聽見過克維斯基。

「是了！我說的是克維斯基木匠。」

我仍舊不明白他說的誰。

「他的朋友們是那些人？他拜訪過誰？」我問。

「他是非常的奇怪，他們都知道他，但是他沒有走出去看過他們。」

「你的意思怎樣：他沒有去看過他們嗎？」

「他如何能去看他們呢？他的腳壞啦，他的腳趾凍掉啦。傷處封了口的時候，他剛剛能辦點事，然而傷處開了口，他就是在他的房子裡動也動不了。」

「他怎樣謀生活？」

「他做一點兒木作；他有一個美麗的工作場同各種器具，然而我告訴你，在他不能站立的時候，他是不能做木作的。這時他很歡迎人們來，讓他作刷子——他亦能作美麗的刷子——刷屋子的或是刷衣服的。但是此地的屋子刷

的不多，而且人們也很少刷衣服。現在他又病了。」

「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在此地住了多久啦？」

他到此地來已經很久了，當他來的時候，像我們這樣的人只有幾位。然而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是誰——我知道你不認得克維斯基，或者你就不能問，因為你知道，我或者是一位紳士，或者就讓從愛爾克斯克來的一位牧師，問他的時候，他僅只回答道：「老哥，上帝很明白我是誰，並且我從那裡來的，你也想知道，那是十分不需要，也是沒有益處的！」這就是了。這就是他說的。所以沒有人問他。」

我雖然很特別的探問克維斯基住在那裡。在我的想像裡，逃避人們的傳奇中的那一個波蘭人，同這一位孤獨的木匠混成了一個人性，我說不上來是為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事物物，在時間的圈圍裡，一次一次的出現着，一定有一種奇妙的連貫。或者隨了波蘭人的死去，死去了的很大的悲哀——我想——仍然十分靠近我的存在着，有不一樣的形狀，而且恰好對於它現在跟隨着的人還是一樣的大，一樣的是不能忍受，一樣的是致死命的。

從那天我常常走向克維斯基的草舍。靠近門和小窗戶的左右，躺着的舊的木片上，不見有新的添上去。舊的木片每天變得更乾而且更黑；或者是這位男人，把它們拋在那裡的……我沒有走進去的胆量。我繼續等待着，有一天或者會有新的薄片添上去的，但是，一點都沒出現，而且聽不到工作的鬧聲。

最後我決意不再耽誤了。我帶了這樣的決心離開了我的屋子，而且已經到了他的草舍的一角，同時我聽見了一個震顫的，衰弱的，但是快樂的聲音在唱。

我在草舍前面的凳子上坐下，一個動情的，溫柔的，悽慘的小曲的每一個字，我能夠很清晰的聽到，這小曲在波蘭曾經是很流行的！

「郊野呈鮮碧，

大地又回春。」

但是在第三句的時候，歌唱突然停止，而且一個聲音悽慘的叫喊起來：

「達治，去罷，吠上帝罷！」

最初我不曉得這一個奇怪命令的意義，停了一小回兒，我聽見了狗的輕微的吠聲，圍牆的門是開着的，我走近些，在大開着的草舍的門裏面，我看見了一個小黑狗，很小而且敏捷，一次一次的立起來，向着藍色的天空吠，同時跳躍着，四圍旋轉。

自然我走開了而且延遲着我的拜訪到了比較合適的時機。

最後我看見了他。他是中等身材，斑白的頭髮，看起來很有些輕侮的氣分。對於所有的充軍的，普通的似灰的顏面，給與他一個很大的區別，所以觀察他那帶了黑影的顏面，給了我很大的痛楚。

如果他沒有說話，也沒有轉動，一個人很難猜想到他正觀察的是一個活人。有時候會由闊而黑的圓圈圍繞着的大眼睛裡發出像電光是的閃射，它們表示了死還沒有麻木了這一位動轉的屍首的內部生活，而且他仍然是有感情的。

他坐着的時候，我還能看看他的痛苦的面孔，然而他立起來的時候，我就一定得移開我的眼睛，因為這時，他壞了的脚使他最苦痛。

他說波蘭話說得很準確而且重音讀得很純正。他很謹慎的避免關於他過去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暗示，同樣的退避關於他木國的消息。他專談關於現在的，特別是關於他的狗，他同狗有常時間的談話。在我拜訪他的幾個禮拜的期間，他只有一次激動了起來：那是我提到了普羅次克；當他問的時候，他的眼睛帶了奧妙的火光：「你知道那地方嗎？」

我回答說我在那裡住過一年，他一半是對着他自己說：「我想現在是全都變了，已經過去了這樣多的年月了。你或者還沒有降生，在我到西伯利亞來的時候。你住在這索的那一部？」

「離拉辛埃次不遠。」

他張大了口，然而他感覺到他說的話已經太多了，或者是我正用了好奇的心聽；夠了——他僅只發出一聲拉長了的「啊……」又一聲不響了。

這是克維斯基對於他的一往給的唯一的暗示。我感覺到很想讓他說出來，然而他很明白怎樣逃避這樣的期圖，用一個精密的方法，叫他的狗，當他撫摩着他的時候，對

他說：「去罷，吠上帝！」這個服從的動物，就要繼續一個長時間的向天空吠。

當他一發出這一個命令，這就是一個可靠表示，除了關於他的狗的談話外，他是不再開口的了，關於他的狗的談話，他是不會疲倦過。

這一隻狗雖然很普通，但是在幾種情形下他和他的稚庫的弟兄們是不相同的。一件是他沒有名字，簡單的被叫做「達治」，雖然是他主人的愛物而且老是黏在房子裏和圍牆裡。

「你為什麼不給你的狗起一個名字哩！」我偶然問了這句話。

「一個名字有什麼好處？設若人們沒有發現出這樣多的名字，彼此只稱『人』，或者我們可以記得清楚些，我們全都是人。」

如此狗還是沒有名字。他的形狀是文雅的，精緻的，並且他是很忠實的，很不像重笨的，矮胖的，一身厚毛的本地的狗們；他的毛是短的，柔軟的，並且像絲一樣。由他的外貌可以斷定，他的生活是隔絕的，是孤獨的。參與

如犬的社會生活的試驗，已經悲慘的失敗了；他蹣跚着，滿身帶了血跡，從外面轉回家來，在幾次徒然的試驗以後，他放棄了他的滿足社交本能的希望，並且再也不離開這圍牆一步。爲了他的精緻，苗條，活動，小的身體他是出奇的恬靜；但是這並不是他對於強健，毛髮蓬鬆雅庫的狗們的恬靜，對於他們他是顯然的含了某種憎惡和傷心，因爲這些大的，有力的動物，不願承認弱者的權利。除了他的主人以外，他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熱情，也不接受任何人是恩惠——或者他對於他們沒有信仰，僅只以低聲的咆哮回答撫摩。

幾個禮拜過去了，克維斯基並不見有起色，反之，他似乎每天變得更壞了，並且我們全都相信這一次病就是他的最末一次了。上帝知道他是不是同樣的相信，但是他的確對於他的死有一點預感，因爲他到現在就不會說過話。過了幾天之後，他強硬的和勝過了她的衰弱掙扎，圍着他的草舍走，甚至修補他已經開始了的刷子；最後放棄了，又躺在他的牀上。一天早晨，當我剛坐下吃我的早飯的時

候，鎖匠渥拉弟斯·寶梯斯基，克維斯基最親近的朋友，來到我的窗下，要求我同他一起到我們的病人那裡。

「那或者可以使他臨死的時候安樂些，當他知道了他並不是十分孤獨的。」這位慈善的人說。

「或者你一定也願意帶一本書去」他又說。

我拿了新約，同他走了。

「他是這樣的沈重嗎？」在路上時我問。

「我以爲是如此；他似乎是凶多了，而且他自己說，他相信他今天是要死的了。」

我們不久到了克維斯基的草舍。沒有普通病房裡有的藥味的痕跡，因爲克維斯基既不信服醫生也不信服藥力。只有憂悶和冷落的氣味佈滿了屋內。小狗捲伏在牀下，窗子雖然開了，從牀上出來的不快的氣息，使人注意到病人是不能再起來的了。

他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像一個活人了，當我們進來，看見他躺在那裡閉着眼睛，我們斷定他是死了。鎖匠走近牀，把他的手放在被底下，摩了摩他的脚；它們已經涼了。但是克維斯基大聲的嚷起來，而且是在先我不曾聽見過的這

麼大的力量：

「我是活着呵！我很高興你回來了，因為我很喜歡同你說說死的事。」

這些話帶了匆忙和焦灼發了出來，足證我們預先的報告是對的，我們來得恰好是時候；我們互相觀察；克維斯基感覺到這一個觀察而且也明白了它的意思。

「我知道」，他說，「我不久要死了，瞞着我自己已經很明白的是無用的。那就是我爲什麼要和你說的。我害怕沒有一個人會來了……我怕沒有一個人會聽見我想起來的說話，並且你稱爲仁慈的上帝的他，或者要剝奪了我說話的力量……我謝謝你的聖念。願你是不孤獨的，當你的死的時刻把你從不快樂的生活裡叫走的時候。」

克維斯基停住了；只有他的眉毛，輪流然縮緊了又展平了，表示將死了的人正盡力用他最後的餘力，搜索他的思想，而且保持他最後的生命的火花。

時間是很早的清晨，太陽穿過窗子，射進兩大束金色的光線，射到放在那裏的牀上。寬曠的田野和在河流裡的成羣的海島，瀰漫着豐富的蔬菜的芬芳，生命和生命的動

轉的回音像一個很調和的，感謝神恩的一個大讚美歌從光亮的日光裡，透入到將死的人的牀上，而且對於在草舍裡所經過的，成了一種不能描寫的差異。

這一種光亮，像生命的一個偉大的讚美歌的這一種聲音，就像是一個鐵的和傲慢的水平綫射到這一個活屍的臨終的牀上。

同時克維斯基已經開始說話了。

「很久以前，」他說——「一定是四十年左右——我被放逐到奧倫堡大草原。那時我是年富力強，我崇拜上帝，而且對於人們和我自己有信仰。我或者是對的，也或者是錯了，然而我以為那是我的職責，不靠運命，要設法去發現較寬的活潑的園地，勝於允許我自己在這一個地方。戀家病也繼續逼迫着我，二年以後我脫逃了……」

「我受了被發配托木斯克的刑罰，但是這並沒有挫了我的勇氣。我重新用新的力量過活，吃麵包和白水生活着，直到我積蓄的夠我用了，我又逃跑了……」

「因爲第二次的脫逃，我被訂了一個刁抗背教者的罪

，這又費了我幾年的工夫，在我作另外的企圖之前，然而那時我比以前跑的都遠。是一個出乎尋常的嚴苦的冬日，我沒有錢，僅只有很不充足的衣服。我的脚凍傷了而且凍掉了我的脚趾頭。那是一個很厲害的打擊，特別是他們這次把我送到葉尼塞以外。

「我的景況是很困苦的；此地很悽慘並且很荒涼，維持生活太艱難。然而我雖然沒有脚趾，我想法學一種或者是兩種商業，不是這一種便是那一種，可以給我一點的進項，雖然很少但是可靠的。

這次我等了六年，這時，我顧不得我的脚的情形了，我又啟行了……

「你知道，我對於我的力量沒有自信力了。我病了而且虛弱的很，這並不是像從前把我趕到西方去的目的的一樣了……我願意死在那裏……死在那裡……

「我夢見死在我母親的墳上，就像是一個很大的快樂。

「我的一生就是如此，除了我母親之外沒有一個人對我好；我沒有愛人，沒有妻子，沒有小孩……

現在我感覺到衰弱而且孤獨，我渴望着愛我的人兒的墳墓。

「我在失眠的那些深夜裡，感覺到她的手撫摩着我的頭，她用她的吻同熱淚和我告別，自己知道我們的離別或者是我們永遠的了。就是現在我還是不曉得，究竟是我渴望我母親的心切還是渴望故鄉的心切。但是這次的旅行是一個困難的。第一我不能走，因為脚的傷口常常是裂開來。我常常像野獸似的藏在樹林裡藏幾天。

禿鷲和烏鴉——死的不祥預兆——盤旋在我的頭上，追捕猛禽。我漸漸的衰弱了，因為饑餓衰弱了的，並且……我是一個痴子，我常常祈禱。我哀求萬能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公平的上帝，窮人的上帝，孤獨者的上帝：

「『救救我呵！請你可憐我呵！慈悲的父親！讓我死罷，除了死以外我不要另外的仁慈！我自己願意死，然而僅只在那裏……』」

「在我到了伯爾姆州以前，兩年過去了。我在先不會走得這樣遠過。我的心很快樂的跳動着，在我的頭腦裡只有一種思想：『我快要看見我本地的土壤了，我將要死在



我可愛的母親的墓旁了。」當我把烏拉爾留到我的後面，我的確相信我的被拯救，我躺在地上，我在那裏躺了很久，但很久，抽咽並且感謝上帝，爲了他的恩惠和慈悲。但是他，慈悲的，僅只爲我預備下最後的打擊，而且在同一天……他們把我帶到這樣遠的雅庫次克！……

「我爲什麼在這種困苦裏生活的這麼久？」

「我爲什麼在此地等待着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爲我要看一看上帝對於我還要作什麼。」

現在看看罷他使一個人成了什麼了，信仰他就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他不曾知道過在這世界上所說的快樂，也不會要求過，他不曾得到任何人的愛，除了他的母親的，而且他雖然四肢不全，仍然是很勤苦的工作，直到終了，不會伸出手去要求賑濟，不會偷竊或是貪求過鄰人們所有的，他常常把他所有的交給人一半……看看他把我弄成什麼了！……

「那就是我爲什麼恨他了，不再信服他了。……我不信他的聖徒、或是他的判斷，或是他的公平；聽我說麼，兄弟們，我叫你們來看看我死的時刻，所以你們必須知道

，而且當你們死了的時候，好在他面前證明。」

他用力量舉起他自己，向太陽伸出他的兩手並且用大聲叫喊：

「我，一個快死的賤人，的確認清了你是心滿意足的人的上帝，乖戾的人的上帝，淫穢的人的上帝，而且你已經把我毀滅了，一個無罪的人！……」

太陽漸漸的高了，而且把這一個活的骨架的煩悶的牀上，塗了黃金的顏色——看見他的弛緩的皮膚實在可怕。當他乏力的落下的時候，我們嚇了一跳，我們以爲他要投降了魔鬼了，在我們安慰他和他最後的時刻以前。

「讓我們爲他祈禱罷，」鎖匠小聲的說。我們跪下；我用戰慄的手抽出書來；它自己開到已經被挾上了書籤的第十五章約翰福音的地方。

提高了聲音開始念起來；

「我是真的憂，我的父親是農人。」

快死的人的胸膛兇猛的掀起，他的眼睛閉起來了。他現在盡然爲金光遮蓋了；似乎就像太陽對於他的艱苦的生

活最後一刻，給與一點報酬，光線如此接近的擁抱着他，溫暖他硬固的四肢，使他安靜，吻他就像一個母親吻着她擁抱在懷裏睡了的小孩，用她自己的溫暖把小孩包了起來。

克維斯基仍然活着。

我繼續着念耶穌基督的話，充滿了有力量的，忠誠的，大的，和幸福的希望：

「如果世上恨你，你知道它在恨你以前就恨我……」

受難者們的聖靈的感動的話，同有生動的光線的擁抱，安慰快死的人的苦楚。他張開他的眼睛，並且兩行很大的眼淚淌了出來——這是一個人最後洒的眼淚。

太陽的光綫吻着灰色的面容上淚水，而且使它們發出聖靈的光；似乎它們奮力的，在純潔的色采裡，把他引給它們的創造者。已經焚盡了這一個人的火，聚集到他的淚水裏去了。

我繼續念；

「千真萬確，我對你說，你將要哭泣而且哀悼的，世人反道以為快樂；而且你將來是痛苦的，但是你的痛苦將要變成快樂……」

快死的人盡力的舉起他的兩手，他們又無力的落了下來，但他用低而清楚的聲音喃喃的說：「天主，因為你的苦痛饒恕了我！」

我不能再念了。我們一聲不響的跪着，狗站立在我們中間，迷惑了而且觀察着他的主人。快死的人的眼睛再一次轉向我們，他張開他的口，我們聽見他更慢更弱的說：「達治，不要吠上帝了。」

忠信的動物，撲倒，向主人軟弱的生命已經飛去了的手哀叫。

克維斯基的眼睛閉上了，一個短促的，沈滯的痰聲從喉管裏面發出，他的胸部落下了，他伸了伸自己：悽慘的生活完結了。

當我們寧靜了的時候，我們聽見狗的狂吠，他不明白主人的最後的心願，忠信的實行他生時的唯一職責。他吠叫而且不開繼的咆哮，時時的來到牀邊，來到他主人無力的垂着的手下，希望着平時的擁抱。

但是，他的主人一動也不動的躺着，冷了的手堅硬的

垂着；狗乏力的而且嘶啞的又跑到圍牆裡。

我們離開了；但是在距離草舍很遠的地方，我們仍然聽見獸動物的吠叫。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北平

# 灰色底顫動 (續)

澎 島

## 八

雖然過過了一夜睡眠，疲勞仍舊伴隨着我，頭嗡嗡地叫響，鼻孔擁塞，說話的聲音有如敲一面破鼓。我感冒了寒氣。

竟想不到的是天竟然放晴。秋雨初晴的清晨，一件厚重一點兒的衣服都沒有，真令人感到難以應付了。從柳箱裡檢出一件舊的布衫重加在夾衫外，走出屋門試了試，還是不够溫暖。然而，也只得如此了。

院裡還存留着夜來積聚的雨水。棗樹葉差不多將要落盡了。碧玉的天空浮了幾縷殘雲，金黃色的陽光在清新的屋瓦上閃爍。如果不是冷了一些，我將要讚美這新雨初晴的秋之晨了。

走到上房。表伯母已經換上輕薄的綿衣。珍姑正在爲她梳頭。吃過了稀粥的碗箸還在茶几上擺着。

表伯母叫珍姑爲我端了稀粥來。我有意無意地吃着，聽着表伯母底悠悠怨語。

她說她決定搭上午十一點的車去防虎店。她說好在只有三站的路程，不用人陪也可以。她說她到了那裡一定指問廬伯翔爲什麼不見她，如果他已經回去的話。她說她如果見了姨太太，先用好話叫她回家。她最後又說如果姨太太不聽她底話，她就叫當地警察把她押送到堡町。

我沒有理由阻攔她，也沒有理由同意她。如果決定了一做一件事，神仙也不能左右的那是女人底固執。

我到醫院去。城外的景色煥然一新，河隄上的樹木，

枝葉完全變作黃色，雨滴在衰草上閃耀着陽光，空氣更加蒼涼了。

在醫院底掛號處遇到了姨太太。她在長椅上坐着。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緞長袍，式樣做的很可體，身上底凹凸部分隱約現露着，臉上的粉擦的很均勻，眉毛也重新描畫了。那樣一裝束，完全變作一個成熟的少婦，態度也不像前兩天那樣拘束了。

她輕笑着說她已經掛了號在那裏等我。

我問她表伯在那裡。

她說他沒來。

我掛了號，同她走到內科底候診室。因為時間早了點，候診室裡只有兩三個病人。和他們都熟習了，我向他們微微地點了點頭打招呼。他們也都很客氣地讓給我座位。人類間底隔膜，在醫院和輪船火車上比較薄弱些。

掛號的號數第一個就是姨太太。她到診察室去了以後，我也走出了候診室，凭在欄杆上觀察到外科去的病人。

突然我見到了一個病人，頭上捆着一條綳帶，左手用一條綳帶跨在頸頸上，穿一件灰色布袍。他底身個，走路

的樣子非常熟習。他引起了我底好奇心。我匆匆走近他，原來是在小學時代我底一個舊老師。他姓林叫樂道。那時我們都叫他林老道。他說話很笨，在講堂上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向外送。他人很和善，那時我們和他搗起亂來氣得他直想哭。他教我們圖畫。他底畫畫得可真不高明。記得有一天上課，非常得意地向我們說他畫了一張自畫像。等他謹慎地用蓋釘把像釘在墨板上，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張正長方的臉上完全用赭石色塗紅了，兩個眼睛呆板地直視着，頭髮畫的成了兩塊瓦片。那張像誰都像就是不像他。從那時我們又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四不像」。他那時教我們的時候也不過二十六七歲。現在雖然才過了四年，看起來似乎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了，黑的鬚鬚濃密的生在兩額上，

「林先生還認識我嗎？」我見了他向他打招呼。他呆住了，過了一會兒，驟然笑起來：

「啊啊，你不是彭士樸嗎？你長了這末高，如果不給我說話我真不敢認你了。你在這裡……」

我把我在醫院看病和在表伯家閒住的事向他說了。我

問他底頭和手怎樣了。

他說他在不久以前，因為他底太太死了回家去辦喪事，回來騎着自行車從河隄上跌落下來。河隄很高，上邊長了許多荆棘，隄根又埋了許多木椿。頭被木椿撞破，斷臂也幾乎折斷了。

我問他住在什末地方。

他很得意地說他在二年以前就不教書了。他說他在城裡鼓樓街開了一爿小南紙店。他就住在店裡。他並且邀我常常到他商店裡去玩。他把店底字號也告訴給我。

我離開了他。回到候診室。

姨太太已經診察過。她在那裡等我。

我到診察室去看，原來我底號數已經過去了。檢查了溫度之後，醫生空下手來就給我看。他問了我底病況，又診察了一下，說我底病快好了。我把傷了風的事向他說了。他又給我檢查了一下肺。他說不要緊，另外吃幾片藥片，多喝一點熱開水就會好的。他囑咐我一後可以隔一天去一次。

我同姨太太從藥房取了藥就走出了醫院。

我叫車。

她請求我可不可以陪她過了寡婦橋，下了河隄，沿了石閘下的急流，經過曹氏廢園，進南門步行回旅館。

我說可以，不過步行那樣長的路途恐怕她支持不住。

她說不要緊。她說她原本沒有什末病。她說醫生告訴她說從此再到醫院去都可以。她說如果今天上午她不能

一個人悶在旅館裡太寂寞也就不去了。她說她自從到了城裡從來還不曾見過郊野。她說她非常想看一看郊野的景色。她說她不知道人們都爲什末狂了似地渴慕着城市。她又說她寧願在鄉間勞苦操作也不願在城裡過那種牢獄生活。

她很興奮，兩眼向郊野的遠處直視看。她底話也似乎在夢裏說的。

我們跨下河隄，沿了滯急的小流走。河水轉着漩渦奔流。一個人如果能平靜了心情多注視水流一會兒，那漩渦會把他底思想引深到河底去。

她一聲不響地輕輕走在我面前。

一帶小渠從西南迂緩地流來，和急流合流後就轉折向東，流向曹氏廢園。河底對岸是一堵高牆。牆裏包圍的是

年曹氏底別莊。別莊底樓窗正開向那開口噴出的瀑布。木花底枝稍高出圍牆。河岸陡然高峻起來，兩岸底樹木也繁密了。

我們從園墻底缺口處過了過去。

園裏已經荒蕪得有點程度了。樓臺亭榭底窗欄都已經被大兵們煮飯燒掉了。橋樑頹圯得幾乎不能通過行人。劇場已經作了大兵們底風雨操場。花木因為長久未經修理長成了一片荒林。路旁隨處倒臥着白石古裝美人的雕像。像身上用鉛筆寫了許多淫污不堪的下流話。不消說這是出自兵士先生們的手筆了。想來這神話中底不知什末仙女底雕像，不知曾經接受過兵士們底多少次褻瀆了。她們底兩股中間的衣紋當中都畫上了長三角形，旁邊還注明有那三角形所象徵的名目。那位威震全國的曹督軍用兵士底血爭得的養尊處優的園林，絕想不到又被兵士毀去。

「這裡有多好呵！可惜都倒坍得不成樣子了。想來當時纔修上的時候一定更好！」她有如一箇小孩子似的高興，無論看了什末東西都很驚奇。

她問我從前到過公園沒有：我對她說我到過，不過那

時曹氏已經當了總統離開堡町了。

據說那位曹氏在未賄選總統以前，堡町是繁盛到極點，他恨不得把堡町全城變作他個人底宮殿，到處修築整理。重修了關帝廟，因為第一次直奉之戰是關雲長助他得勝的。其次修光園，再其次修築城南公園。比堡町城不小的那個園址，從前不消說都是農民們藉以養家糊口的園地，那位曹督軍很體恤民人底艱苦，每畝用大洋十元的代價買到手才興工建築起來。

走出公園，我已經疲乏得不能支持，胃裡開始感到饑餓。我問姨太太怎樣。她說她一點都不要緊。但是她底額上已經有了津津的汗水，兩頰泛上兩塊紅潮。

她突如其來地問我：

——彭先生，你說我剪了髮怎樣？

因為她底問話太突兀，我一時不知道怎樣答覆。

她兩眼直看着我底臉等待着答覆。見我一時回答不出又似乎掃興地說：

——不好嗎？我剪了髮不好看嗎？那我就不剪了，……

我回答他說那得取決於表伯。他說好那自然是好了。

他如果說不好那就算不好。

「他嗎？哼！他說好我或者還許不剪了哩。」他一扁嘴，頭向旁一扭，作了一個對我底不負責任的答覆頗不滿意的表示。

我沒有方法使她滿意。雖然是關於頭髮一類的小事，在表伯那方面說也或者並不怎樣小。我底地位，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還不允許我負那種責任，雖然在某種意識裡對於姨太太底那種信託，自己也未始不會感到快意。就是這種快意，我也不能不即刻壓它下去。

「彭先生有點累了吧？我們僱車走吧？」她冷淡地徵求我底同意。

與其說是徵求，還不如說是命令，因為她還不曾等得到我底答覆已經把車叫來。她連看都不看我一眼，也不和車夫講價錢坐上車就走。我呢，自然也就得坐上車隨在她底車後了。

她生了氣。

## 九

到了旅館，表伯一個人在那裏。他問姨太太今天怎末

回來這樣晚，是不是病之多。

姨太太眼也不看他輕輕點了一下頭。她坐在一個臨窗的大椅上頭轉向窗外。

他又問她醫生今天說她底病怎樣。

「怎末樣？」她厭煩地看了他一眼，隨即又轉向窗外：「不怎樣，還得每天去看。」

這是謊。

表伯又轉向我：

——士僕，你今天下午有工夫沒有？

我對他說除了爲他抄寫講義以外，我滿是閒空。

「講義已經抄了多少？」

我對他說已經抄寫了他所指定的量底三分之一。

「那滿夠明天講的了，」他從衣袋裡摸出了一張紙條繼續說：「你下午先不用抄講義，先到新房裡去看一下，給你這個條兒。條兒上寫的是我已經託人去買的傢具。傢具說是今天下午三點鐘送到新房子裡。你在那裡等到傢具送去以後，按了這條兒上所寫的一件一件地對一下。看那件已經買了，那件還沒有買到。買了的在上邊畫一個圈。」



沒有買到的再託他們明天去買。還有……你看，想不起來了……」

他用手摸了那已經禿了的頭頂，在屋裡踱起步來。

我問他那房子坐落在那裏，多少號。

「對了，」他猛然拍了一下頭笑着說：「就是這個，西城青鳳胡同甲十一號。從這裏雇車大概有一角錢就可以雇到。……對了，還有，你還得回家去一趟。你必須把你今天下午出門的理由向你表伯母擬造一個，不然她會疑心，」

他說着看了看姨太太。姨太太呢，向他扁了一下嘴。

我對他說表伯母或許到防虎店去了。不過我也得回去看一下，因為我到醫院去的時候她還沒有走。還有，我得把抄寫的講義給他帶來好送到學校去印。

他說我就不必再把講義帶到旅館，我回到家把講義交給珍姑，他再打發當差的從家去取，我可以直接從家到新房子裏去。

「她到防虎店幹什麼呢？」姨太太瞪着眼向表伯。

表伯一時答不出。她又轉看了我。我也沒有說什麼。

「你管她有什麼用？她願意到那裡去就到那裡去……」表伯回頭向她說。

「自然了，哼，我當然管不到人家了……」她冷笑兩聲，臉又轉向窗外。

我向他們說我就回家。

姨太太回頭看了我，眉毛微蹙着。

「你不吃飯嗎？吃了飯再去吧。我已經吩咐了茶房爲你們預備了飯，這就開上來。你們吃吧，我已經吃過了。好，已經一點多了，快到辦公的時間，我得走。」表伯把衣服底鈕子扣好，拿起手杖預備走。午覺不得不犧牲了。

他仰了頭似乎又想什麼。

「士樸，你對珍姑和蘭子她們也不要說出關於這裏和新房子的事。她們會傳到你表伯母耳朵裏去的。」他一手握了門鉗，再三地叮囑我。

我從表伯身旁擠出門去，因為我見他還一時不肯離開，大概是有對姨太太當了我底面所說不出的話要說。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還不曾走下樓梯他又走到屋裡去。一個問題橫在我底腦子裡：我不知道姨太太爲什麼對表

伯說謊。從此不再到醫院去看也可以是醫生對她說的，並且，這話她也曾對我說過。

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從樓下的一個房間裡走出。她底臉色蒼白得似乎一張白紙，兩隻眼惺忪着，髮蓬亂着，裹了一領黑色兜篷。顯而易見她是纔從床上爬起，臉也顧不得洗就走出了那房間。她將走出旅館的門又回到她所從出的那間房底窗下說：

——老王，不要忘了七點到我那裡去？我等你。

「啊啊，你去吧。忘不了。」房裡底男人在睡夢中的聲音。

「還沒有睡够嗎？」旅館裡底一個年青的夥計嘻皮笑臉地和那個將走出門的女郎開玩笑。

「別裝孫子了！」那女郎坐上了洋車回頭向那夥計笑罵，她被車夫飛也似地拖跑了。

「士僕，吃飯去吧。已經開上去了。表伯走下樓。

我底注意彷彿被那個女郎帶走了，表伯走下樓我還不會聽到。經他一叫，反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我走上樓梯。姨太太正開了屋門。她說：

——你到那裡去來？以為你回家去了哩。

吃着飯，問她關於她剪髮的事，是不是已經問過表伯。

「我問他有什末用？什末時候高了興就剪。」她底神情雖然沒有方纔冷淡，語氣仍舊保持了氣憤。

自從碰在橡皮釘子上，自己覺得有點懊悔，不想再說什末了。她底給我釘子的原因，大概是因了我過於看重了表伯，忽視了她個人底人格，意思彷彿是我在說她是表伯底姨太太，她無論做什末必須得了表伯底同意。然而，事實的確如此，我也沒有方法否認，雖然我從來不曾尊重她過。

「怎末不說話了呢？」她又微笑着問我。

我笑了笑，沒有說什末。然而，我有點不高興，她大概是故意要笑我。

她見我不說話，似乎也有點兒不好意思，用箸頭播弄了盤裡底菜，無聊地吃着。最後，她鄭重地問我：

——彭先生這時為什末還不換綿袍，不冷嗎？我把還沒有綿衣服的話對她說了。不過，我立刻又悔

恨自己不應當把實情對她說，彷彿我要求她底同情似的。  
我即刻又轉了話頭對她說：

「不過並不覺得冷。」

她不再說什麼。

我忽然想起早晨出門時並沒有把午飯不在家吃的話向珍姑說明，這時她們一定等我。我急忙吃了飯，向姨太太說去新房子裡看，就離開了旅館。

我臨下樓梯，她又開了門告訴我說她或許也到新房子裏去看。

## 十

我到了家，就只有珍姑在。她問我吃過了飯沒有。

我對她說吃過了，問她是不是也吃過。

「我那裡吃了呢？」她不耐煩地反問我。「我和兩個孩子等了半天，後來兩個孩子見你老不來，惟恐怕誤了上課，先吃了去上學。你在那裏吃的？」

我一時答不出。我不能老是對她說謊，對一個如此忠誠的人說謊。她是太好了！我對她真是慚愧得無地可容。對她說了吧，把前後的事對她說了吧。說了又有什麼關係

呢？只要她不傳給表伯母是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如果認真地說起來，就是讓表伯母知道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她就是無論多狠，也不能把姨太太生生地打死。表伯底那種只顧眼前的苟安辦法，完全是怯懦的表現。

「還沒有吃嗎？怎末不說話呢？那我就給你搬飯去。」她沒有等我回答就出去了。

到底是說與不說，一時還不能決定下來。

她搬來了兩碗飯，半隻爛熟的肥鷄。我很驚奇表伯母的慷慨，她又不在家吃飯，竟肯留下這許多錢買鷄給我們吃。我這時才有點兒後悔不該在旅館裡吃飯了，

「吃吧。這時還不吃飯，早餓了吧？」她把飯擺在桌上，自己端了一碗吃着。

「表伯母怎末今天這末慷慨呢？她自己又不在家吃還拿出錢來給我們買鷄。」我雖然吃了飯，還有一條鷄腿的食量，就從碗裏扯起了一條。

「她？」珍姑把飯嚥下，頭扭向一旁說。「一個錢少不，他都沒給留下。兩個孩子沒有菜能吃嗎？你又在病中，沒有菜更吃不下去。正好，她又不在家，我們可以安心

吃頓舒服飯。我今天特爲買雞還跑了一趟菜市。」

我感激得幾乎流出淚來，然而，我却連一個字也不能說出。

「你怎末不吃飯呢？光吃菜不嫌鹹嗎？」她把飯推向  
我。

我告訴她的確在旅館吃過飯了。表伯怎樣領姨太太在醫院裡診病，怎樣在旅館裡住，怎樣在外邊找新房，怎樣囑咐我保守秘密，怎樣教我下午去看房都告訴她了。最後，我又再三叮囑她千萬不要對第二個人說。

「你看我是那樣的人嗎？」她假怒着瞪了我一眼：「我說呢？看你和表兄這幾天老是鬼鬼祟祟地一定有故事。那……」

敲門聲。

珍姑的面色立時變了，急忙把雞藏在抽屜裏。她去開門。回來的時候却是笑着：

——我以為是表嫂回來了呢？原來是衙門裡底常差的。他說要稿子。什末稿子？

我從抽屜裡把抄寫的講義遞給她。

她回來以後，臉紅紅的，似乎做了什末暗昧的事，非常羞怯地不敢看我。眼裡似乎含有淚水。

我問她什末事。

她不言，只是坐在方才吃飯的椅子上低了頭用手來回地撫摸桌角。

我忽然想起了，一定是要稿子的那聽差調戲了她。驟然一腔憤火湧了上來，我毫不加思索地跑出屋門想追趕上那個狗當差的打他個爛死。

珍姑急忙追到我大門口，以背靠了門栓阻攔住我：

——你做什末去？

「你說我做什末去？」我用力握了她底胳膊拉開她。她又用背靠在原處：「那個狗當差的是不是對你有無理的舉動？說！」

她不言，眼淚連珠般落在胸前。

見她不言，怒火更湧了上來，我握了她的胳膊狠命地把她擲在牆角。她却扯住我底衣服不放我出去。她已經哭出了聲：

——你……你不要這末生氣，讓別人知道了不好！他

……他……那個流氓當差的也真不要臉，多會來了也是嘻皮笑臉的。你……你回去吧。讓人知道了怪不好意思……

「你沒有受他底侮辱嗎？」我恨不得咬她一口。

「沒有。」她用力握了我底手推我走回房裏：「他就是說了幾句不三不四的下流話。」

到了屋裡，我把珍姑握着的手用力扯了出來，擲身在床上，抑止不住的眼淚，泉水般湧了出來。

她見我哭，更哭得厲害了，兩肩抽搐得似乎在害着癩病。最後，她抽咽着說：

「你該走了，不是還到新房子裏去嗎？」

上房裏的鐘敲了三響。

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就攔了，從床上立起身，就想走出去。

「等一等，我給你打一點兒水洗洗臉再走吧。」她出去了。

我覺得我方才的舉動太無聊。我爲什麼哭呢？

珍姑端水進來的時候，我很害羞，草草地擦了一下臉

就急忙逃出了那個家。

珍姑叫住我。她囑咐我在七點鐘以前到車站接一下表伯母。我回過頭向她點了點頭。她用她那深沈的大眼睛注視着我。在她底注視中有一種感激的烈火燃燒着。我不敢再回頭看她。一直等我走到胡同轉角的地方還不曾聽到閉門的聲響。

## 十一

坐在去青風胡同的洋車上，心情異常擾亂。我感覺到自己底一切都崩潰。重重地壓迫着我的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彷彿世界的末日就在眼前。我的方才的舉動是夠多無聊，夠多無聊呵！我爲了什麼呢？爲什麼生那末大氣呢？我覺得非常悔恨，非常羞慚！我沒有再見珍姑的臉面了！

車一直到了青風胡同口，街上的什物，以及經過了些什末街巷，我一點都沒有留意。

甲十一號是進胡同口不遠路北一個破舊大門，階台很高，門上的油漆已經起了龜裂，舊日的朱紅已經變作白色，門的建築舊表現着過往的豪華。

門是虛掩着。我敲了門。

「誰呀？」姨太太帶着笑聲跑了出來，見是我，又繼

續着她底問話：「彭先生怎末這時才來呢？我早來了！」

我沒有說什末，只是模模糊糊搪塞她一兩句。

走進大門是一個很寬廠的大院落。連大門一同建築下來的的是三間南房。東西兩廂房各兩間。北房三大間，很高大。北房的西端是一間耳房，南房和西房相接處是一個便門。進了便門是一個很矮小的便樓。只有三間北房曾經新塗糊過，其餘的都很污舊潮溼，一種溼氣的氣味在各房裡瀰佈着。

這樣一處大房老是整天讓我一個人住可害怕！」她彷彿一個小孩兒，東張西望地到處察看。那種神情彷彿感歎自己不够裝在那大房子裡作主婦的資格。

「何只讓你一個人住？還得給你雇人呢。我說這話的時候，就彷彿帶了一種憤恨，神氣，恐怕也並不怎樣平和。

「彭先生生了誰的氣。面色不大好呢。」姨太太似乎有點兒怕我。

我對她說請她不必多心，我並沒有生任何人的氣。

我坐在北房遊廊下的欄杆上。她倚了西房的門框，兩手背在身後，仰了頭看着天空，一句話也不再說。

這中間是一個長時間，長得令人氣悶的沈默。

遠方有隆隆的大車響聲傳到。那聲響停止在門外。接着就是敲門聲。

「看看去，大概是送傢具的車來了。」她竟毫不客氣的發出了主婦的命令。而這命令，却發給一個她一向稱呼「先生」的客人身上。

還沒有等到我走出門，一個商人風的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了進來。那個油紅面孔，身材矮胖的男子見了我，從頭上摘下瓜皮小帽狡猾地輕笑着向我點了點頭：

「貴姓是？」

他想知道的，我對他說了。

「啊啊，彭先生。」他把在櫃台上照應主顧的謙恭完全拿了出來：「久仰，久仰。常常聽到梁科長提到你先生，說是您哪畫一筆好畫。多會兒買張好紙煩你先生底寶墨……」

我非常討厭他那種假謙恭的樣子，急忙胡亂對他搪塞了幾句，問他是從那裡來的，目的是什末。

他說他是聚仙堂飯莊的外掌櫃，一向和表伯是老相家。

。表伯託他去買的傢具已經送來。

「那可勞了您先生底駕了。謝謝！」我說着走向門外去看。

「不客氣，不客氣。既是梁科長底寶眷來了，我們是應當效勞的。好，那你們就往裡搬吧！」他隨我走出大門，指揮着運夫。

桌椅，床櫃和許多廚房裏用的東西，零零碎碎的裝滿了一大車。

運夫們往裏搬一件，那男子就讓我看看一件，品評傢具的品質，稱贊價錢怎樣便宜，警告運夫小心着搬動，不要碰壞。

我漫無心情的看了運夫把東西都安置在上房，抄了表伯在旅館裡交給我的單上所寫的一一查點清楚了，還缺少幾件如痰盂及廚房用的杯盆一類的零碎東西。那許多東西，我對那男子說，不必再勞他底駕，明天我對表伯說明，讓他自己去買就可以了。

「好好。」他從新摘下瓜皮小帽退出大門：「以後有什末地方用到我了，只管打個電話就可以。喔，還有

。梁科長讓我給他找一個老媽子，我已經打發人去找，回頭我去看看找着了沒有。如果找着，我就打發她來就得了。還有，買這東西的錢，回頭我再和梁科長算好了……」

我把那個討厭的男子送走。一個運夫又回來。

「先生，不賞給點兒酒錢嗎？」那運夫用他那破爛衣服擦着身上的泥汙。

我對他說爲什末當了方才走的那個飯館底掌櫃他不要。

「唉，你老爺大喜事還不賞給我們點兒酒錢嗎？」

運夫苦笑着哀求。

「這真奇怪，買傢具算什末喜事呢？」我故意和那運夫說笑。

「你看看。」他把頭扭向一旁笑着說：「你老爺底家容來了怎末不算喜事呢？」

「哈，哈，哈哈……」姨太太用她那尖銳的聲音在院裡大笑起來。

我也抑制不住地笑了起來，急忙摸出兩張毛票塞在運夫手裡打發他走了。

「哈，哈，哈哈……」姨太太一手扶了甬房底柱子，一手扶了腰肢還在大笑。

我被她笑得有點不好意思，走到上房裝作察看傢具。

「那個人說的真有意思，他說你底家眷來了……」她也走到上房，還是忍不住地咯咯的笑。並且她說得那個「你」字特別重。似乎在那個字上含了什末特別的意義。

太陽光已經被西隣家底房遮斷，屋裡底光綫漸漸暗下來。

伯表也來了。他見了姨太太就張大了眼問她：

——你來幹什末？這裏又沒坐的地方，又沒有水喝。

瞧累壞了！

「你想把我悶死在那個造瘟的旅館裡嗎？」她直豎着眉毛反問他。

我按了單查點傢具讓表伯看。又把方才那個飯館裏底掌櫃說的關於老媽子的事對他說了。我並且對表伯說我必須即到車站上去接表伯母。

「你先等一等。」表伯阻止住我：「去先買一隻臘。讓我仔細看一看傢具買得怎樣。」

我走出門，在附近一家小油鹽店裡買了一隻臘送回去。

表伯又給了五元錢，叫我明天一早到小市上把缺少的廚房裡用的零碎東西買來。

我臨出門時，姨太太用小聲問我明天上午還去不去醫院。

我對她說不去了。

「好，那我也不去了；明天還得搬家。」她高興地跑了進去。

## 十二

到了車站，距離車到的時間還欠二十分鐘。天色已經完全昏暗下來。車站上很冷落，幾個等車的客人在站台的長廊下浮動，兩三個警察來回踱着他們那單調的步履。電力不足的電燈在暮秋的夜晚中透露出嚴冷瑟縮的光。幾個工人模樣的旅客——他們大概是等夜車的——已經在站台遊廊下的長椅上睡去了。遊廊的那頭有幾個兵唱着淫污不堪的小調。在站台後，燈光達不到的地方，有一列空的車皮橫躺在昏暗的秋空中。從遠方傳到幾聲軍號響。那種幽



咽的號底聲響彷彿故意替漂泊在異鄉的旅客們唱着深秋日暮的悲哀。

我選了一個空的長椅坐下，一日來不曾得到休息的疲乏爬上了全身。「我這是爲了什末終日這樣忙個不休呢？」在心裡這樣反問着自己。一種不可名狀的哀愁侵蝕着我。堡町這個地方不能再容納我了，病也好了，錢也完了，表伯底新家庭也成立了，那裡還有用我的地方呢？走罷，離開這裡吧。但是離開又到什末地方去呢？

一聲清澈的汽笛底叫嚮，衝破了車站上的冷寂，旅客們驟然匆忙起來，人比以先也加多了，脚夫推了載運行李的鐵車，軋齣一種咬嚼神經的聲響。

在緊張的匆忙中，車已經停止下來。機車喘着粗重的氣息，好像一匹疲乏得不堪役使的巨大的老牛。乘客潮水般洶湧着。我停立在出入口的鐵柵欄旁注視着每一個旅客。

「士樸！」身後有人叫我底名子。

等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表伯母。她底面色，在模糊的燈影中油黃得可怕，疲憊在她那悲寂的面孔上浮現着，眼

裏含了淚水，兩隻放的有點兒勉強的纏過的脚似乎不能支持她那矮胖的身軀底重量。

我扶了她走出車站。爲爭車價她又和車夫叫嚷起來。她底聲音嘶啞得幾乎不能成聲。最後還是由我不曾得到她底同意出了價錢才雇好了兩輛車回到家。

珍姑和兩個孩子都迎出門來。

等到了屋裡，兩個孩子都張大了眼，連大氣都不敢出，呆立在地上注視着表伯母。我也沒有什末話和她說，因爲我見了珍姑又記起了下午所發生的事。等見了表伯對他，說非把那個狗當差的開革不可。

珍姑扶她坐在床上，問她吃過飯沒有。

「先沖點兒茶來！」表伯母冷冷地，面部一點兒表情都沒有。

我不得不說話了，然而又一時想不起說什末好。那一定，一經問她就引起她底怒氣來。

珍姑端茶進來給她倒上，問她想吃點兒什末。

「先不要急急地問我！」她嚴厲地禁止珍姑：「現在什末東西也不想吃，就是想喝一點兒茶。去了這一天，不

用說飯，連一滴水都沒有入口。哈哈，盧鳳翔這東西真可惡，他硬說那小娼婦沒有在妨虎店。我整整的罵了他一天。我問他，他使了那老該死的多少錢給他作這回媒人！平常他來了總拿他當個高客待，誰想他原來是這末個東西。……好，好……看他安靜了？明天我非在法院裡告他不成……不讓我安靜是誰也安靜不了……

我勸她先休息一下。

「你們吃了飯沒有，士樸？」她問我。

我對她說還沒有。

「那你們去先吃飯吧。不用等我。我一會兒再說。」

她把我們都指揮出去，臥在炕上。

珍姑把飯都搬到我住的屋裡。小聲對我同兩個孩子說趕快把那半隻雞吃掉。

兩個孩子聽說還有雞都高興得不得了，還沒等到珍姑放在桌上都爭着要吃。

「不要鬧！你表哥還沒嘗到呢！」珍姑小聲吆喝兩個孩子。

珍姑把飯都搬齊了也同我們一同吃。

「士樸。」表伯母從上房裡叫我：「你表伯今天回家來沒有？」

「你就說回來了。」珍姑用小聲囑咐我。

「回來了。」我提高了喉嚨說：「說是今天晚飯有人請客又出去了。」

「你底說的真巧。」珍姑用小聲笑着說：「蘭子和鐔子以後也跟着你表哥學吧。」

我恐怕兩個孩子向表伯母饒舌。向珍姑以目示意不讓她多說。

飯後，兩個孩子也不敢在我屋裡多玩會兒就悄悄地去睡了。

我在燈下給表伯抄寫講義，表伯母一個人在上房裡罵表伯和姨太太的嘈嚷的語句斷續地傳出。

珍姑悄悄地摸到我房裡，用極細微的聲音問我：

「你怎末還不換棉袍呢？」

我一時答不出。如果對她說沒有棉袍又恐怕令她為我擔心。說謊吧，又的確沒有。最後我對她說我還沒有感到冷。

她從衣袋裡摸出了一個小紙包放在桌上對我說：

——這是四塊錢，你明天出去買點兒布，買點棉花拿

回來我給你做一件吧。你又在病中……

還沒有等她說完我就把錢包推向她說先不必。

「那是爲什麼呢？」她焦慮地。

我說我還有錢用。棉袍再等兩天做也不遲，就是沒有錢我可以借，不然寫信向母親要，多少她總給我寄。

「不是那樣！」她把錢又推向我說：「你不比平常，現在你在病中，早晚沒件棉衣服，這樣冷的天你能受嗎？你這時先用這錢買來做上穿，等你有了錢再還我也可以……」

不知爲了什麼，總覺得就是凍死也不應當用她底錢。

我把錢遞在她手裡說等明天再說，如果我用明天再向她要。

她看了我沈默了片刻，失望地輕輕走出。

我再也不能寫什麼字。我難過極了。我覺着自己是一點能力都沒有，已經是將近二十歲的人，並且已經在中學畢了業，連自己底生活都不能維持，依賴親戚吃飯，直混

得連件棉衣都沒有，受一個無依靠的弱女子資助，這是夠多令人難爲情的事！

### 十三

還沒等到表伯母起身，我就到小市上把表伯吩咐我買的東西買去。等我到了新居，他們早已起來安置房裡的傢具。一個五十多歲，身軀瘦長的老媽子，頭上蒙了一塊污穢的布巾掃除院子。

「彭先生來了。來，快看看我們佈置的好不好？」姨太太笑嚷着接過我手裏提的東西。她底頭髮蓬亂，面孔也沒有洗，只穿了小衣服帮着表伯安置桌椅。

「結開包看看你買的東西怎樣？」表伯也只穿了小衣服搬動傢具。每逢把桌椅搬到一個地方，仔細地審查起來，看看不合適又搬到另一個位置。

我把買去的東西包解開——讓表伯看了，告訴他每一件的價錢。把剩餘的兩元錢才要給他，却被姨太太搶了去；

——彭先生，把錢給我。

「給你你就給你，着什麼急？」表伯彷彿不大高興姨太太那種舉動，但又不敢過於表示。

我幫助他們又安置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才收拾好。

表伯等不到吃早點，洗了洗臉就走了。

看神情，姨太太非常高興。她在那三間大房裏來回走着，驚奇地看着每一件什物，似乎在說：「這許多東西都是屬於我底啊！」。她說她是怎麼的高興啊！她說她昨夜幾乎一夜都不曾睡覺。她說昨天我走了以後那個飯館裡的掌櫃的就送了老媽子來。她說她昨晚逼迫着表伯把衙門裡的舖蓋搬來就在新房裡過的夜。最後她似乎想起了什末要緊的事，張大了眼睛說：

——彭先生你還不知道哩，今天晚飯那個掌櫃的給送一桌菜來慶賀我們的新居。你一定不要走。

我答應了她就辭出回到北城。

表伯母還不曾起床。她病了。見我走到她床前很感傷地向我說：

——我完了。唉！士樸，你還不知道哩，夜裡發燒沒有把我燒死！……你表伯昨晚也沒有回家！他多末狠心哪！我都快死了，他連回來看都不看我！……死了不正和他底意嗎？他早就盼望我死了呢！

我勸她安靜一會兒，問她用不用請個醫生看看。

「不，我很願意死了！像這樣活着有什末意思！」她淌起眼淚來。

我沒有什麼話可說，輕輕退出上房，回到我住的房子裡。

珍姑正在我住的房子裡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說話，見我進去立刻把話停止下來。

那男子帶了一架鏘絲的近視眼鏡，穿了黑色的學生制服，面色黑的似乎一個紫茄子，一頭蓬亂的長髮從頭頂向兩旁披開，看人的時候總是眯細着眼，兩個突出的黑眼珠，如果沒有眼鏡阻止着，似乎將要墜落出來。他時而用手向上摸一下眼鏡架，同時鼻腔裏「吭吭」地嚮兩聲。

不知爲了什末，我忽然不高興起來，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非常恨珍姑和那個男子。我想即刻離開他們，但又不好意思。

這中間是暫時的沉默。珍姑在這沉默中似乎也難以爲情起來。她底臉泛起了一層紅潮，指了我向那男子說：

——你們不認識嗎？這是彭先生。

她又指了那男子說是她底表弟。

那男子很關係地立了起來，用手摸了一下眼鏡架，鼻腔裡「吭吭」地叫響了兩聲，向我點了一下頭又坐下了。

「彭先生和他說說話吧。你們都是念書的，一定談到一塊兒了！」珍姑走了出去。

不用說，這就是促使她離婚的那個在西關教會中學裏讀書的表弟了。不過，我並不因為知道那男子是她底表弟就減輕了對她的憤恨，不，反倒加重起來。我沒有話和那男子說。他也沒有和我說一個字。我們兩個人中間自然而然的豎起了一重敵愾，就彷彿我們老早就有過什末莫大的仇恨。我一眼都不想看他，同時又不由自主地偷看他一下。見他用手摸一下眼鏡架，鼻腔裡「吭吭」地響兩聲。

珍姑又回來，用另外一種聲音，彷彿不是從她口裡發出的聲音說：

——你們倆怎末不說話哩？彭先生你是不知道，我表弟一向就不好說話。還請你時常開導他一下。你們以後會漸漸地熟識起來的。

對於珍姑底話，一點反應都沒有在那男子同我中間引

起。不知爲了什末，我非常厭惡珍姑說話的那種聲音。我連看都不看她。

「我回去了。」那男子立起身來，用蒼蠅似的聲音喘着。

我沒有說什末。

「回去也好。」珍姑送他出去。

我離開了我住的房間走到上房，因為聽到珍姑送她表弟回來。我不願意再見她。

表伯母還在炕上昏睡着。

珍姑也走到上房。她恐怕驚醒了病人也不敢說話，只是憂慮地看着我。

我離開上房，一直走到大門外。

珍姑追上我，焦慮地問：

——你往那裡去？……

我頭都不回，永遠不願再見她，一直走出了胡同口。

時間是將近正午。太陽淡淡地晒着。狹隘的馬路上來往的行人車馬很寂寥，兩旁的商店，似乎永沒有一個主顧走了進去，店夥們都坐在條凳上打盹，禿頭凸腹的老板坐

在櫃檯裏寂寞地吹着菸管。

我無目的地走着。心裡感到一種異樣的淒涼，我很想跑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場，最好是曠野。同時一種無名的怒火燃燒着我。這怒火促使着我有一種殺幾個人或放一把火的心願。我用牙齒緊咬了下半，兩個拳頭牢牢的捏着，耳際嘈囂的叫嚮，兩隻腳下彷彿踏着綿絮，踉蹌地走着，就似乎一匹中了傷的野獸。我不知道轉了多少彎，走了幾條街。忽然有人叫我底名子：

「那不是彭士樸嗎。你到那裡去？」

我茫然四顧，不知道叫我的那人在那裡。

「這裡，請裡邊坐吧。」

原來是我的那位圖畫老師林樂道。他立在路南的小紙店的廊下招呼我。自從那天在醫院裡遇到以後，永沒有再見他。他頭上和手上底綳帶已經解除了，大概他底傷已經治好。

「啊啊，林先生。」我彷彿得了救似的奔到店前。

我被他邀到店裡。

只有一間的小門面的店房，當前一個大櫃檯就佔去了

全店的一半。後面是一排紙架，櫃檯裡是一個小賬桌。桌後懸了一個半舊門簾。雖然狹隘，收拾的還很整潔。那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兒，大概就是全店的店夥了。

「你這時候想到那裡去？」他問我。雖然說話的聲音還很笨，却不像從前在講堂上講書的時候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向外進了。

我對他說隨便閒逛，並沒有什末目的。

「還不會吃午飯吧？」他很誠懇地問我。

我被他底誠懇的態度感動了，不好說謊，只得對他說還不會吃。

他指揮着兩個店夥到後邊去給我預備飯，

「你一向就在這裡閒住的嗎？」他給我倒了一杯茶，遞給我一枝紙烟。他自己燃了一枝吸着。

我從病了一直有十幾天還不會吃烟，見了烟就似乎恢復半個生命似的急忙燃着吸了幾口。我對他說除了閒住一點兒什末事都沒有。

「沒有升學嗎？」

他底這句問話又把我底苦痛的回憶引起。我把實在的

經過告訴了他。同時把我底困難的處境也稍稍地向他表示了一些。

他安慰我說不必焦慮，先忍耐着等待。他說青年人最缺乏的就是忍耐。他又說他自己就是因為沒有忍耐力，以至於一件事都沒有作成功。

過了一會兒，店夥把飯端出。是很清淡的兩樣菜，一大碗白米飯。我沒有胃口，勉強把飯吃了半碗就不能再吃了。

林先生說他是已經吃過了飯的，但把我剩下的半碗飯吃完又添了一小碗才使店夥把飯具收拾了去。

吃完了飯，他又邀我到後面去坐。店後是一排兩間的長矮的屋子，頂頭是一個大炕，依了西壁放了一個方桌，東面是一排紙窗，窗外是一個潮溼的狹長天井，天井的南端是廚房。屋裡的光線很暗，如果不是窗外隣家的樓牆上曬着陽光，幾乎令人疑到是黃昏。

他倒背了兩手若有所思的在房裡踱着步。我當時很奇怪，因為我一向還不曾見過他有那種深思的態度。他忽然停止了步履，用非常誠懇的口調說：

「你老是這樣閒住下去是不行的，這樣是很容易消磨一個青年人底志氣的。你必須有點事情做，或者是用點勁。你要知道，一個人研究學問不一定非靠了學校，並且，現在中國的教育已經根本破了產，完全是麻醉青年的教育，使一班有用的青年造成一羣沒有思想，不能做事的廢物。我底脫離教育界，完全是因為忍受不過良心底責罰！我在講堂上所教給學生的，完全是自己所反對的。如果本了自己底主張去教，環境又不允許！」

我非常奇怪，一向連話都說不成的林樂道，不是才過了四年嗎，忽然變成這樣激昂慷慨好談道理的空談家。

接着他又問了許多奇怪的事。他問我家庭的經濟狀況。他問我曾經結過婚沒有。他問我對婚姻滿不滿意。他問我以後計畫做些什末。

他想知道的我都給了他相當的答覆。我對他說我底家庭雖然有錢，但是，對於我的教育費是怎樣的不負責任。我對他說我的婚姻是如何的不滿意。我對他說我幾次向家庭提出離婚而被父權制度的威權壓倒。我對他說我以後第一要做的就是先推倒中國的家庭制度。

「很對。」他微笑着點了點頭，眼睛向牆角注視着，似乎還想問我別的事而不好意思開口。最後他說：「你頂好還是不要長久在親戚家開住下去，親戚是不可靠的。好過後，盼望你常來談。現在你可以走了，因為我還有一點兒事要出去一趟。」

沒辦法，我只得走。這位林樂道真不客氣，他才引起了我底談話的興趣却又下逐客令了。

「等一等。」他叫住我：「你有錢用嗎？不要客氣，沒有只管說話。青年人做事是應當打破一切客氣習慣的。」

是的，我對一個不客氣的人向來是不客氣的，只得把還沒有棉袍的話對他說了。

他從抽屜裡摸出了一張紙幣遞給我：

——這是五元錢，你先拿去用。

我向他道謝，說以後再還他。

我走出了店門。

他再三囑咐我以後常談。

十四

我又徘徊在馬路上。一時不能決定到那裡去。我不願回北城的家，同時又覺得不安。表伯母在病中固然是心情不安的一個原因，但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却是姑珍。我不知道她變成什末樣子，一定很焦慮地等着我，我給得她太難堪了。她不是比自己都困苦艱難嗎？是的，她目今所處的地位比任何人都困苦。我不該老折磨她，在相當的範圍內給她以幫助才對。的人是太好了，太好了！她具有婦人的一切美德，却不似一班心地狹隘的婦人們好猜嫉，好指責人的長短。她是姐姐般的溫柔，母親般的慈祥。我應當向她懺悔，向她求饒。

這樣一個人心理想着，還是不能立時決定下來。無論如何不願回北城的家去見她。我過於自私，處處總為自己底自尊心着想。這是卑鄙。

馬路上不像上午那樣冷落了，行人車馬比較忙碌起來。太陽也不像上午那樣淡漠了，重新恢復了嚴重的面孔，很熱心地監督着大地上發生的每一件事物，彷彿人類的一切罪惡，在他那明澈的眼裡都反映着真實的影像。天空是那樣的蔚藍，那樣的高深，假設你肯平靜下心情向上注視



一個相當的時間，一個飛向天空的心願，不由自主的，強有力的在你底胸中鼓舞起來。是的，這是人類最奢侈的願望。但是，當這願望正在你胸中經驗着的那一剎那，那你是最幸福也說不定。

我一個人被車馬行人的洪流激蕩着，無目的地在馬路上徘徊。雖然是一點兒事情也沒有，城市間的喧囂和匆忙促使我不能放棄注視蒼空那種幸福，故意裝作很匆忙的樣子來回地隨了行人奔走。

「是的，我應當做一點事，」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那位圖畫教師的勸告。世界上最大的苦痛，無事情做也許是其中的一種。我又能做什麼呢？什麼又是我應當做的呢？這樣無聊的在馬路上徘徊也算是做事情嗎？天哪！但凡有事情給我做一做把這種致命的無聊給驅逐走了就從此得救了。

經過一個布店，忽然想起了棉袍。毫不思索的走了進去，把五元紙幣換成了一卷布還餘下四角多大洋。這也算是完成了一件事。經過了一片紙烟店買了一盒紙烟抽了一枝吸着又算完成了一件事。還有什麼事呢？有錢的人爲什麼

末要吃鴉片，爲什麼要嫖娼，爲什麼要捧戲子的原因這時我也明瞭了。大概他們一半也因為沒有事情可做吧？一個人到無聊的時候，偷盜不也可以消遣一天嗎？監獄裏的盜犯不一定沒有拿了偷盜作消遣才犯了爲大人先生們保障生命財產而製訂下的法律的吧？偷盜也是沒有錢的人一種消遣。

經過了幾次猶豫，才決定回北城的家。在洋車上坐着，總覺得不願意再見珍姑。如果珍姑出來開門的時候我第一句話說什麼呢？她如果問我爲什麼和她生氣，我又用什麼話回答呢？種種的自私的，恐怕傷害自尊心的念頭使着我不願意見她。等到車已經進了胡同口見到了家底大門的時候我又使車夫折回，拉我到表伯底新居。

太陽已經西斜過去。馬路上底風吹到身上已經感到涼的有點兒過火了。

我敲了門。

經過了一個不耐煩再等待的時間才有人出來應門。那是姨太太自己。她底眼瞇瞇着，髮披散着，水紅色的綢襖衣瘦小的幾乎裹不住她那已經完全發育的肉體，兩個突起

的乳極力地向上翻起，腹部也隱約地有點兒隆起了。一股脂粉的香味暖烘烘地直沖到我底鼻腔。我底血液急速衝到頭上，兩頰立刻焦燒起來，心臟突突跳起，眼前一團昏黑，無數的金星迅速地飛動，一個短時間的淆亂在週身經過，兩隻腿綿軟的幾乎跌到她底懷裏。我一隻手扶住了開在背後的門，一隻手拿了布卷，兩隻眼不由自主地看到她底眼底深處。

她起初沒有注意到我底神情，睜細着兩個還不會完全清醒的睡眼，在她那暖意的桃紅色的兩頰上浮泛着一種伴怒的淺笑，模糊地說：

——我以為是誰呢？哼！原來是你……

等到我呆着兩個眼睛直看到她底臉上，她底臉立刻飛紅了，頭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

我極力地想方法鎮靜自己。等把混亂的心情稍微平靜了一下，過度的羞澀，悔恨使我不敢再看她一眼，我把扶了門的手拿到前額，故意裝作頭痛以遮掩狼狽的神情。等到走到上房，問她老媽子到那裡去了。

「回家取鋪蓋去。」她打着呵欠坐在裡間臨窗的條桌

前向鏡裡顧盼着。「你表伯看着她還老誠，不必再試工了，就叫她做下去。依了我是讓她先做幾天，看試試怎樣再說。」

我坐在外間的椅子上，無聊地吸着紙烟。我非常悔恨方才的舉動。她一定看出了我底弱點。那是够多丟臉的事，如果她對表伯父說了？天哪！但願她不要那樣！

「你買的那是什末？」她重新在臉上擦上脂粉走到外間。

對她說是棉袍料。我說話的時候，不敢看她，然而，心臟還是止不住地跳動，臉又焦燒起來。

「什末？」她驚奇地把布從桌上搶過去。「你買了嗎？我還打算給你買哩。你有錢嗎？（她已經把紙包解開）嚙！怎末買黑色的呢？年青青的怎末能穿這末老氣的衣裳呢？……」

我沒有說什末，因為她底話都不大容易回答。我不願意說借錢的事，恐怕她對表伯說了不大合適。自然，我也喜歡穿漂亮的衣服。不過在一個沒有錢的人，他底所謂美觀，財富，愛情都是屬於想象中的事。我吸烟。

「喇！你吸煙嗎？你不是不吸嗎？我從來沒有見到你吸過煙。看你吸煙的樣子多沒好看哪。快給我一枝我也學着吸一吸。」她從桌子上把煙盒搶過去，抽了一枝試着吸。剛吸了一口，就吭哧地咳嗽起來，急急地呷了一口剩茶漱了漱口。

「可不再吸了，怎末這末辣啊！」她急忙把煙弄滅丟在桌上。

她見我不說話，也很無聊地沈默起來。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沈默。人類的罪惡，都是在這種沈默中造成的。

我異常不安地坐在那裡，感到了這種沈默的壓迫。  
敲門聲。

我得救了，跑出去開門，原來是老媽子回來。等到我重復回到上房，姨太太已經穿上了長衣。

老媽子把東西放下，也到上房見主婦。

「回來了嗎？好，你先把火通開沖壺茶來。」他居然擺起了太太的架子，和從前完全變成兩個人。

等老媽子出去，她自己笑她自己。很安閒地坐在臨隔壁的茶几旁邊，彷彿想起了什末事情，鄭重其事地說：

「真的呢，昨天我搶的你表伯的錢就是預備給你買棉袍的。你還有錢嗎？」

我向她道謝，說還有。

「你若不嫌不好，」她有意地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說；「就放在這裏我給你做上。」

「謝謝你。不用給您添麻煩，我拿回去讓珍姑做一下去算了。」我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想搜尋一口水喝，因為當老媽子才到屋裡來的時候主婦一提到茶，我口渴得不能再等待了。

「也好吧。」她底面色立刻消沉了，譏諷地說：「自然珍姑比我做的好得多。」

外邊有人敲門。

老媽子去開，姨太太走到裡間去。

表伯回來了，見了我問我什末時候到的。

對他說吃過午飯。

「家裡有什末事嗎？」他放下手杖，解着衣鈕，急急地問。

把表伯母病了的事對他說了。

「什末時候？」他緊蹙了眉。

對他說昨天從防虎店回來。

「真糟糕！」他轉向裡間問：「聚仙堂的飯還沒有送了來嗎？」

姨太太面朝壁臥在床上冷冷地回答說還沒有。

「真精騷！」他在屋裡來回地踱了步。「都是她自己鬧的。病了怨誰呢？士樸，你今天能在這裏給她們就一夜伴嗎？（他又想起了什末似的）不用，你不用在這裡。（他又問姨太太）你們沒有人害怕嗎？」

姨太太沒有說什末。

「不然我就叫衙門裡的當差的來為你們做一夜伴。他可以在門房裏看一夜門。」他又自言自語地說。

「不用叫他來。」我阻止他。

「為什末？」他急急地問。

我把前幾天那個當差的調戲珍姑的事說了。

「有那末回事嗎？嚇！這東西真可惡！真混仗！明天把那混仗東西趕走！嚇！可惡！……」他大發雷霆地咆哮起來。

等聚仙堂送了飯來已經是燃燈的時候了。草草地吃了飯，表伯說我可以先回北城去看一看用不用請大夫，說他隨後也回去。

我拿了買的布離開了他們走向北城的家。

（全篇未完）

# 作家訪問記

病 高

## 苦雨齋話談記

雖然是早九點鐘，然而已經是可怕的炎熱了。三個人匆匆地下了電車，憑了一個店伙計的指導，走進一條塵土沒脛的胡同裡，轉了好幾個灣子，這才到了先生的門前。

那個門比我們所理想的還質樸一點。從外面看裡面的房子，那房子比我們所理想的還要風雅一點。幾棵樹，也不知道是什麼樹。以外，還有花吧，然而我忘却了。即便有，在那種擺佈之間，花是不佔優勢的。有若無，那是實際的情形，實若虛，這却是我的記憶。總之，那個地方是稍微帶點乾燥，我們總覺得不如夜下徐祖正先生的院子更為豐富一點，也許是白天太熱的緣故。然而却不害其為風雅。我以為讀豈明先生的文章給我們的印像就是如此。

在木欄門口停了五六分鐘之久，讓一個門焉者給迎到一個極精緻而又極雅素的客廳裡面。一共三間房。東間滿藏着書，中間列着日本風味的棹椅茶具，我想那是會客室了。西間大概是書齋吧，牆上懸着苦雨齋三個字。中間列着更精緻的棹椅茶具。靠南牕下，橫着一張棹子，那是先生寫作之所。我一時想到先生的作品上去，那麼淡然而又那麼雋永的作品却是在這麼一種環境下寫出來的。在這種環境下也只能寫出那樣的東西來。

一個作家，跨過中年邁進晚景的作家無論他是怎樣謙虛，說他自己無天才，說他自己的創作力還沒有達到一個成熟

的高點，然而在他的筆底下，總有他自信的路線。如果說人是驕傲的動物，那麼俱有創作力的作家當然是人類裏邊最驕傲的。自信總是有的。然而他的路線是和他的環境有關係的。無論他的想像是多麼豐富，聯想是多麼廣闊，創作是不能脫離生活的。究竟是他的環境逼着他在他的筆下非這樣寫不可呢，還是他爲要這樣寫再才設備這樣的生活呢？後者我想也總有人採取的。雖然有可能和不可能區別，然而那還是另一問題。

看到架上的書就想到個人的貧乏。名稱讀書，實際上也在讀書。有時也被人稱作好讀書。的確也有時深有趣於讀書。然而蹉跎復蹉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自問讀書究竟幾何？對着當前這位作家的書齋真有望洋之嘆了。光說小資產階級能夠買書，有時間讀書，無產階級輾轉於生活，無時間讀書，那種理由，似乎只是對人之談；在自己却總有一種內疚。

一個作家，比起一個研究家來，本不必十分拚命地讀書，因爲一個方面在寫，一個方面在讀。但是作家對於自己所愛好的書却是非讀不可的。換句話說，一個作家總有拚命地讀他所愛的書的癖性的。如果連讀書的興趣都沒有了，恐怕他離開文學也遠了。

偉大的創作力是寄託在豐富的思想深刻的人生之上的。豐富的思想是寄託在多方面的讀書的。一個作家比起一個研究家來是須要更多方面的讀書的。

一個青年過訪一個既成名的作家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新聞記者以外的內感。在我却只是如此。

豈明先生是在相當的期待之後才進來的。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年青一點。面皮上沒有刻畫着老的痕跡。介紹了姓名之後，我們就圍坐在苦雨齋裡。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豈明先生的談話比徐祖正先生還要多。我們問他現在寫什麼東西。他說沒有寫什麼東西。現在總是寫不出來。而且中國的事情，無論是怎樣離奇，在民衆那方面却是司空見慣，需要大量而強烈的刺激，像文學這

種東西，只能刺激讀者分子裡面的於文學還得有素養的人。現在當局對於言論是這樣的壓迫，這原是不認識自家民衆的緣故。你再檢討檢討國民之嗜好品是什麼？烟酒鴉片，在這種刺激性的嗜好品之強烈的要求下，你也就知道中國國民麻木到什麼程度了。阿Q認爲出斬也是人生必經的事。日軍在東北的暴橫，東北軍認爲當然的事。東北軍在關內的暴橫鄉下老百姓也認爲這是常然的事。這樣的民衆，只有被壓迫的沒有被煽動的。然而當局總怕他們造起反來，把言論壓迫得那麼利害，這未免是太小心。少西這時候忽然慨乎言之，我總覺得當局未免太無臉了。去年東南的水災，前年西北的旱災去年東北的事變，在他們統治之下，這是多麼羞恥的事。他們竟敢於不管？再觀西北旱災之後，他們竟敢作隴海路拉鋸式的肉搏，在東北事變之後，他們竟敢作拘心鬥角的政爭，他們究竟未免太大意。豈明先生這時候忽然沒話了。我們又談這個時候中國的民衆爲什麼不起來呢？豈明先生說這總是一個轉變的時代。這和唐末黃巢之亂的社會背景，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亂的社會背景是一樣的。民衆爲什麼不起來呢？那只是壓迫的太甚了，沒有反抗的力量了。我們又問他現在的工作，他說打算翻譯一部日本人作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自來無史，近幾年來雖然因爲著作家的努力，出版的已有十餘部之多，然而究竟連一部好的也沒有。這也是著述界的可憐。我們又問他現在在那個學校教書。他說現在只在北大擔任八小時的工作。起先和徐耀辰先生那個學校也去過。就和西北軍，一樣到處流離，不過到那裡人家就說我們去搶他們的位置去了。現在那裏也不去了。我們又問他魯迅先生在什麼地方。他說還在上海吧？報章上說是中央緝捕他，那種消息恐怕靠不住。他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就和陳源李石曾林語堂等做教育部的編輯。直到今年四月，沒有聽到說撤職。緝捕之說，恐怕不確。我們又問廢名近來怎樣，他說還是從事於創作，以外還在北大教兩點鐘的小說試作。當我們談到東北問題涉及中國國民性的時候他曾經告訴我們兩個東北人的故事：——都是寄寓在他所住的那個胡同裏，一個是一個學生，有時候晒衣服。把繩子縛在街當中，一件一件都擺滿了，有時候留下一個僅可通人的空子，有時候連那一個空子也不留下。還有一個住家，用着一個廚子一個老媽。老媽每月換一個，都是因爲過於虐待，有時候還至於打。可是那個廚子

却老不走。原因是他的工錢欠的太多了。有一天警察在他門口發見了一個死的小孩，包在蒲包裡。警察也不干涉，原因是他家死了一個人，他也不報警察，就讓厨子給他埋了去。厨子也不給他埋了去，就給他扔在門外。警察也不干涉。北平的警察是有這種世故的。因為北平過去是國都，權要人多，什麼事都得從權辦理，不然就會弄出亂子來。這足以代表中國人的國民性。日本人來了。東北人進關了。還是那個樣子。

談到十一點鐘我們辭別了苦雨齋，走到塵土沒脛的胡同裡，走到火毒日頭底下的大街上。

一九三二，六，於白廟。

## 徐祖正先生訪問記

一個初夏的晚上，匆匆地下了電車，走進一條很黑的胡同裡，到了一條頗有日本風味的門前，那就是先生的寓所。在門口稍微候了一候，就被迎進去了。

並不十分大的院裡充滿好些果樹。在夜下頗有豐富和幽默之感。經過了中間的道路走到南房裡，那是先生的書房。房裡充滿英文東文的書，非常精緻地放在書架上。

在屋裏稍候了一會，徐先生走進來了。

我們一同去的有三個人。我同未風還有少溪。他們過去和徐先生都是很熟的人。

首先我們問他近來作什麼工作。他說功課雖然少了，其餘的時間還是一樣的忙。除去編講義以外，也就沒有多大的工夫。譯因很難，作尤非易。時間有了，沒有作的興趣，固然寫不出。興趣來了，時間讓別的佔去，也是不能寫。在中國現在，一個作家，不能仰仗他的一枝筆，還為另外去教書。生活是解決了，創作的機會也犧牲在裏面了。而且由教書精神上還蒙到異常的損失。學生所要求的似乎是耳聞的偶像。一個初次作教員的人，這就是一個很難應付的局面。往往



不待他得到某種經驗，就使他受到某種打擊。在這種打擊的感受性越是誠心努力的人，所受的痛苦就越大，在這種痛苦之下，創作是不出的。隨後我們又談到中國的文壇。他說近幾年來，中國的文壇，無論質上量上都是不景氣。隨便翻開那一本雜誌，裡面總是繙譯……創作那裡去了。近年來的確和那幾年不同了。人們的興趣轉變了。作者和讀者都少了。前幾年文學還可以說新。現在都陳舊了。中國是個喜新厭故的民族。他問到我們學校的情形，我說自從南京示威歸來以後幾乎還沒有念過書。罷教罷課都相聯地演下來了。他說現在的大學也真難辦，當校長不一定是個學者，能酬經費就可以。一進門就建洋樓，這是受歡迎的。在這種經濟情況之下，那裏辦得到？大多數的意見根本就靠不住。前幾天打倒的人，轉瞬之間就歡迎也是常有的事。以後談到國難。他說看不出一個前途來。現在學生示威的行動頗有幾分和義和團排外的性質相似。

我們到那裏大概是九點鐘。看看快到十點半了，我們才告了別。

在中國寫文章是不能維持生活的。也有在這條路上殺出出路來的那就是沈從文。那都是一個例外。他是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才寫文章的。能夠教書的沒有不做教員的。因此中國文壇却寂寞了。我願意在這條路上發現幾個勇士。我希望徐先生拋開他的粉條黑板生涯。

一九三二，五月日於白廟。

# 文壇雜訊

## 沈鐘復刊

數年前楊晦馮至諸人在北平主辦之沈鐘半月刊，曾風行一時。後隨北新書局遷至上海刊行，旋即停刊。最近，已經復刊，仍由楊晦主編。現已出至復刊後的第三期——十五期——。撰稿人，除了沈鐘社諸同人之外，另加入許多新進作家。

## 北平大眾書店被封

北平大眾書店由思想進步青年組成，出版介紹與批判等刊，近以該書書店印刷部：承印北方紅旗，被封，並捕去印刷部主任及職工多人云。

## 于廣虞在河南辦

### 詩刊

詩人于廣虞及羅慕華現均在開封執教鞭，最近糾合同志發刊一種詩刊，定本月中旬出版，刊名尙未定。撰稿者有陳夢家，卞之琳，孫大雨等詩人。

## 小劇院上演「茶花女」

### 女

北平小劇院，於十一月十七十八十九三日在協和禮堂公演法國小仲馬名劇「茶花女」。由余上沅及劉半農

兩氏導演。女主角爲顧曼俠女士，男主角爲栢森君。彼等皆係北平藝術學院戲劇系高材生，曾拌演多次，舞台上之經驗甚爲宏富，故叫座能力頗大。故觀客多爲學者名流及其眷屬。於日本大砲轟炸東北義勇軍隆隆聲中，能得看如此華貴名劇，無怨學者名流皆則則稱善矣。

## 天津庸報「另外一

### 頁

天津庸報已成爲中國最進步的報紙之一。該報自從取消星期增刊後，

又改刊了「另外一頁」。上面除刊行國內外之重要文壇消息，文壇掌故，書報評論，新興文論，電影消息及評論之外，還插有各種富有藝術，新聞趣味之插圖及照片。這在國內之報紙及雜誌上是僅有的。編輯及撰稿人為文學家姜公偉及詩人張鳴琦諸人。

## 日本普羅美術同盟

### 近况

日本普羅美術家同盟，現在決定拋棄其對其他美術團體的排他態度，而想以新戰術，進出於大眾之間，所以決心以他們的美術作品，出品於布爾喬亞的諸美術團體，以期獲得同伴。他們第一度的試一試，是將出品於由十月十五日開幕的帝國美術院展覽會。出品者大約有十五個人，包括油

繪，彫刻和漫畫等等。官僚的帝展對於他們的出品是否選取，頗引起一般人的注目。

## 日本文藝家協會除

### 名普羅作家

日本文藝家協會因會員逐漸增加的結果，會務雖為普羅派作家勢力所把持。因而評議會曾舉行會議數次，非常秘密。會議結果，決定以未交一年會費之名義，將普羅派作家除名，已於十月二十八日公布。該派勢力因之全數消滅。被除名之重要普羅作家有：青野季吉，江馬修，江口渙，窪川稻子，佐佐木孝丸，鹿地亘，武田麟太郎，間宮茂輔，及前田河廣一郎。尚有近松秋江及島村民藏兩氏亦因同樣理由被除名。前後除名作家，共

達二十四人之多。

## 日本行刊中國文學

日本「詩與人生」雜誌——十月號為「中國文學專號」，每冊四角，上海新時代書局代售。本期要目有留日作家崔萬秋用日文寫之「新中國之文學潮流」，述及巴金，沈從文，丁玲等多人及中國新文壇之近况。並譯巴金的「亞麗安娜」，盧隱的「何處是歸程」，虞岫雲的「病中」等作品。外國雜誌出中國文學專號這真是第一次。

## 高爾基著作生活四

### 十週紀念

【莫斯科訊】九月二十五日蘇聯各重要報紙均為高爾基之著作生活四

十週紀念，刊行慶祝專號，各報所載之慶祝文字及函件，均稱高氏為代表廣大民衆之作者。國外著作家以函電向高氏致賀者，有蕭伯納，尼克蘇，巴比塞，羅蘭，辛克萊，及居勒曼等人。蘇聯政府公報「伊士凡斯太」於社論中稱道高氏云，「高氏以其偉大之藝術工作，成立與蘇聯及全世界勞動者間之密切聯結。」

高氏為一社會主義社會之作者，彼之生活不能與社會主義分離。「真理報」稱高氏之四十年文學生活，代表彼為勞動階級之四十年奮鬥，故高氏之紀念日，亦為蘇聯及全世界為人類自由解放而奮鬥者之紀念日也云云，尼志尼諾伏格拉鎮，今後將以「高爾基」為名，此為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週紀念盛大慶祝會中所發表之新決

定。蓋高氏生於尼志尼諾伏格拉鎮，且度其幼年生活於斯也。會中同時發表以蘇聯政府最高榮譽之列寧獎狀，錫於高氏，改稱莫斯科藝術劇場為高爾基劇場，並在各高級學校創立高爾基獎學金。到會參加慶祝者，有蘇聯政府之領袖，共黨之中央委員，蘇聯藝術界，文學界，戲劇界，及各公共團體及工廠之代表，外國使館人員及外報記者，居於主席台者有史丹林，加里寧，摩洛托夫等政府領袖，蘇聯及國外文藝界之代表，法著名作家巴比塞亦在內。當高氏入場時，會衆發熱烈之歡呼，先由加里寧代表政府及黨行開幕禮，向高氏致正式之賀詞，嗣黨代表斯台茲基演說高氏之生平及著作，稱高氏為代表民衆及奮鬥以創造新世界之偉大作家。人民教育委員

波勃諾夫代表蘇聯之全部文化勞動者及百萬學生向高氏致敬，稱高氏為社會主義文化之奮鬥，乃勞動者全部解放奮鬥中之一部。繼伊凡諾夫代表蘇聯作家向高氏致賀，巴比塞代表法國之勞動者及智識界向高氏致賀。演說完畢，乃發表上述之數決定。高氏於會衆再度熱烈歡呼中，起立致答詞，先向會衆懇切致謝，嗣勉勵蘇聯之青年努力研求知識，謂唯知識能堅固青年對於真理之信仰，而此乃改造舊世界之必要工具云云。

### 蘇俄建「高爾基飛機」

機

自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週年紀念之慶祝以後，蘇聯作家協會及新聞記者協會，即發起籌資，以高氏之名建

一飛機。各雜誌報紙均刊有募款啟事，捐款者極為踴躍。目前計收得之款，已達八十萬盧布。建造工程日內即可開始。他的故鄉現已改稱「高爾基城」，以紀念高氏在蘇俄文壇上四十年之貢獻功蹟。

### 高爾基有聲脚本「罪徒」將脫稿

列寧格勒之蘇俄科學院將於最近刊行高爾基的文件，內有高爾基與許多偉大作家的通信，極為名貴，例如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最近高爾基有一種新的活動，便是正在寫一部偉大有聲電影的脚本，片名「罪徒」。題材取自蘇俄市鄉，描寫一般棄兒和犯罪的人們。此片將攻擊蘇俄的飄泊生活，指示教育一般棄兒成為有智識的良

善國民的方法。

### 蘇俄政府紀念屠格

涅夫

蘇俄政府最近為紀念俄國十九世紀的作家屠格涅夫，決定把屠氏的六大傑作——「父與子」，「烟」，「貴族之家」，「羅亭」，「新時代」及「前夜」——攝成電影。

不過為這六大傑作的內容都很繁複，富有葛藤錯綜，同時人材亦難搜集，所以甚麼時候能把這一決定時現，現在似難預測。不過我們所知道的只是蘇俄政府目前正在積極的進行而已。

### 蘇俄刊行普希金之

未刊稿

莫斯科「學院」出版局計劃在九三三年，刊行著名俄國詩人普希金之未刊稿。同時將刊行者，有拜倫之「唐璜」，塔格萊之「盧榮市」，西萬提斯之「諾維拉」。梭孚克里斯之悲劇，及法國大革命時代詩人之一全集，「三十年代詩人之全集，與宗教裁判時代詩人之一全集。預計在一九三三年，刊行著名文學作品共一百九十五種。

### 蘇俄舉行戲劇季節

蘇俄每年要舉行幾次戲劇季節，現在正是秋季戲劇季節的時候，已在莫斯科開始。在演出的新劇本中，有許多是宣傳性的。即如（一）杜耳（Tur）的「天與地」，是以描寫階級偏見之沒落及一位著名天文學家從事

社會建設為題材的。(二)蘇伯丁(Subbotin)的「外國的大學生」，描寫當侵略時期與狄沙地方的生活。

(三)傑曼(J. German)以「部小說題材而寫成的「開始」，這是描寫一位德國科學家參與蘇維埃建設事業的，動作具有中國，德國及蘇俄的姿態。

此外在諷刺劇院(Satirical Theatre)

中還有許多新的劇本及俄國古典派劇本上演。劇作家李姆斯基闊沙柯夫的歌舞劇「凱梯茲城的故事」及數古典派歌舞劇亦將在莫斯科大歌劇院上演。而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並將演出數諷刺劇，內有哥果爾的「死的靈魂」，及現代蘇聯劇作家愛德曼(N. Erdmann)寫的諷刺劇「自殺」。

在凱莫尼劇院(Kamerny Theatre)

中，則上演莎士比亞的「安多尼

與克麗奧波特拉」，還有幾部近代劇，如馬基斯(P. Markish)的「誰要打誰」，及果列夫(Gorev)與史坦因(Stein)二人合作的「庫迪耳地圖」，這是描寫共產黨生活的劇作。

### 蘇俄將舉行藝術展

#### 覽會

下月為蘇聯革命第十五週年紀念，屆時將開一大規模的藝術展覽會，顯示蘇聯藝術之發展。政府委定之特別籌備委員會，已自十博物館及六十個人美術館之三千件藝術作品中，選取圖畫八百幅，雕刻一百八十件。及圖案標型七百八十件，供給會中陳列。另一展覽會舉行於莫斯科之巴古路與戲劇博物館，將顯示蘇聯劇院之發展，自革命前夜，經軍事共產主義時

期，新經濟政策時期至目前生活中，蘇聯劇場的地位與狀況，均有圖件說明。各國立劇場的作品，亦在會中陳列。

### 蘇俄將舉行國外展

#### 覽會

蘇俄國外文化關係會，現計劃在國外舉行多次展覽會。在芝加哥將舉行一蘇聯畫圖展覽會，陳列蘇聯重要藝術家的油畫，水彩畫，圖案，木刻，壁畫，及書籍插圖等作品。尚有一巡迴教育展覽會，將在紐約，芝加哥及美國各大城市舉行。不久並在比利時舉行一「蘇聯婦女兒童展覽會」，在波拉哥舉行一「蘇聯建築展覽會」。

### 高爾斯華綏得諾貝

#### 爾文學獎金

這次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爲英國小說家及戲劇作者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所獲得。高爾斯華綏

生於一八六七年；一八九五年開始發表作品。他其初專寫小說，後來努力於戲劇的創作，有「法網」「正義」「鳩」「銀匣」等劇作。又據稱，他擬將此項獎金捐助「英國筆會」。但須捐金者指定的保管人，應允用作增進各國文學家間的國際諒解；否則，此項獎金的本息，便捐助皇家文學協會了。

## 蕭伯訥遊俄後的新

著

蕭伯訥自去年遊俄以後，思想上有更前進的開展，甚至他返英時說出這種話來：「英國今後也應該實行蘇維埃統治！」這位文壇上的怪傑，不祇是一位老少年而且永遠跟着時代的滾進向前跑，有時也許跑到時代前面去。他最近的劇作「Too True to be Good」是在他去年遊俄前寫好的，此劇現時還沒有單行本。大約蕭翁的劇

作脫稿之後多是先在英美兩國上演，然後再交與書店印成單行本。

## 法國作家巴比塞遊

俄

法國現代著名作家及小說家巴比塞，現時正在遊俄。外國文化協會（Voks）在莫斯科特別招待巴比塞，開會歡迎。到會名人有教育副委員長米里丁，著名戲劇演出者梅伊何特，蘇俄作家奧格尼夫（Ogynov）及多數蘇俄藝術家。

# 編後

編者

在創刊號上就籌畫着的「作家訪問記」和「文壇雜訊」兩欄，在這一期纔實現了。這在普通一般文藝刊物上並不是什麼難以實現的事，一經擱在我們肩上也感到難乎其難了。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充裕的時間。寫文章，校對稿子，跑印刷局，辦理發行，跑郵局郵寄刊物，上自編輯，下自書局裡的學徒的事都是我們幾個人的事。同時，還得奔走各人的生活。一說到生活，這又不能不關聯到錢。在這個刊物上又是絕大的問題。讀者或許有時也發生「他們那裏來的錢呢？刊物呢？」的疑問吧？既沒有書局作我們的靠山，又沒有要人們的津貼，每期的印刷費，完全由我們的窮朋友們從最低的生活費裡頭擠節出來。——這裏必須得來一個聲明：就是有要人或資本家肯津貼，我們也是毫不遲疑的拒絕的。我們雖然窮，窮的總還有點兒硬。——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在編輯上想擴充一兩欄，其困難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期的文章，題目是增多了，而每個作者在文章裡所指示的方向還是不能完全一致。不過這也是一時沒有法子的事，因為文章並不是花錢買來的，而是用友誼聚攏來的。同時還有一個人人盡知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過於惡劣，在刊物還沒有長成以先，不願意教它夭折。不過，編者敢在讀者面前在這裡聲明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想方法一期期的不致使讀者諸君對這刊物失望。同時還希望大家多多賜給我們稿件。在下一期裡，打算開一個通訊欄，希望讀者諸君多多給我們指教和批評。記得在創刊號的「編後」裡編者曾有過這樣的話：這個刊物並不是什麼私人的機關雜誌，而是大眾的公共園地，不管你這位作家在文壇上有沒有名，只要是你的文章是努力寫出來的，總想方法為你披錄。我們所歡迎的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作者的文章。



本刊定價：

每期 二角

每卷(六期)一元二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四角

特大號價目另訂(預定不加)

北國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二十一年十一月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全面

半面

¼面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編輯者 北國月刊社

發行者 北平北國月刊社

北平和平門外  
師範大學校

經售處 北平著者書店

北平西河沿河頭二十號  
電話南局三八三八

代售處 各省市大書局

# 鞭策週刊二卷六期要目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李季谷
日本的策略.....	獅北
何以處國難.....	須尊
中國佛教遺物.....	民生
玉傳說探討.....	不失

價目：零售每冊二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一角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 星雲小叢書出版了

第一種 泥塗(小說).....	沈從文作	定價二角
第二種 我們上太太們那兒去嗎?.....	巴雷作 熊式忒譯	定價二角
第三種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作 李自珍譯	定價二角
第四種 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登作 夏斧心譯	定價二角
第五種 婦女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作 方紀生譯	定價一角
第六種 笑贊.....	清邵散客作 陸會因校點	定價二角

星雲堂書店：北平南新華街路東

## 醫師懺悔錄

祝枕江譯  
著者書店出版

是書為俄國醫學家兼文學家魏列沙益夫氏之原著。內述醫師讀書時代與懸壺時代之種種内幕。如解剖屍體之慘狀，宰割病人之苦情，鄉間女子含羞忍怒而就醫，商家病婦對於醫師倨傲無理之態度，以及勞動階級既難治病又難治貧之隱衷，無不盡量宣述，明告世人。實文壇界中罕有之作品也。

## 沈鐘半月刊第十七期目錄

般·瓊生談「文」.....	楊晦
洛迦法師.....	陳翔
海及一個可憐人的故事.....	林如稷譯
歸來雜感.....	稷生
附記.....	晦

價目：零售每份五分

社址：北平後門內米糧庫十八號